

赤川次郎著

幽靈的愛

葉蕙譯

博益

日本暢銷小說精選

赤川次郎 著

幽靈的愛

葉蕙 譯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卷首說千禧——讓源源不絕的日本佳作跨越新世紀

開卷有益，能閱讀到一本好書，更是有益。因好書如甘露，潤澤心靈。在閱讀風氣趨向無疆界的廿一世紀，只要是好書，不論作者是哪個國籍，使用的是何種語言文字，書迷無不翹首以待。

早在八十年代中，博益已率先有系統地引進日本優秀作家的作品，向愛好小說的香港讀者推介，豐富了本地及海外華人的閱讀世界。「日本暢銷小說精選」也就是當時博益向日本正式取得版權而出版的全新系列，小說類型包括犯罪、愛情、人物傳奇和社會寫實等；暢銷作家陣容一時無兩。首推已廣為人知的赤川次郎和村上春樹，其他的還有村上龍、吉本芭娜娜和森村誠一、連城三紀彥，以及山村美紗等膾炙人口的名家。

其中赤川次郎憑「三色貓探案」、「三姊妹偵探團」、「南條姊妹」、「華麗偵探團」和「詭異驚情」五大系列，早已成為中學生與女性讀者最喜愛的作家了。而受歡迎程度與赤川不相伯仲的村上春樹，其成名作《挪威的森林》以及一系列都市文

學作品，更席捲全球；其感染力在本港及其他華人地區可說是歷久不衰、口碑不絕。

自「日本暢銷小說精選」系列推出以來，出版的書種已超過一百之數，銷售數量超過一百萬本，而銷售總額亦已累積高達港幣二千五百萬元，讀者人數與日俱增，驕人成績使我們無限鼓舞。

跨越千禧，閱讀世界隨着資訊科技的極速推展而耳目一新，我們期待的是作者和讀者均同步前進。作為出版者，在不斷自我鞭策及各界支持和鼓勵下，深信新的優秀作家與小說勢必陸續出現，繼續滋潤全球華人讀者的心靈。

際此二十一世紀開始的時刻，博益除了感謝廣大讀者一直的支持和愛戴之外，期許在未來的世代發掘更多精彩佳作，點摘更多明日之星，使「日本暢銷小說精選」系列陣容愈趨鼎盛，璀璨生輝。

重要啟事

本公司獲日本著名作家赤川次郎授權，出版《幽靈的愛》中文版。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敬啟

作者簡介





一九四八年，赤川次郎在日本福岡縣出生，自《幽靈列車》獲得推理小說新人獎後，正式勇闖文壇。廿多年來，出版了達四百冊廣受歡迎的小說，而且連續十年高踞日本作家高收入排行榜的榜首，堪稱是難得一見的多產類型暢銷作家。讀者層包羅老、中、青三代，作品尤其風靡學生及一般女性。

除了為港人熟悉的「三色貓探案」、「三姊妹偵探團」、「南條姊妹」、「華麗偵探團」及「詭異驚情」等五大小說系列外，赤川次郎的作品更包括恐怖、愛情及驚慄小說，甚至短篇、散文、雜記等亦有涉獵，寫作路線非常廣泛。

喜歡家庭生活、熱愛讀書寫作的赤川次郎，不煙不酒、不「蒲」不賭的健康形象，着實令讀者對他更添幾分愛戴。

譯者簡介



葉蕙，一九五三年生，大馬人。

自幼接受中英文教育，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曾任雜誌編輯。隨後負笈日本，在國立筑波大學地域研究所專攻日本研究及日本語言學，考獲國際學碩士學位。

一九八七年起成為香港博益出版集團的合約翻譯者，已出版譯作逾八十部。目前專事翻譯工作，同時在多家報章雜誌撰寫專欄小品和人物專訪。

本書簡介

在一個雪夜裏，山水學園的一名女生遇害了。死亡現場是在學校附近的樹林中。在她遇害前，曾經跟受害者在一起的摯友說，她見到白色的幽靈。

大宅令子是山水學園的轉校生，她父親是警視廳的老練高級刑警。令子遺傳了父親的偵探本能，立刻插手這宗殺人事件。

原來有一崇信「魔鬼教」的邪教信徒，是他們創立了全宿制的女子學校「山水學園」。為了增加信徒，把學園內的女學生一個一個殺掉，然後另外製造「替身」……令子連日來不斷有所發現，她的行動掀起了學園內的風波。「魔鬼教」的主教利用令子的男朋友攝影家誠二，複製了一所與山水學園一模一樣的禮拜堂，令子差一點被當成了祭品……

目錄

1 第三個腳步聲

「哎，雪啊！」

她把手舉到眼前。

「啊？真的？」另一個她仰望天空。「是真的，下雪了。大概會冷哦。」

「到了宿舍才下就好了……」

「抱怨也沒用。總之趕快吧！」

「嗯。」

兩名女生加快了幾近小跑的步伐。那是一條縱使不下雪也提不起勁兒慢慢走的靜僻道路。蜿蜒的道路兩旁是高大的樹木，沒有葉子的禿枝如同網眼圖案般纏繞其上。

「幾點鐘了？」

「九點三十五分。」她說。「沒問題，趕得及門禁的。」

「可是佐伯老師好兇的……」



「沒事沒事。畏首畏尾的反而不行。擺出普通的臉孔，說句『我回來了』就行了。」

「是？」

從剛才起就擺出一副擔心得要死的臉孔的乃是加藤昌美。在旁給她打氣的是林田和江。兩人都是十六歲。

先前可以數算一片、兩片的雪，眼看着就下得遮住了二人眼前的視線。雪片在乾硬的地面描出白色圖案，立刻化成清一色的白地毯。

「下起來了……」

發出膽怯的聲音的，當然是昌美。

「再一段路而已。喏，看見學校燈光了！」

「在哪在哪？」

「瞧，那邊不是看得見黃色的燈光嗎？」

「真的！快到了！」昌美稍微提起精神來了。「快走！」

她更加快了腳步。已經開始積起的雪，在鞋底下發出吱吱聲響。

突然昌美止步。

「——怎麼了？」走在前面兩三步的和江回過頭來。

「有人……」

「啊？」

「剛才有人跑過去了。」

「跑去哪兒？」

「樹林中——在那一帶的樹木間。」

和江凝目去看昌美所指示的方向，可是看不見任何人影。

「沒有人呀，不是嗎？」

「可是的確……」

「怎樣的人？學生？」

「不是，因他穿着白色的衣服。」

「白色衣服？在這大隆冬？」和江似乎不以為然。「是不是眼睛有問題？大概是雪被風吹起，這才使你覺得是白色衣服吧。」

「奇怪。」

「來，快走吧。」

在和江的催促下，昌美又邁步往前，但走了不到幾十步，她又「嘩」地怪叫起來。

「怎麼了？」和江回頭。

「後面……有人……」

昌美臉都白了，看也不看後面的逕自哆嗦。

「有人？誰也不在呀。」

「可我聽見腳步聲！是真的呀！」

昌美認真地堅持己見。

「明白了。」和江哄慰着說。「那麼，昌美，你走前面。行了吧？」

唉呀呀，昌美真是膽小鬼一個。和江在昌美身後邊走邊想。所謂疑心生暗鬼，因着自己覺得害怕，就會看到不存在的東西，聽見腳步聲什麼的——已經走了好久了，應該馬上看見校門了……

雪無聲無息地下着，猶如帷幕般擋住二人的視野。

看到下雪時，彷彿自己的身體會往天空飄浮的感覺。和江抬頭仰視那從灰色的天空飄落的紛飛雪片。

「今晚一定會有積雪的，我打賭。」和江說着，可是昌美只一味渾然忘我似地往前走，和江不由得笑了起來。然後稍微加快了步伐——這時，和江的耳朵聽見背後的腳步聲。

心理作用吧，她想。她不當一回事地繼續走着，一直豎起耳朵。聽見的是昌美的腳步聲，自己的腳步聲……

還有第三個腳步聲。有人在！畢竟連和江也悚然一驚。可是，她是班委，得到眾人的信賴，自有她的自尊心。沒關係，沒什麼大不了的，她這樣告訴自己。一定是別的學生，或是老師。

「起碼打個招呼才對……」

和江喃語着，停下腳步，轉過身去……

「看見校門啦！」昌美高興得跳起來。「啊，終於抵埗了！我以為永遠都回不來了，和江——」

回頭一看，昌美噤口不語。

眼前是白色的道路。埋在清一色白裹的道路——不見和江的人影。

「和江……和江！」昌美大聲喊。「你在哪兒？和江！」

沒有回音。昌美的聲音被沉默地下個不停的雪吸收殆盡。

「和江！你在哪兒？出來啊！」

昌美已經變成淚聲。

「和江——和江！」



起風了，雪捲起漩渦。昌美縮起身子，一骨碌轉身往校門飛奔。然後發狂似地拚命去拉扯那道通往門衞小屋的傳呼鈴的鐵環。

雪花在昌美身後隨風狂舞飛濺……

「聽說巴士不走動了。」

令子回到候車室，對父親說。

「什麼？豈有此理！必須照準時間開動才能稱作路線巴士嘛！」

「爸爸真是的，說那種野蠻的話。有啥辦法？遍地是雪呀。」

「一到冬天就會下雪，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居然不事先想好對策，顯然是巴士公司的失敗！」

令子沉默地聳聳肩。這種時候，她知道說什麼也是徒然。狹小的車站候車室裏，擠滿了搭不到巴士的乘客。令子覺得悶熱而呼吸辛苦，於是走到外面去。

「空氣好棒啊！」

禁不住瞇起眼睛。遍地銀色世界，耀眼的陽光折射進眼裏。

她不顧一切地深呼吸。遠山白雪皚皚，可說得上是一塵不染的新雪——這裏是山梨縣的山岳地帶，零零星星的人家，在其間蜿蜒持續的小路……如今那條路已被

昨晚的雪完全淹沒了。

「——已經十點鐘啦。」她看着腕表低喃着。「第一天上課，好像遲到很多哪。」

鈴、鈴、鈴，鈴聲接近了。放眼一看，一部大肥馬拖着大大的雪橇走過來。手拉繮繩的竟是穿制服的警員，有點奇妙。

「那是什麼玩意兒？」

不知何時，父親來到身邊。

「是雪橇呢！——咦？爸爸，雪橇上面寫着『警察用』哪。」

「原來如此。」

「不是巡邏車，那是巡邏雪橇啊！」

雪橇在車站前面停下來——兩名西裝筆挺的男士從候車室走出外面。從雪橇走下來的制服警員向他倆敬禮。

令子和父親對望一眼。

「好像是爸爸的同行哪。」

「我走進候車室的時候就知道了。」

「真的？」



「你懷疑嗎？」

「不，豈敢豈敢！大宅警部大人！」

令子立正行禮。

「咦？——有沒有聽見那兩位刑警先生的對話？」

「唔？什麼對話？」

「他們說起山水學園哪。」

「真的嗎？」

「嗯，的確這樣說了。」

「好！」

見到父親向刑警們走過去，令子着慌了。

「爸爸！你幹什麼呀？」

「對不起。」大宅說。

那名警員用厭煩的眼光望着令子的父親。

「有什麼事嗎？」

「這雪橇是去山水學園的嗎？」

兩名刑警對望一眼。

「那個有什麼不對？」

「其實我和小女是準備前往山水學園的，今早抵達這車站時，發現巴士因下雪而不開動了，正覺為難。若是方便的話，可以載我們一程嗎？」

「……這是公家用車，對不起，普通搭客是不能載的。」其中一名刑警說明。

「看在同行的分上，方便一下吧。」

「同行？」

「我是——」

見到大宅的身分證時，刑警和警員的態度馬上來個一百八十度改變。

「失敬失敬，警部大人！」

他們連忙敬禮。

「哪裏哪裏，我不是來出公差的。」

「不客氣，請上車吧！」

「唔……對不起，那就不客氣了。喂，令子，來！」

「我來拿行李！」警員飛撲過去。

「——爸爸真是，濫用職權！」

「這點小事有啥關係。」



大宅警部泰然自若地坐上雪橇。

「——你是說，山水學園的學生被殺了？」

「是的。」

在慢條斯理地走着的雪橇上聽着刑警們的說話時，大宅警部轉為職業性的表情。

「可以把詳細情形告訴我嗎？」

「是！」刑警幹勁十足地掏出記事簿。「受害人是林田和江，十六歲，高校一年生。昨晚九點半左右，她和學友兩人從鎮上回學校的路上，突然失蹤了——」

「失蹤了？」

「是的。她倆在雪中急匆匆地走着的樣子，來到校門時，其中一個回頭去看，另外一個已經不見了。校方認為她可能是暈倒了，徹夜搜索，卻找不着，今晨跟警方一同在那一帶搜尋，這才在距離馬路一百米左右的樹林中發現了她。」

「不是迷路了才凍死的吧。」

「不是。明顯的是他殺。」

「跟她在一起的學友什麼也沒察覺嗎？」

「她處於亢奮狀態，只一味溜口說看到白影啦、聽到腳步聲啦什麼的，根本摸不着頭腦。」

「等她鎮定下來才慢慢問出來好了。」

「是。」

令子望向道路兩旁開展的樹林。

「白影……是什麼呢？」

「啊，警部大人，現場就在前面不遠的樹林裏。要不要看一看？雖然屍體已經運去解剖了……」

「唔。」大宅警部想了一下。「讓我看看吧。反正已遲到了。」

「啊……我想小姐還是不看的好……」

「我的事不須操心。」令子笑瞇瞇地說。「我也是警官的女兒嘛。」

「是。」刑警似乎心悅誠服的樣子。「不愧是警部大人的千金，膽識過人！」

大宅警部沉着臉，假咳一聲。

雪橇一時左一時右地穿過樹木之間前進。雪地上留下許多錯雜的腳印。走了一百米左右，有個直徑十米左右圍上繩索的圓形地點，一名警員站在那裏。

「——就是那邊。」



雪橇在前面不遠停下來，眾人下到雪地上。
「昨晚幾點鐘停雪的？」
「將近天亮的時候。凌晨四時多。」
「是嗎？那麼，兇手的腳印大概也消失了。不過——」大宅警部皺起眉頭。
「怎麼踩得亂七八糟的。」
「——因為最初發現屍體的是學校的人，一下子就聚集過來……」
大宅警部跨越圍繩走進圈內。令子想跟上去，被刑警阻止了。
「小姐，你還是別看的好……」
「沒關係。」大宅警部回頭說。「讓她做她愛做的事好了。」
「是的是的！」
圓圈的中央鋪上防水布。刑警掀開那塊布時，雪地中央大大地凹陷下去，有些顏色發黑的沉澱物。
「是血迹嗎？——相當嚴重哪。」
「是的。好像是被尖銳的刀刃刺了好多下的樣子。」
令子連眉頭也不皺一下，她俯視着可怕的黑色水塘，然後轉向刑警。
「被施暴了嗎？」



刑警吃了一驚，結結巴巴地說：「那個——呃，還在檢查中——」

大宅警部苦笑着說：「這小妞習慣了殺人現場了。」

「——看來沒啥好看的。走了吧？」

令子環視周圍的樹林。

「令子，怎麼啦？」

「啊？沒什麼，有一點。」

「你的『有一點』令人在意。發現了什麼？」

「為何兇手要挑選這個地點？」

「大概因為這裏離開馬路很遠的關係吧？」

「但這裏的樹木比較稀疏呀，不是嗎？幹嘛不挑一些大樹的背後之類的地方？

而且，這裏的地勢好像比較高一點。」

「嗯，說起來也是。」

「我覺得，兇手好像是故意把屍體擺在顯眼的地方似的。」

「為什麼？」

令子沉默地搖搖頭。

「好了，到學校去吧。」



大宅警部恢復了父親的臉孔。

「歡迎你，令子同學！」

那位中年婦人溫和地說。「我是水元校長。」

「幸會。我叫大宅令子。」

「噢，看來好聰慧的小姐。請稱我做『水元老師』吧。我不喜歡校長的叫法。聽起來有點擺架子似的──這位是父親吧。」

「我們遲到了很久。其實是因下雪的關係，巴士──」

「啊，這我十分明白。來，請坐。」

學校建築物是由修道院所改建的緣故，整體上沉重厚實，石頭磚塊的構造，走廊也微暗。加上是寒冬，陽光幾乎照不進來，空氣涼颼颼的，走進來的瞬間禁不住打個哆嗦。

水元校長年約五十左右，外表看似工作才是生活意義那種女性，某些地方有點尖銳。令子有一下沒一下地聽着校長有如快速轉動的錄音機般說着這所學校的教育理念和基本方針，心裏卻在想着剛才的殺人現場。若是單單為了殺人，幹嘛那樣子刺殺多次？



大宅令子，十六歲。她將編入這所學校的高校一年班。身段苗條，小個子，但運動萬能。稍微老成的知性派美女——人們常說，那個父親怎能生出如此標致的女兒！

父親大宅泰司是東京警視廳搜查一科的老練警部。工作的關係，他有一副近乎哈巴狗的臉孔，但人品很好。尤其對女兒寵愛有加——令子的母親在她是小學生時期病逝了。幸運的是，令子長得像母親。

有人敲校長室的門。

「對不起。」

一名年輕女性走進來。穿着簡樸的套裝，行動麻利。廿四、五歲吧，予人相當能幹的印象。

「校長老師，警方的人在等着。」

「嗯，知道了——真是忙透了。」

她向大宅感慨地說。

「聽說發生不幸的事……」

「唷，您已經聽說了？」

「其實，我們是跟他們一起過來的。」



「是嗎？」水元校長似乎鬆了一口氣的樣子。「我也想到那件事已經傳開了。」

看來這位校長在擔心學校的名譽會受損呢，令子想。

「我怕這件事會給家長們造成不必要的操心……」校長站起來，對那名年輕女性說：「笠原小姐，這位小姐拜託了。」

「是。」

校長走出去時，那名女性向令子微笑。

「你是大宅令子同學吧。」

「是的。」

「我叫笠原良子。校長秘書兼總務室長。倘若你對身邊的事有所不滿，請告訴我。」

「是。」

「那麼，我帶你去你的房間吧。」

「是——再見啦，爸爸。」

「唔。你要聽話哦。」

「明白啦。」

「可別給學校惹麻煩而被踢走哦。」

「是啦是啦。」令子笑了。「爸爸也要保重啊。」

在暗暗的走廊走了一會，有道石造的古風樓梯。令子想起電視上看過的德國舊電影「制服處女」。說起來，那部片子的舞台也是全宿制的女子學校什麼的。

走到二樓走廊最深處時，笠原良子打開右邊的門。

「這裏就是你的房間。」

「是。」

走進去一看，嚇了一跳。跟走廊大異其趣的，房間很開朗，牆上貼着柔和的奶白色牆紙。

「四個人一間房。那邊雙格牀的下面是你的。衣服掛在那個衣櫥裏，最靠窗的桌子給你用。很明亮的好位置哦。桌子的第二個抽屜有鎖，可以放私人東西。不過，禁放香煙和酒類。」

由於笠原說得一本正經的，令子不禁笑了起來。

「這可不是笑話哪。」笠原良子也一同露出笑臉。「一定有些孩子偷偷躲起來吸煙，或者悄悄喝了酒才睡覺的。」

令子看看門邊的名牌。



「咦，笠原老師。」
「什麼呢？」
「有一個名字空着。現在這兒只有三個人住嗎？」
「嗯……」笠原帶着躊躇說。「其中一位同學呀，昨天去世了。」

「咦，新生呀。」
「你好。」
「我叫南條由紀子，叫我由子好了。」
「大宅令子。」
看來可以毫無隔閡地做朋友了，令子想。由紀子是個圓滾滾的胖女孩，圓圓的臉上架着一副圓框眼鏡，好像是深度近視。
「吃不完的點心，全部由我接受哦。」
「到時就拜託了。」令子笑道。
「還有一位呢？名叫加藤昌美的……」
由紀子稍微壓低聲音，說：「她在樓下，跟刑警談話。」
「啊——噢，那麼她就是跟被殺的女孩在一起的人了。」



「對呀。她變得有點歇斯底里了。」

「那是當然的了。」

「和江本是個非常懂事、可以信賴的女孩……」

「被殺的人是嗎？」

「對——那麼懂事的孩子都會被殺，我一下子就完蛋啦。」

「別說那種話，兇手一定很快就捉到的。」

「是嗎？不過，那是一種路上殺人魔吧？」

「唔……可是殺人魔怎麼跑來這種地方？」

「也是。不過大家都在說，那肯定是變態者的犯罪行為呢。」

令子知道，殘忍的犯罪手法通常都被認為是變態者所為，但並不意味着那是從外面來的陌生人的犯罪。

說不定變態者就在身邊……

「咦，昌美，完畢了？」

「嗯。」

昌美走進房間後，終於察覺了令子的存在。令子盡量快活地說：

「我是新來的大宅令子。請多多指教。」



「啊……對了。這裏本來就是三個人的。和江死了，你就來了……」

這女孩有點空想的癖好，神經質的性格哪，令子想。這種女孩的證詞必須打個相當大的折扣才行。即使她無意撒謊，卻會在不知不覺間用空想來補充事實。

「昨天很不容易吧。」

「太不像話了！」昌美彷彿在生氣的樣子。

「你在生誰的氣呀？」由紀子問。

「那些刑警呀，根本不把我所說的話聽進去。」

「那就奇怪了。」令子配合她的調子。「明明你是唯一的證人嘛。」

「對呀！就是嘛！」昌美發現有人站在她那邊，高興地說。「那些人呀，那麼簡單的事都不懂！」

由紀子插嘴說：「那是因為昌美你說看見幽靈的關係。」

「——看見什麼？」令子禁不住問。

「幽靈呀！」昌美握緊兩手。「我見到幽靈了！親眼看見的！」

「那是——在和江同學不見以前？以後？」

「以前呀。」

「是怎樣的幽靈？」

「披着白布，拖得老長的。在樹林的樹木之間，以難以置信的速度移動着。我告訴和江了，但她不信……」昌美搖搖頭。

「這不是你的錯。」

令子安慰她——白色幽靈，說是昌美空想的產物也未嘗不可。不過，令子發覺昌美在「白色」這字眼上強烈發音。看來「白色」這個印象強烈地留在她的腦海裏了——起碼她是看到樹林中有什麼白色物體吧……

「女子高中生被幽靈殺害的新聞報導，你看了嗎？」

周刊的總編輯在電話的另一端大聲吼着說。

「請別發出那麼大的聲音。我宿醉了，頭痛。」新村誠二皺着眉頭抱怨。「女子高中生被幽靈殺害？」

「對。地方版的新聞。」

「我沒看。我只看電視和聽收音機。」

「自由攝影家怎能說那種話。」

「哦。」

「怎樣？是不是很有趣的報導？」



「如果幽靈被女子高中生所殺，那才更加有趣才是。」
「少說廢話！可以幫忙挖掘一下這件新聞嗎？」
「旅費可以先給嗎？」
「好吧。可別在出發前把錢喝光哦。」
「沒問題。」
「地點是在山梨縣的山中。有一所全宿制的女校山水學園。就是那裏的學生被殺了。」
「山水學園？」
「你知道？」
「好像在哪兒聽過似的……對了！」
「喂！不要突然間大聲喊！」
「喂喂，那名被殺的女生叫什麼名字？」
「呃……出現的名字是林田和江。」
誠二大嘆一口氣。
「是嗎……」
「怎麼了？」



「沒什麼。」

「那就拜託了。倘若拍到那個幽靈的照片，有特別津貼。」

「包在我身上！」

誠二突然精神奕奕地跳起來。

「可以見到她啦！」

誠二是現年廿四歲的攝影人。其實他在私底下暗戀着大宅令子，因她去了全宿制的學校唸書的關係，昨晚他跑去喝悶酒，以致落到今天宿醉的田地。

可是事情有劇變，於是他踴躍地開始旅行的準備。頭痛不翼而飛，甚至吹起口哨來。

誠二當然不知道自己將捲入匪夷所思的事件漩渦中。十分鐘以後，他攜帶着愛用的Nikon F相機，飛也似地衝出自己的破公寓。



2 聖誕慘劇

「聖・誕・快・樂！」

寺田警衛把手電筒轉向老大的裝飾文字，喃喃地說：「——走吧。」

東京・新宿車站西口的N百貨公司，跟白天的混雜極度相反地寂靜。

年底，總是忙得像打仗一樣。聖誕大減價結束後是年貨，而且持續到大除夕的十二月三十一日，身為驚衛的他必須打醒十二分精神。可是，與其白天時在仿若爆滿電車的特賣場中注意扒手或偷竊，倒不如這樣子在半夜時分巡視百貨公司來得輕鬆。

利用業務用的升降機先上到最高一層的八樓，然後一樓一樓地巡視着從樓梯走下來。這是寺田的工作程序。

走進升降機後，寺田目送着從天井懸掛着的巨型聖誕老人。

八樓大部分是由食肆所佔據，必須嚴格檢查廚房的煤氣栓開關、火氣等。寺田已經五十歲，曾經當過警察，巡視很嚴格並仔細，絕不怠慢。



七樓……六樓……沒有任何異狀，巡視順利。

寺田下到三樓的女裝售貨場。當警察的時期，寺田有過相當危險的遭遇，無論任何對手他都不曾怕過，唯獨每次踏足這一樓時，他都壓抑不住背脊生寒。

燈光熄了，只有小小的常夜燈發出微弱的光。在微弱的光中，白布的叢林無處不在。塑膠模特兒人形全部蓋上白布，看起來就像一排白色幽靈站在那裏似的，感覺不太舒服——電筒光線的關係，有時覺得那些白布會移動似的，禁不住汗毛倒豎。

可是，寺田是個忠於職守的男人。如果實際上沒巡視的話，他不會擺出已巡視過的臉孔。只是在自己也不自覺間加快了步伐。

在寂靜的樓層中，只有寺田的鞋聲咯咯地響，電筒的光圈忙碌地往左往右無言地跳舞。恰好來到樓層的中央時，寺田吁一口氣，停下來。

「沒有異常……」

他故意講出聲音來，是為了忘記心中的膽怯——好了，趕快把工作做完吧。

這時，在寺田的斜後方傳來噔噔噔跑過去的腳步聲，他赫然回頭。

「誰！」

喊叫的同時，電筒轉過去——然而見不到人的姿影。聽錯了？不，確實聽見了

腳步聲。並非心理作用。類似運動鞋……好像是膠底鞋的聲音。

寺田小心翼翼地往聲音的來處走過去。在扶手電梯上去的正面，造了一個白樺樹林，穿上最新流行時裝的塑膠人形們就在那些樹木之間散步的情景。現在，寺田正好出到那個人工白樺樹林附近，把電筒的光投射過去。人形們也在白布下安眠着。

寺田非常謹慎地留意那一帶，慢慢地在那周圍繞圈子。

「——奇怪。」他喃語。

沒有任何人的影子。換作平日，他會自我開解說是心理作用，然後離開那裏。然而憑他多年的當差經驗，他有某種直覺，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在附近。

寺田改變方向，背向白樺樹林，把電筒光盡量投向能夠構到的範圍。這時，站在白樺林間的其中一塊白布移動了——非常緩慢的動作，若不留意就察覺不到的地步，卻是肯定在無聲無息地動着……

「媽的，去了什麼地方……」

正當寺田在嘆息的時候，背後傳來「噠」地物體倒下的聲響。寺田跳了起來，迅速把電筒光轉去背後。

一個塑膠人形倒在樹林中。當然是蓋着白布的原樣。可是塑膠人形並不太輕，

不應該輕易倒下來才是——有誰把它推倒的。寺田準備再詳細地調查周圍，眼睛卻釘死在倒地的人形身上。白布的中央，可以看到紅點。就像什麼污迹似的。可是為何那個地方會……

寺田有一瞬的戰慄。紅色污迹逐漸擴散。不是錯覺，它的確以很明顯的速度擴散開來。

這時的寺田恢復警察的臉孔。他悄聲踏入人工樹林中，手電筒照着腳前，慢慢走近那倒地的人形。然後彎下身去，靜靜地掀開白布……

「聖誕快樂！」

「聖誕快樂，由子！」

令子和南條由紀子的香檳酒杯輕碰。

「你喝了好多啊，不是嗎？」

「這一點點酒算什麼？」

由紀子把香檳一口氣喝光了。

「好了，再來一杯。」

「由子真是的，老師不是吩咐過只限三杯嗎？」



「這種東西就跟汽水一樣。我在家的時候呀，可以大口大口地喝葡萄酒哪！」

由紀子單手拿着空杯，往大堂深處的桌子走去時，令子呼一口氣，用手摸了一下發燙的臉頰。

山水學園的聖誕派對正在興高采烈地進行中——少了男生，似乎有些美中不足似的。說起來，誠二在做什麼？他對我着了迷，經常送禮物給我，是個很好玩的人……

十二月廿四日的夜晚。第二學期今天結束，學校進入冬假，這兒的學生家長們大部分是外交官或海外工作者，一年到晚不在日本，幾乎所有的學生都不回家過節，而令子也第一次決定在學園裏過年。

不過，當中畢竟也有幾位學生要回家的關係，因此才在今晚舉行聖誕派對。

古老而單調的大堂——每天早上舉行朝會的講堂——竭盡所能地裝飾得美侖美奐，搖滾調的聖誕歌響個不停。周圍的桌子陳列着學生們手做的三文治、意大利燒餅、蛋糕等，派對開始了不過一小時，有些碟子已經空了，銷路極好。將近半數的學生在大堂中央輕快地跳着舞，老師們也被硬拉着加入，用不習慣的手勢腳勢難為情地手舞足蹈。

一名學友被人殘忍地殺害了，才過了半個月，學校裏面的沉重空氣已蕩然無存

——悶悶不樂也無濟於事。大家都這樣想吧。的確是這樣，令子想。只是完全掌握不到兇手的線索，令人耿耿於懷……

跳舞的學生之間，湧起嘩然歡呼聲——那位嚴肅的水元校長竟然跳舞了！生硬的動作有點滑稽。不過，她的表情就跟她訓誨學生時一樣嚴肅正經的關係，顯得格外有趣。她彷彿沒聽見學生們的嘩然笑聲，拚命配合音樂旋律在跳她的舞。

令子也忍俊不禁，開始了解那位嚴格的校長相當受到學生愛戴的感覺。

山水學園是中學、高中的六年制學校，每學年各一班，平均每班二十名學生，因此全校才一百二十名學生。全宿制的關係，好像不打算增加學生人數的樣子，相對的收費頗高。從世人來看，這裏多數是有錢人家的孩子，學校的氣氛也相當悠閒，大家腦海中好像沒有大學應考那回事。

對於以「精練的教育」為宗旨的學園來說，林田和江遇害事件是很不得了的震撼，然而沒有任何家長因此而叫女兒退學，大概使校長如釋重負吧。就如校長對前來採訪的新聞記者所強調的一樣，家長們幾乎不在日本，那也足以證明家長們對學園的深厚信賴了。

「——令子。」

「咦，昌美，你不跳舞？」



「提不起那種勁呀。」

昌美氣鼓鼓地瞪着那些跳舞的學生們。表面上，其他學生都淡忘了殺人事件，只有昌美依然每天意氣消沉。跟她同房的關係，令子盡量和由紀子用開朗的話題吸引昌美加入，然而昌美卻從不介入二人的談話。

那也不是沒道理的……

「哎，昌美，要不要喝香檳？」

昌美遲疑了一下，點點頭。

「嗯。」

「那麼我拿給你。」

令子正要邁步之際，有聲音喊住她。

「大宅同學！」

回頭一看，笠原良子急急步走過來。

「你父親打電話找你。」

「唷，爸爸打電話來？」

究竟有什麼事呢？昌美說：

「我先幫你把香檳拿過來好了。」

「不好意思。」

「那我叫人把電話接到二樓吧。」笠原良子說着，走了回去。

「對不起。」

令子小跑步走上樓梯，拎起二樓走廊上的分機電話。

「哈囉，爸爸嗎？」

「令子，怎樣？好不好？」

「很好呀。到底怎麼了？爸爸想念我，是不是天天哭？」

「有人取笑父親的嗎？」

電話另一端傳來聽慣的笑聲。

「其實呀，昨晚，在新宿的N百貨公司發現了屍體。」

「在百貨公司？」

「晚上巡視的警衛發現的……」

「是他殺嗎？」

「胸部被尖刀刺中了。」

「啊……可為什麼特地打電話來？有何奇怪的地方？」

「唔——有一點。」



「那是我的台詞呀，爸爸。」

「是這麼回事吧——」

「等一下，爸爸。」

「什麼？」

「這電話是從家裏打來的嗎？」

「不，警署打來的。為什麼問這個？」

「如果是從家裏打來的話，電話費令人在意，我想從這裏打回去給你嘛。」

「別為小事擔心。」

「這裏的學費好貴，而爸爸的薪水又眾所周知……」

「在胡說什麼，傻瓜！」

「總而言之，是怎樣的事件？」

「嗯，那個呀……」

大宅警部趕到N百貨公司的現場時，是將近深夜二時。雖是市中心，但寒意透骨，即使穿上厚大衣戴上皮手套的全副裝備，手腳還是凍僵失去感覺。讓載送百貨公司商品的卡車出入的後門旁邊，有一道職員用的便門，那裏停着幾部巡邏車。



「啊，警部！」

過來打招呼的，乃是大宅的部下藤沢刑警。

「嘿，好快啊。」

「我家就在附近的關係。很冷吧。到附近的深夜咖啡店喝杯咖啡好嗎？」

體貼的男人是不錯，但被當着老人看待的大宅卻覺得沒趣。

「沒關係。先看現場比較重要。」大宅強硬地說。「帶路吧。是不是在售貨場？」

「是的。三樓，女裝售貨場。」

「在怪地方被殺哪。」大宅邊走邊說。

「看了現場的話，您就知道不單止是殺人地點奇怪了。」

藤沢三十歲，跟大宅那矮壯的身型和苦瓜臉是對照，身高接近一米八十的帥哥，是個有點脂粉氣的獨身青年。

「驚部，那邊是樓梯呢。」

「嗯？不是三樓嗎？」

「這邊有業務用的升降機。」

大宅狠狠地瞪着藤沢。

「我還沒那麼老！」

他噔噔噔地爬樓梯去了。

「——受害人是年輕少女。」

藤沢慌忙追上去說明。「還查不到身分，但不會花太久時間的。十六、七歲，穿着學生制服。只要查出那制服是哪間學校的……」

「兇器呢？」

「尖刀——驗屍官說，多半是刀鋒很尖銳的刀子之類。」

「死亡推定時刻呢？」

「十二點前後。」

「時間並不太久哪。」

「嗯。而且，警衛是在十二點半左右發現屍體的。」

大宅在樓梯中途不由得停步。

「換句話說——兇手可能還在百貨公司中啊！」

「警部也這樣想嗎？」

「不是這樣想吧！」大宅怒吼。「馬上在出入口嚴重戒備，樓頂和建築物周圍加派警員——」



「其實已經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權限能不能做到那個地步，但想到若被兇手跑了，可就挽不回了——我越分了，對不起！」

大宅咧嘴一笑，點點頭說：「做得好！好吧，分成兩三個人一組，把整個百貨店的每個角落都找一遍。即使捉不到兇手，也可找到線索吧——由你來指揮。」

「我嗎？——明白！」

藤沢似乎打從心裏高興的樣子。

只有三樓燈火通明，明亮得目眩。大宅從藤沢口中聽說了屍體發現的經過，然後去看現場。

「唔……確實是奇妙的殺法哪。」

屍體躺在人工白樺樹林深處，白布被挪開了。很年輕——少女的臉上尚有稚氣。想到少女跟令子差不多年紀時，大宅湧起的是身為一名父親的怒氣。

「啊，警部。」

眨着惺忪睡眼，予人不景氣的庸醫感覺的白衣男人走過來。他是酒島驗屍官。

「嘿，怎樣的情形？」

「檢驗年輕女孩的屍體，不是太舒服的心情啊。」

「我也有同樣的感覺。」



「手脖子上有繩索的痕迹。多半是被綁着帶來這裏，然後刺死的吧。」

「特地運來百貨店中？」

「很奇異的故事。解開那個謎團的，不是你們的工作嗎？」

大宅慢慢掃視現場。從警衛的說法來看，兇手是在為屍體蓋上白布的當兒，聽見警衛走近來了，連忙抱着屍體站起來，讓他以為是塑膠模特兒人形，然後趁着警衛轉向背時，把屍體推倒，迅速逃之夭夭。

可是，到底為了什麼而把受害者運來這種地方？怎麼想都不合情理。夜半的百貨公司的確無人。但是偷跑進來並上到三樓，並非容易的事……

現地的S警署刑警們也分頭去搜尋了三樓的每個角落，卻沒找到兇手的線索。這樣那樣的搞了一會時，百貨公司的經營者蒼白着臉趕來了，在大宅面前打躬作揖，說在聖誕大減價及年末大傾銷的這個時期，因這種事件而關門會造成大損失，希望能讓公司照常營業什麼的。大宅答應他說先跟上司商量一下，這才逃了出來。

「嗚呼……」

如果令子在的話，這種事件一定讓她大喜——大宅稍微離開原地，再一次打量現場……

「然後怎麼樣？」

令子完全不顧走廊的寒意，入神地聽着父親在電話中所告訴她的事件。

「搜索過了，別說兇手，連一點兒線索也找不到。」

「說的也是。不過，爸爸之所以這樣子通知我，大概有什麼吧？」

「啊，是了。我自己也覺得有點荒唐……」

「什麼嘛？」

「唔……在看現場時，我突然有奇異的感覺。」

「怎麼說？」

「我覺得，跟這相似的光景我曾經在哪兒見過。」

「相似的光景？」

「就是。有人工的樹林，下面是打碎發泡膠做成的白雪，深處有屍體……」

「慢着！」令子禁不住喊。「你是說……和江同學的事？林田和江在樹林中被殺的情形……」

「正是。我知道完全是巧合。但有一瞬的駭然。兩個都是女學生，同樣被刺殺，年齡同樣是十六歲。」

「知道那人的身分了嗎？」



「嗯。名叫三好惠。昨天傍晚，她要和朋友去看電影，出門以後就失蹤了。她朋友在約好的地方等她，但不見她來，擔心了，這才打去她家，她的家人嚇得趕快報警。他們說對兇手毫無頭緒。」

「那人和和江之間有些什麼聯繫？」

「大致上查過了，據我們所知，什麼聯繫也沒有。你認為完全是巧合嗎？」

令子沉默片刻。

「——令子，喂，令子。」

「啊？」

「幹嘛突然不說話？」

「不，有一點。」

「你的老毛病又來了。」

「別笑人！哎，爸爸，和江事件，在東京的報紙登得大不大？」

「唔……大致上的報紙都登了，但登得並不太大。報紙上沒有登載現場的詳細狀況。」

「哦……我想可能性幾乎沒有——」

「什麼呢？」

「可以查查看，有沒有人到這裏的警局查問事件的情形？除了報導關係的人以外，譬如說是從東京附近來的……」

「是嗎？我倒沒想到這點！好，我立刻向那邊的警局查詢看看。」

「如果掌握到什麼就好了。」

「是啊。」大宅嘆一口氣。「令子，你那邊的生活如何？」

這回換成父親的聲音。

「非常開心。今晚呀，是聖誕派對哪。」

「那個好像蠻有趣的。代我問候老師。」

「知道。那麼，若有什麼就通知我吧。」

「好吧。那麼，保重啦。」

「再見。爸爸，我愛你。」

「說傻話！」

令子笑着準備擱下話筒之際，聽見「咔嚓」一聲——令子呆了一瞬。然後摔下話筒，一口氣跑出走廊，奔下樓梯，全速跑向一樓的走廊。從話筒傳來的咔嚓聲——有人透過一樓的母機，偷聽令子和父親的對話！

令子衝進有總機的總務室。那裏已經空無一人。



回到派對會場時，這回燈光稍微轉暗，播放着慢旋律的舞曲。在有些詭異的氛圍下，大家相擁着跳慢舞。

「嗨，令子。」

「由子，你好像喝醉了。」

「我沒有醉……呃……沒有……呃……」由紀子在打着酒嗝。「令子，喝不喝？」

「剛才昌美去幫我拿酒了……」令子環視桌子。「啊，一定是那杯了。氣跑了些啦。」

令子拿起酒杯。

「我幫你換一杯新的好了。」

「不用了，我就這樣喝。」

令子把酒杯貼在嘴邊。

「走氣了的香檳不要喝，令子。」

由紀子的手勢太快，碰到了令子手裏的酒杯。香檳傾灑在令子毛衣的胸前。

「啊，抱歉，令子！我——」

「沒關係。由子，沒關係。」

令子把空了的酒杯放回桌面上。

「我去換一下衣服。」

「抱歉，令子。」

令子在走出大堂的地方，霍地站住了。僅僅碰到嘴唇的香檳，味道出奇地刺痛。她用食指擦唇，嗅了一下味道。

「——不可能。」

她禁不住喃語。折回大堂時，剛才的酒杯已不在桌子上。

令子回到自己的房間，邊把弄濕了的毛衣脫下來邊沉思。假如那杯酒真的有毒的話……

「會有這種事嗎？」

不過，如果有人要殺自己的話，那是個好機會。

在派對席上，根本猜不着誰會在哪裏，即使悄悄地在杯裏下毒，大概誰也不會發現。

偷聽電話的人先一步回到派對上，在那個杯裏下毒……如果那是事實的話，自己等於是託由紀子的福而撿回性命了。事到如今，令子才覺得背脊生寒。

一切是自己多疑也未嘗說不過去。可是，有人偷聽電話的事，香檳的味道有古怪的事，酒杯立刻不見了的事……若是偶然就未免太過巧合了。

如此一來，等於說在這所學校裏，有跟林田和江命案有關的人在。不，可以說，就如父親所說的，這件事跟東京的殺人事件也有關係。

殺死林田和江的，是這學校中的什麼人嗎？

總之不能疏忽，必須仔細觀察。令子那繼承自父親的偵探心，開始冒出頭來。

換好毛衣，下到一樓時，玄關方面有些騷動。在天生的強烈好奇心驅使之下，令子急忙走過去看看。已經有十名左右的學生在校長室前面聚集着，嘰里呱啦地鬧着。找到了由紀子，令子拍拍她的肩膀。

「由子！」

「咦，令子。」

「在幹什麼？」

「剛才呀，看門的叔叔捉到一個在門前一帶東張西望的可疑分子。」

「嗬？那麼現在——」

「校長老師正在詢問中。」

「好像警察一樣。」

「他一定是殺死和江的兇手了。他是來尋找下一個犧牲者的。」

由紀子已經下了判斷。

「怎樣的人?」

「兇神惡煞，雙眼發光，嘴裂到耳邊，齜牙咧嘴——」

「怎麼可能!」

「其實我沒有看到。」

「什麼嘛。」

「他是可疑分子，這可錯不了。」

「說的也是。」

「假如他是兇手的話，就地正法好了!」

由紀子提出驚人的說法。

這時，房門開啟，水元校長走了出來。看熱鬧的人一同退後數米。

「你們在幹什麼?」校長環視一行人。

「老師，他果然是兇手嗎?」由紀子立刻發問。

「懂嗎?」校長嘆息。「很遺憾的，他不是。不要在其他同學之間散播奇怪的謠言，明白嗎?——大家回去派對吧!」

大家很失望，嘀嘀咕咕地回到大堂。



「大宅同學。」

被校長喊住，令子回過頭來。

「是？」

「你來一下。」

在校長的催促下，令子走進校長室。

「有什麼事嗎？」

「你認識這個人嗎？」

見到站在校長桌子前面的男人時，令子喊了一聲。對方有點靦腆地笑了。

「嗨，令子。」

「誠二！你在這裏幹什麼？」令子大吃一驚。

3 老鼠的威脅

「那麼說，你是來調查和江被殺事件的囉？」

「嗯，是的。」誠二搔着頭說。「我在門前走着，看門的叔叔突然衝出來，無理地把我拖了進來。」

「那還用說。這麼晚了，你還在門口走來走去的。」

「我人相好嘛，以為沒問題……」

看着正經八百地說話的誠二，令子禁不住笑了起來——由於水元校長照顧周到，說「給你們十分鐘」就走了出去，校長室裏只剩下令子和誠二兩個。

「你所說的我能明白，但為何選這個時間？白天來不就好了。」

「因為幽靈白天是不會出來的嘛。」

「嚇人。你想拍下幽靈的照片，兜售給什麼地方吧？」

「不，我是正式受到周刊委託而來取材的。」

「這是命案哦。插手這件事，遇到危險我可不管。」



令子說得好像是怪責的話，但臉在笑着。

「而且，我擔心你呀。聽說是你轉校的學校女學生被殺，我嚇得臉都青了。」

「那是真的謊言嗎？」令子開他的玩笑。「我生活得很開心哪。被人推進這種深山之中，還以為一定無聊得要死的。」

「所以我才擔心的。」誠二半帶認真地說。「因為你很莽撞。」

「慢着。沒時間了——誠二，你以後打算怎樣？」

「如果獲釋了，我就回去旅館。這裏不能讓我留宿吧？」

「那當然啦，傻瓜！」令子有點臉紅。「若是那樣，我有事想拜託你。」

「什麼呢？」

「你……」令子壓低聲音……

水元校長進來時，誠二率直地認錯，答應從此不在這附近徘徊。

「你來造訪倒無所謂，下次請白天來。」

校長並沒有太生氣的樣子，她把看門的叔叔叫來，把誠二送到大門口。走出校長室時，誠二稍微回頭，飛快地向令子打個眼色。令子來不及思考，立刻回他一個秋波，慌忙假咳。水元校長定定地看住令子。「——剛才那人，是你的朋友？」

「嗯。我認識的人。」

「他是攝影師？」

「是的。他是自由攝影家，本領高強。」

在古怪的地方替他做宣傳。

「是嗎……」水元校長似乎若有所思的樣子。「——好了，派對快結束了。早點回去會場吧。」

「是。」

令子出到走廊，鬆了一口氣。誠二真是！叫人嚇一跳。

「——咦，令子！」

聖誕派對已經在開始收拾善後，學生人數減了一半。過來喊她的是心情大好的由紀子，右手還握着香檳酒杯，左手拿着綁上緞帶的小盒子。

「你幹什麼去了？」

「有點事。」這是令子的口頭禪。

「剛才的殺人魔呢？」

「哎唷，人家是攝影家呢。我認識的人。」

「嗬！好好玩。談了什麼？哎，令子和他是怎樣的關係？」由紀子雙眼發亮。

「什麼關係……普通朋友罷了。」令子聳一聳肩。

「可是嘛，所謂的攝影家，不是也拍女人麼?」

「說的也是。」

「包括裸照?」

「我怎知道?!」

令子倏地把臉轉過一邊去。她不敢說，我也曾經被他拍過裸照。

話雖如此，請別誤解。令子並非喜歡才讓他拍的。那是二人相遇的經過……令子和幾名同班同學去奧多摩的溪谷露營的時候的事。

前天下過雨，走在濕漉漉的路上，令子的手和腳全都是泥，她在水流和緩的岩石背後用水洗着手腳時，不小心滑倒了。當然，全身濕透了。幸好是夏天，若是冬天的話肯定立刻感冒。糟糕了……遲疑一陣，想到換洗衣服沒預備在身上，沒法子，她決定脫下濕衣服，在當陽的岩石上曬乾它。除了令子以外，其他成員都去訪問別的帳篷去了，令子擔任看守人。大家還有兩三個小時才會回來，如此強烈的陽光下，濕衣服很快就乾了……如此這般地，她環視了周圍幾十次，確定四下無人後，不顧一切地脫光衣服。當她匆匆地在岩石上攤開衣服來曬時，草叢裏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響……

現在回想起來，令子的臉還會發燙。回頭一望，有個穿運動衫和牛仔褲的年輕



人手拿相機呆立在那裏……那就是誠二。

「對了，差點忘了。」由紀子把香檳酒杯遞給令子。「這是聖誕禮物！」

「啊？」

「不，搞錯了。是這個。」

由紀子把左手拿着的緞帶小盒子遞出來。「這是你那一份。」

令子想起要在派對上交換禮物的事。當然禮物本身沒啥大不了的，只是把各人所預備的東西集中在一個地方，玩遊戲贏出的人，可以自行去拿自己喜歡的禮物。當然內容要打開來才知道。

「在令子不在期間結束了遊戲，這是最後剩下的。為免別人拿去，所以我幫你保管。」

「謝了！」令子接過盒子。「是什麼呢？我期待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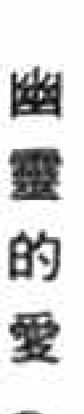
「噢，已經收拾完畢啦。」由紀子望向空蕩蕩的桌子。「那麼，這杯子也……」

她把剩餘的香檳一飲而盡。

「你的腳步不是東歪西倒了嗎？」

見到由紀子把酒杯拿過去的背影，令子吃吃地笑。

收拾完畢時，已近十一點鐘。令子慢吞吞地上着樓梯，端詳着手裏的禮物盒。



折半的聖誕卡片，夾在緞帶裏面。

「禮物呀……」

誠二第一次送給她的禮物，竟然是威士忌。迷你瓶子那種，稍帶醉意的誠二以為是香水瓶而買下來。

大體上，誠二有些冒失的地方，就連那次相遇的時候也是……

在岩石上攤曬濕衣的令子回頭一望，知道自己被男人瞧見了，慌忙撲向岩石背後，然後只是探出臉來喊說：「你走開呀！」

可是男人完全不動，只會呆立在原地。這時令子才察覺他手裏拿着相機，好像剛剛拍過照片的樣子，不由得吞了一口唾液。

「你拍了我的照片啊！」

「我不想拍的。察覺時，我按了快門……」

「你……色魔！」

令子捉起腳畔的石子朝他扔過去。河邊的石子多得是。接二連三的飛石擲來，對方抱頭鼠竄。倘若逃往草叢就沒事了，然他卻往河流方向跑去，當然的掉進水中變成落湯雞！

現在想起來還會噗哧而笑。於是乎兩人份的衣服並排在大岩石上曬太陽，而赤



條條的二人則隔着岩石大眼瞪小眼——不久就覺得很滑稽，不約而同地笑起來。然後令子知道他叫新村誠二，是一名自由攝影家。

第二次見面時，誠二當着令子面前，把一卷菲林毀掉，丟進垃圾桶。

「——這樣就跟你的裸照說再見了。」說着，誠二咧嘴一笑……

「好了，內容是什麼呢？」

其他兩名室友還沒回來。令子坐在自己的牀上，拆下禮物的緞帶，打開包裹。裏面是木彫的老鼠，底部有磁石。用來貼便條的。

「好可愛的老鼠。」

她不禁莞爾。然後拿起聖誕卡，打開來看。

上面用歪歪斜斜的難看字體潦草地寫着：〈離開這間學校！〉

新年期間，大概不會有好事之徒出來旅行吧。可是出乎誠二意料之外的，元旦一大早，車站擁擠不堪。當然無法跟上野車站相比，這裏的車站只有幾萬分之一（？）的規模。窄小的候車室，擠滿了工作到大除夕才回鄉的年輕人，形成大騷動。

「——糟糕。」



如此一來，根本不知道誰是誰。誠二投降了，總之暫時走出候車室。只要站在車站前面不動，對方總會找到自己的吧？

「應該是搭這班車來的……」

手裏抱着一大堆行李或禮物的年輕人，笑着迎向前來迎接的父母和兄弟，臉上洋溢着久違的回鄉的安心感。

「真好哇，有家鄉的人……」

誠二是純粹的都市之子。他之所以一個人生活，是因為跟父母吵架的關係，到了新年也無家可歸。

太過熱衷於攝影，大學退學，乃是親子吵架的原因。他選擇了自己喜歡的道路，所以沒後悔，然而偶爾也有寂寞的時候……

總之，他要盡快成為一流的攝影家，讓父母認可。那是誠二現在的目標——而他的心靈支持者，就是令子。實際上，只要有令子在，無論天大的苦惱或辛勞，她說一句「沒啥大不了的嘛！」就這樣解決了。當令子這樣勉勵他時，誠二也有那種感覺，立刻輕鬆起來。

就因接受了令子的委託，他才在元日的清早站在寒冷的車站前面……

「來不來呢？」

禁不住嘀咕時，突然把視線停留在一名從候車室走出來的女性身上。

「在哪兒……」

似曾見過的臉孔。她是誰？誠二拚命回想。

穿着樸素的黑大衣，該名女性年約三十。瘦削而修長的身型，稍微尖銳的臉型，緊抿的嘴唇，濃眉的關係，予人嚴肅的感覺。首先給人學校教師的印象。

手裏拖着一個行李箱，那女性毫不猶豫地穿過誠二身邊，走向這一帶唯一的旅館——即是誠二投宿的地方。

「這裏不是第一次來哪。」誠二目送她的背影，喃喃地說。「可她像什麼人呢……」

他沒見過那女性，卻令他想起自己認識的某個人——誠二沉思着，卻怎麼也想不起來，唯有放棄了。唔，不久因為某種機會就會想起來的，更重要的是等候的對象……

當他的視線回返車站方向時，有個穿上漢富利保加風的乾濕褸，高個子的男人，提着手提箱走了出來。

「請問——」誠二走上前去打招呼。

「你是新村誠二君吧？」對方主動伸出手來。



「是的。你是藤沢先生嗎？」

「是的。特地跑來接我，真過意不去。」

「哪裏哪裏——來，旅館在那邊。」

「謝謝。相當清閒的地方哪。」

藤沢刑警和誠二並肩走着說。「山水學園在什麼地方？」

「那座山的背後。」誠二指給他看。「如果這樣就叫清閒的話，那邊可是世界的盡頭了。」

「警部也真是下了決心的。他大概是想把令子小姐留在身邊的。」

「畢竟因着母親不在的關係……」

「那也是理由。其實不是。」

「怎麼說……」誠二看着藤沢的臉。

「令子小姐喜歡插手案件，警部拿她沒辦法。因為他處理的全是兇殺案。兇手很兇惡，被追逼得走投無路時，不曉得會做些什麼。而令子小姐卻若無其事地撲上去。警部大概希望她能變得女性化一點吧。」

「哦……」

「而且，如果待在這種地方，可能他認為從此就跟殺人事件絕緣了吧！」

「那個推測錯誤了。」

「可不是？警部本身其實很重視令子小姐的推理哪。」藤沢刑警咧嘴一笑。「不過，令子小姐所去的地方，必有案件——萬一她有什麼不測就糟了。她是個很出色的女孩。」

「呃……」誠二假咳一聲。「你對令子小姐的事很了解嗎？」、「嗯，從她中一開始就認識她了——頭腦精明、性情開朗的女孩。最近變得成熟多了。」

誠二漸漸覺得不愉快起來。個子頎長、相貌英俊，加上獨身！令子真是的。幹嗎非要把這傢伙叫來聲援呢？明明有我在，不就夠了！

「各位同學，新年快樂！」水元校長用平常的堅硬調子說。

「新年恭喜。」學生們的聲音在講堂響起——當然，令子也在其中。

聖誕夜晚所發生的事，更加激起了這位喜歡冒險的少女的偵探本能。

那份禮物是最後留下的一份，在由紀子幫令子拿起來保管以前，暫時擺在一邊。然後，不在派對會場的只有令子一個，大家都知道那份禮物是要交給令子的。

聖誕卡是附在盒子外面的。所以，一定是有人匆匆忙忙寫下那些字，悄悄夾在

盒子的緞帶間。出席派對的人都有機會做得到。

卡片上的字，顯然是右手寫字的人故意用左手所寫的東西。如此一來，也就無法從筆迹調查是誰寫的了。

不曉得是誰，但把那張卡交給令子的人，對這些細節確實心領神會。

「似乎太過懂得了些……」令子悄悄喃語——初中或高中女生之中，究竟有多少人知道利用筆迹來蒙騙的方法呢？加上之前的竊聽電話、香檳杯的毒藥、迅速收拾酒杯的漂亮手法……犯人是個腦筋轉得相當快，而且有行動力的人物。看來是老師的成分比學生來得多，不是嗎？

山水學園有十三名教師，包括校長在內。授課時間不多的關係，令子還沒掌握每一位教師的性格，如果新學期開始的話，她有自信可以立刻掌握。

「到時看我的……」

令子似乎幹勁十足的樣子。

「——那麼，今天就到這裏。」

老生常談的校長訓話終於結束，學生們悄聲嘆息。冬假就此開始。

令子準備和由紀子一同回去房間。

「大宅同學。」

被水元校長喊住，令子停步。

「是。」

「請到我的房間來一下。」

令子和由紀子對望一眼。

「令子，你做了什麼？」

「怎會呢？我是清白的！」

「作好心理準備吧！」由紀子恐嚇她。

走進校長室時，水元校長指了一下椅子。

「坐吧。」

「──有什麼事嗎？」

「這裏的生活，習慣了嗎？」

「是。」

「放假期間，很無聊吧？」

「可是有很多書……」

「哦。若有時間的話，不妨造訪一下老師們的房間。可以聽到上課時所聽不到的話題，很有趣哦。」

「是。務必……」

令子柔順地點着頭，心裏卻因校長的態度少有地顧忌，看似無自信而側側頭。不像校長的為人作風。很明顯地，她明明有話要說，卻不正面提出，盡是說些無關痛癢的話題。

「大宅同學。」校長假咳一聲才說。「上次，在這裏見過的男人——叫什麼名字？」

「啊……新村誠二。」

「新村。啊，對了。」

跟誠二有什麼關係嗎？令子更加不懂了。

「你說他是個攝影家吧。」

「是的。」

「他還在這個市鎮嗎？」

「那個……我不清楚……」

「應該在的。旅館的人這樣說了。」

「是嗎？」

這裏只有一間旅館，要調查很簡單。

「那個有什麼呢？」

「我想叫他來這裏一趟。」

令子困惑了。

「可是，找誠二——不，找新村先生有什麼事呢？」

「我想拜託他做一件工作。」

「工作？」令子禁不住反問。

「他不是攝影家嗎？我想請他做那個。」

「到底——」

「我要他拍我們的學校。」

「拍學校……」

「這所學校是憑少數精英而達到成果的。遺憾的是，不知道的人還有很多。不——幾乎都不知道，這樣說才比較正確。」

罕有的謙遜哪，令子在內心想。

「當然，我們不打算再增收學生人數，使教育內容的品質降低。」水元校長接下去。「不過，有些適合入學的人，卻因不知道這裏而沒來，真是遺憾的事。因此，我才想到要為這所學園做一份宣傳手冊。」

「因此要拍照片？」

「對。把這學園美好的環境、有歷史傳統的建築物、授課風景等拍下來。不過，即使想找人來拍，卻因一直沒有適當人選而擱置下來。剛好想起那位年輕人……大宅同學，能不能請你幫我跟他談一談？」

「明白了。」令子站起來。「那麼……如果我現在就出外……」

「批准。」

「對不起。」

令子離開校長室，快步走向二樓時，想着到底能不能把校長那番話照單全收。

「藤沢先生！好久不見！」走進旅館房間時，令子喊起來。

「嗨，令子小姐。」

藤沢已換上毛衣長褲的輕裝在休息。

「你長得像大人了。」

「唷，你的意思是我以前是小孩？」

「對呀。還是銜着奶瓶那種，不是嗎？」

「過分！」令子笑着瞪他一眼。「爸爸怎麼樣？」

「你不在，他好寂寞。」

「找個女人不就好了。」

「別說這種叫人心跳的話嘛。」

「唷，我不在乎呀。不過，爸爸不行的。女性當前時，他簡直不中用。」

「我說不過你。」藤沢笑了。

「對對對，誠二呀。」令子說。誠二也在一起。只是完全被漠視，在鼓起腮幫生悶氣。

令子轉述了校長的話時，誠二雙眼發亮。

「那是什麼意思呢？即是我可以進去學校……」

「什麼嘛，看你的眼神。想到進去女校，可以不正經？」

「那是誤會！」誠二憤然。「我只是為了那件幽靈事件——」

「那不是絕好的機會嗎？」藤沢說。

「我覺得太過順利了些。」令子若有所思地說。

「什麼意思？」誠二問。

「談起這件事時，我覺得校長老師的樣子跟平日有點不同。」

「換句話說，還有其他目的？」



「不曉得。不過，沒有辦法拒絕就是了。」

「當然囉。」

誠二之所以幹勁十足，當然是因為可以去到令子身邊的關係。

「對了，令子小姐。」藤沢打開記事簿。「其後有些什麼進展？」

「似有似無……新宿百貨公司的命案方面，掌握到什麼嗎？」

「毫無線索。大家好像認為，那件案子跟這裏的事件完全沒有任何關連似的。」

「是嗎……」

令子點點頭，然後開始娓娓道來——關於聖誕派對夜晚所發生的事。

聽完她的敘述後，藤沢和誠二都鬆了一口氣。誠二開口了。

「那種事，那天怎不告訴我？」

「沒有時間嘛。」

「可是，令子小姐。」藤沢用嚴肅的表情說。「如果讓你父親知道有人落毒那件事的話，他會立刻把你帶回去。」

「嘿，任誰來了我也不走的。現在置身事件當中，我才不罷休哪。」

「要小心哦。你是個不聽人勸的孩子……」

「所以呀，藤沢先生，我希望你幫我調查山水學園的老師們的事。包括經歷、血緣關係等。」

「明白。」

「還有，有沒有人過去有過使用毒藥的經驗之類。」

「好的。」

「這就是那張聖誕卡了。」令子把寫着恐嚇字條的聖誕卡片交給藤沢。「我猜即使查也查不出什麼來的。」

「大致上還是轉去鑑證一下的好。」

「你要回去了？」

「那就拜託了。」令子站起來。

「嗯。誠二，你明天來拜訪校長吧。」

「知道——啊，我送你。」誠二追令子出房間。

「不要讓人見到我和你常在一起的好。因為學校的人在附近走在走去。」

「可是，我想和你私下聊聊天嘛。」

「唔……那麼，我先走，你隔一段時間才跟着來好了。」

令子離開旅館，以利落的步伐往前邁進。不必回頭，她也知道誠二一定會隨後

跟着來。她沿着人煙稀疏的道路，踏入樹林走向學校。

樹林中還四處留下雪的蹤影。那是已經凝固了、不會溶化的雪。

「他會跟着來嗎……」

令子回頭一望，不見誠二的影子。那是唯一的路，不可能跟丟了，大概馬上就來的。令子決定靠在附近的樹幹上等他。

樹林一片寂靜，聽不見任何聲響。彷彿「聲音」突然消失了的感覺——即使在這裏發出悲鳴，恐怕聲音也會被樹林所吸盡，從外邊完全聽不見……

「——好遲啊。」她喃語。

陽光陰暗下來，突然刮起寒風，冷得渾身哆嗦。樹枝吵耳，地面枯葉飛舞。枯葉相互摩擦的嘈雜聲，把那個腳步聲消滅了。

一個人影繞到樹林深處，小心翼翼地接近令子。令子豎起衣領，縮起身子。

「誠二在幹什麼呀？」

那條人影從令子所靠着的樹背後直進。一步一步地，如履薄冰似的慎重步伐。

4 惡魔的研究

令子先一步離開旅館後，誠二在玄關正面的沙發坐下來。等二、三分鐘之後才去追她。他壓抑着想早點跟她在一起的意念，不耐煩地瞪着腕表。過了兩分三十秒。

「好！」

他迅速站起來的當兒，跟一名路過的女性相撞。

「啊！」

二人同聲喊道。一疊文件從女性的手裏掉在地上，嘩啦嘩啦地散落四處。

「對不起！」

誠二羞紅了臉，慌忙開始撿拾掉地的文件。

「別碰！」

那女性尖叫。誠二驚愕地回頭望去——咦？好像見過……

「那是重要文件，我自己來撿！」



對。今早去車站迎接藤沢刑警時，從同一班火車下來的女人。臉相有點可怕，她的聲音也有若在腦門鳴響的迫力。

「非常抱歉。」誠二不住地賠不是。

「眼睛長在什麼地方?那麼年輕，不可能老花眼吧!」

女人說着難聽的諷刺話，邊把文件拾起來。誠二有點氣忿，但總算忍住了。

那女人收拾完畢後，說聲「不好意思」，也不看低頭致歉的誠二一眼，迅速走開了。

「媽的!什麼意思嘛!」

他對看不見的對手拋下一句惡言。

「啊!令子!」

連忙到玄關換上皮鞋，衝了出去。只有一條路往山水學園而去——想到明天要去拜訪那位校長時，不禁赫然。

「對了，那個女人……」

在車站見到時，總覺得她很像什麼人，卻想不起是誰。現在知道了——她跟那位水元校長長得十分相似。

令子開始坐立不安。

「我不等了！」

當她喃語時，從背後伸過來的手捉住了她的手腕。

「哎喲！」

她發出驚呼，企圖掙脫對方的糾纏，但雙腳不聽使喚。一轉眼功夫，她兩臂被捉住，按在樹幹上。

「不要！」她喊，然後看到對方——陌生的男人。四十五、六歲吧。衣着光鮮，但臉容非常憔悴。可是沒有那麼粗暴或兇惡的感覺，甚至很有紳士風貌，眼睛凹陷下去，看上去精疲力倦的樣子。

「誰？你是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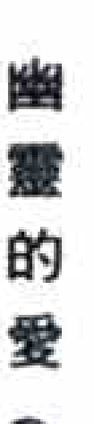
令子因震驚而聲調顫抖。然而男人似乎沒有聽見令子的問話，就如夢囈般喃語：「和江……你是和江嗎？」

「和江……你說的是林田和江？」令子赫然反問。

「你不是和江……不是……」

男人慢慢地搖頭，突然鬆開捉住令子的手，踉蹌着退後兩三步。

「你是誰？」令子振奮起來，說。「我是山水學園的學生。你是——」



令子噤口不語。因為男人突然倒了下去。

就這時候，誠二揮着手跑過來。

「令子！——遲到了，對不起。出門時被人絆住了。」

然後，察覺了倒地的男人。

「咦？這人怎麼了？」

「不曉得。看來是……」

「是你把他打倒的嗎？」

「幹嘛這樣說呀！」令子瞪他一眼。「來，扶他起來吧。他好像非常疲勞的樣子。」

個子並不高大，但軟綿綿的人很重。誠二氣喘喘地，好不容易才把男人扶到就近的樹底坐下來。

令子從男人的口袋掏出錢包來檢查內容。

「喂，可以嗎？擅自拿人家的東西……」

「我是警視廳特別搜查官呀。」

「你是幾時得到那個銜頭的？」誠二嚇了一跳。

「我自己加上去的——果然是的。瞧，這個名片。」

誠二窺望了令子拿在手中的名片。

「林田正和……林田?好像在哪兒聽過的名字。」

「不行啊!不就是在這樹林中遇害的山水學園女生麼?」

「啊,是了!那麼說,這個人是……」

「大概是她父親吧。」

這時,男人唔一聲睜開眼睛。然後訝異地望着令子和誠二的臉。

「你們是誰?……這兒是……」

他似乎莫名其妙地自言自語。

「你是林田和江同學的父親吧?」

「是,是的……」

「我叫大宅令子,我也是山水學園的學生。」

「哦,是嗎?……我怎麼會在這裏……」

令子說明了剛才的事情,林田抱住頭。

「那真抱歉!……最近我有點神經衰弱。有時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嚇到了你,真是萬分抱歉。」

「沒關係,和江同學的事很不幸。」



「她是我唯一的孩子。她母親很早就去世了……因我經常出國公幹，留她一個人在家怪可憐的，所以讓她入讀山水學園，沒想到會搞成這樣……」

「你來這兒幹什麼？」

「我每天都來這裏看一看。想到說不定會遇見殺死女兒的兇手……你們大概以為我很傻吧。」

「不，我很了解你的心情……沒有找到兇手的線索嗎？」

「警方好像束手無策了。他們也已經盡力而為……」

「有沒有憎恨和江同學之類的人？」說着，令子補充一句。「對不起，我太嚕唆了。因我和和江同學同房的關係，我們都在私下商量說，不如自己私下尋找兇手去。」

「那真令人高興，謝謝你們。」林田微笑。「不過……說起誰會憎恨小女……因我幾乎對她在這裏的生活一無所知……」

「和江同學有寄信回家嗎？」

「有的，每個月一兩封吧。」

「上面有沒有提起什麼令你有頭緒的事情？」

「不，她寫的全是朋友的事，都是開心的話題。」

「其他還有什麼？」

「這……至於其他的嘛，都是要求說如果我去法國就送她什麼，去意大利就買皮靴之類的下一大堆訂單。」林田苦笑。

「最後一封信是什麼時候？」

「好像是……去年十一月底吧。」

「有沒有寫些什麼特別的事？」

「沒有。只是要求聖誕禮物而已。她開了一列名單，叫我從中挑一個。真是個精靈鬼。」

林田的語調是落寞的。令子覺得心痛。這時，林田突然想到了。

「說起來，最後一封信上——」

「什麼呢？」

「以小女來說，她罕有地要求我寄書給她。」

「寄書？」

「嗯。第一次，所以我記得。我立刻找到那本書，然後寄給她……說起來，從學校拿回來的物品中，沒有包括那本書哪。」

「真的？」



「嗯。那件事我一直忘記到現在。」

「那麼，那是什麼書？」

「嗯，很奇妙的書。她沒寫說為什麼要那種書，我以為是課堂上要用到的……當時就覺得，學校怎麼讓學生看這種怪書……書名叫做《惡魔學的研究》。」

「你是新村誠二先生吧。」水元校長站起來。「請坐。」

「啊，那天冒犯了。」

「那件事已經過去了。」校長笑瞇瞇地說。「你和大宅令子同學，已經認識很久了嗎？」

「啊……是的。」

「她是個非常活潑、聰明的孩子。」

「是的。」

「對了，我想大宅同學已經把事情告訴你了。」

「是。她說要拍這間學校……」

「沒錯。我們要做一份『學校指南』，需要登載照片。怎樣？你肯幹嗎？」

「是，恭敬不如從命。」誠二熱心地點點頭。

「酬勞方面，應該給多少才是？」

「啊？那個……呃……」

「通常你是怎麼計算的，事後把數目告訴我好了。」

「是。」

誠二擦去冷汗。我不是那種大牌攝影家！

「當然，攝影期間所需要的住宿費和伙食費之類，由我們負責。」

「那真是……」

「有一個月時間的話，可以完畢吧。」

「一個月？」誠二眨眨眼。「不需要那麼久吧。只要拍攝這些校舍啦、周圍的風景之類的就行了吧？」

「我要你把校舍全部拍下來。」

「全部？」

「對，每一寸地方。全部的房間，從所有角度拍攝建築物的外觀。特別是這裏的牆壁有古老的浮雕。那些地方請特別拍得仔細些。」

「庭院和門也要拍嗎？」

「當然，圍牆也要。」



「可是……用作宣傳的話，何必拍得如此仔細呢？」
「這是一幢有歷史淵源的古老建築物。我從很久以前就想過，我要把這裏的一切完全記錄下來。這次的工作就包含了那個意義在內。」
「明白了。把所有地方都拍下來是嗎？若是那樣，就要花時間了。」
「幾時可以開始工作？」
「明天也無妨……」
「很好，拜託了。」
校長室的門開啟，秘書笠原良子端着紅茶的托盤走進來。校長站起來。
「我有職員會議，失陪了。請慢用才回去吧。」
「謝了。」誠二鞠個躬，突然說。「對了，校長老師。」
「什麼事？」
「旅館裏住了一位很像老師的客人，她是您的親戚嗎？」
「是？沒有的事。相似的他人吧。」
「是嗎？——失禮了。」
誠二搔搔頭。
「還有，新村先生。」正要離開房間之前，校長回頭說。「來了學校以後，請

不要頻頻跟大宅令子同學見見面。偶爾見面倒無妨。」

校長那嘲諷的說法令誠二臉紅了。笠原良子把紅茶擺在誠二面前。

「請用茶。」

誠二拘束地啜着紅茶。笠原良子有點遲疑着不知該不該離去的樣子。

「你是……新村先生吧。」

「是。」

「剛才那些話……你說有個很像校長老師的人在旅館，是真的嗎？」

「啊，也不是很像，只是乍看之下，令人想起是校長老師那個程度的相像……

不過，看來是我搞錯了。」

「那個人是幾時住進旅館的？」

「昨天，昨天早上。」

「哦……」

笠原良子似乎若有所思的表情，但很快就回復原來的笑臉，說：「請慢用。」

然後走了出去。

令子打開圖書館的門。說是圖書館，不是別棟，而是位於校舍邊端的大房間。



進門的右邊是有負責人的櫃台。裏頭有二十幾張閱覽用的桌椅，對面是書架。

令子走進去時，櫃台裏沒有人。也許出去吃午飯了。只有三名學生在閱覽室看書，室內寂靜一片。由於這裏的書可以帶回自己房間去看的關係，大家都這樣做了，所以這裏經常冷冷清清。

令子走向書卡箱。這裏的圖書，根據書名、作者，以五十音順和內容來分類。

令子拉開書名的抽屜，順序去看〈A〉行的卡片。《惡之華》、《惡之病理》、《惡之倫理》……使用『惡魔』做題目的，只有安布魯斯・比亞斯的《惡魔的辭典》。令子把卡片抽出來看。後面的出借記錄，只有一個日期的印。「79・11・20」——正好是林田和江寫最後一封信給父親的時候。搞不好，這本書就是她借去的……

令子走去書架，尋找《惡魔的辭典》。卡片的分類號碼就排列在書架上，馬上找到了。令子看了《惡魔的辭典》書後頁內側所貼的卡片記錄。有「79・11・20」和「林田」的簽名。

「果然……」

令子點點頭，然後發現和江在第二天就還書了。大概是被書名所吸引才借去的，遺憾的是，這本書與惡魔無關。那是所謂的諷刺辭典，例如〈醫生〉的項目，

上面的說明是「我們生病時寄以厚望，健康時想踹狗一腳的傢伙」之類。

和江多半很失望吧？可是，她借出這本書，並且特地要求父親把惡魔學的書寄給她，不是表示和江對惡魔這東西感興趣嗎？為什麼？到底她為何對這種東西……

「你在看什麼書？」

突然被喊，令子大吃一驚。「啊……老師。」

「抱歉抱歉，嚇到你了。」

他是歷史教師弓原。三十歲左右，獨身，因比較英俊的關係，頗受學生們歡迎。弓原上課時不拘形式，生動活潑的教學法，也是令子喜歡的時間之一。

「你是大宅同學吧。」

「是。」

「在看什麼？哦，《惡魔的辭典》嗎？」

「我隨便翻的，看到林田同學的簽名……」

「林田君？啊，對了，你在林田君所住過的房間哪。」

「嗯。」

「她真是可憐……唔，她好像不太擅長歷史科目，但在那件事發生以前，卻很熱心地跑來找我，問這問那的。我也很開心。」

「和江同學對什麼問題感興趣呢？」

「她好像對中世紀的魔女審判啦、魔術之類的非常有興趣哪。」

「唷，相當可怕的主題哪！」

「嗯。但也有有趣的地方。總之，先從容易起頭的地方進入，也是做學問的近道。」

「為何她對那種東西感興趣呢？」

「不曉得……可能是這幢建築物的緣故。陰陰森森的，容易使人產生回到中世紀的錯覺吧。」弓原笑了。「方便的話，你也可以到我的房間來玩。什麼也沒有，若是歷史的話題，倒是多少都能告訴你。」

「謝了。」

弓原離開後，令子一面把《惡魔的辭典》放回架子上，一面想着必須找出和江對惡魔產生興趣的契機。她之所以突然對那個課題熱心起來，肯定有過什麼……

把書放回原位時，令子「咦」了一聲。並排的書本標籤數字跳了一個。同類內容的書本附上同樣的分類記號，其中都是相連的號碼。《惡魔的辭典》是〈8〉，旁邊的書是〈10〉。倘若有人借去了，但書本之間卻沒有空隙。沒有了的是什麼書？

令子回到卡片箱，瀏覽內容類別的卡片。〈7〉、〈8〉、〈10〉……卡片也沒有了！〈9〉號到底是什麼書？

第三學期開始了，誠二的工作也開始了一個星期。他從外觀的攝影開始，不料比起想象中費功夫。蓋因最初三天期間，水元校長幾乎寸步不離左右，出口干涉說「這裏多拍一點」、「那裏要從不同的角度拍」……礙手礙腳的很難做。

終於能夠一個人拍攝時，這回輪到教師們一個接一個地前來參觀。在寒冷中攝影無所謂，心情卻很疲倦。

開心的是午休時間可以跟令子聊天。當然不能兩個人私下在一起，但是能跟她的室友南條由紀子等一起聊天也其樂無窮。

——那天早上，誠二稍微遲起。不是睡懶覺。

回去東京了的藤沢刑警應該把快遞郵包寄到了。令子委託的調查——包括那張聖誕卡，以及有關山水學園的教師們的調查報告。

誠二慢慢洗臉、刮鬍子，吃過早餐，便從二樓的房間下去玄關。那名討厭的女人不曉得是否還在，自那次後，一次也沒見過她。反正不是令人想見的臉孔……

誠二走出旅館，攤開兩手深呼吸。羣山環繞的這一帶，氣溫很低，馬路到處結

冰，在朝陽下閃閃發光。可是空氣清新，乃是大都會所體會不到的舒爽。

誠二走向郵局。吐出的氣息是白色的——距離郵局大約十分鐘的路程，正是早上散步恰好的距離。

郵局是一間木造的小房子，除了一名老人是職員外，偶爾有個住在附近的女孩過來幫忙。

誠二走了進去，報上姓名。

「啊，這個是了。」

誠二接過那個厚厚的信封，從郵局出來的時候，見到警員向前面跑過去。

「發生什麼事呢？」

跑過去的警員表情不尋常，加上其後有幾名鎮民——不，幾十個人追上去的關係，誠二毫不猶豫地一同往前跑。

他問一起並肩而跑的婦人：「發生什麼事呀？」

對方搖搖頭說：「不知道。」

誠二聳聳肩。

仿若清晨馬拉松團體的一行人，終於來到郊外的橋頭停下來。舊式木橋下面，是一條農業用水的河川。警員從橋邊走下河去。河邊站着三個男人。當警員走近

時，三個男人往左右分開，他們腳畔的物體映入從河堤上眺望的誠二的眼簾。是溺水的屍體。雖然用布蓋着，但從隆起的形狀和大小來看，肯定是屍體沒錯。誠二後悔自己沒帶相機來。攝影人不曉得路上會遇見什麼，必須經常帶着小型相機才行。

誠二從河堤走下去，厚着臉皮往警員們走過去。

「發生什麼事嗎？」他大聲喊着，警員用狐疑的眼光盯着誠二看。

「你是誰？」

「周刊的記者。」

這個不算是謊言。以前他做過一次採訪，雖然他所寫的報導不被採用。

「我是來取材的，順道……」

「唔。誠如所見，是溺死。」

「可以讓我看看嗎？」

「好事之徒。不是令人看了很舒服的東西哦。」

「我習慣了。」

其實一點也不習慣，逞強而已。

「無所謂啦。」警員說着，轉向那三個男人。「發現時，它是掛在橋桁下的



嗎？」

「是的。」

誠二彎下身去，作個深呼吸之後，掀開那塊蓋着屍體的布。

令子立刻轉過身來。

「是林田先生？」

「是的。」誠二點點頭。「我也懷疑自己的眼睛。可是肯定沒錯，就是上次那個人。」

「好不幸啊……」令子搖搖頭。「他那樣子追尋殺死女兒的兇手……」

二人沉默無語——授課之間的空檔，誠二把令子傳呼到他在攝影的後院來。

「肯定是溺死的嗎？」令子問。

「看起來是的，詳細情形還不知道。」

「即使是溺死的，也不曉得是不是意外……」

「自殺的吧，追隨女兒去了。他自己不是承認說有神經衰弱嗎？」

「自殺，還是謀殺呢？」

誠二盯着令子的臉。



「怎麼可能！」

「天曉得。假如林田先生掌握到了尋找殺女兇手的線索……」

「也是道理。」

「哎，今晚你幫我打電話給爸爸吧！然後叫他通知這裏的警察，說林田先生的死有疑點，請他們慎重調查。」

「明白了。」

「啊，下一堂課開始了！待會見！」

「等一等！」誠二喊住她。「這是藤沢先生寄給你的。」

他把信封交給她。

「謝了。」

「還有……」

「還有什麼？」

誠二迅速走近令子，在她臉上輕輕一吻。

「哎呀！不要嘛！」令子羞紅了臉。「被人見到了怎麼辦？」

「對不起。」誠二笑嘻嘻地。

「傻瓜！」令子笑着奔向教室……



晚飯前的自由時間——令子一個人在房間裏。她清清楚楚地回憶起林田那張盯住自己，呼喚着「和江」的悲痛臉孔。

「一定，」令子喃語。「一定要捉到兇手。」

令子從牀上坐起來，爬到雙格牀的上格去。現在這裏無人使用。這是林田和江睡過的牀。

令子趴在露外的牀墊上面，準備打開由誠二轉來的藤沢寄來的信封。

有點怪怪的感覺。左膝下面的墊子出奇的硬。

「什麼呢……」

她在意地從牀墊旁邊把手伸進裏邊去。牀墊的套子好像被刀子之類的割過。從那裏伸手進去時，指尖碰到硬物。

令子費了一番功夫才把「它」從牀墊裏邊拉出來——一本書。用手揮去上面的污垢後，令子把書擺在眼睛前方，定定地注視着。

書名叫做《惡魔學》。

5 迫近的手

表面看似相當陳舊的書。封面的《惡魔學》三個金字淡薄了些，某些地方褪了色。

這肯定是林田受女兒委託而寄來的書了。和江把它藏在牀墊裏面，大概不想被人看到吧。

為什麼？因為它不適合年輕女孩閱讀的關係？

令子翻開封面。起初是幾頁畫頁之類的古老西洋繪畫，例如棺材蓋半開，從中伸出求救的手；裸女們擠在一堆搶吃屍體之類的畫面，看了不是很舒服的東西。

畫得不好的關係，殘酷性反而栩栩如生。

令子想進入本文，但掀頁數的手突然停住了。裏面夾着一張折起來的信箋。

攤開來一看，是有點造作的女孩字體。肯定是林田和江的字。上面這樣寫着：

「爸爸：



《惡魔學》多謝了。您一定覺得我在讀什麼奇怪的書吧。

其實，今天這封信一定會使爸爸大吃一驚。不過，我並沒有神經錯亂。是很正經的事哦。請您認真地讀下去。首先，我想離開這間學校。愈快愈好！而且不是以我想停學而停學的方式，而是希望爸爸向學校提出申請。請您找個理由吧！我知道爸爸付了很貴的學費才讓我進來的。可是我不得不說這些話。

您是否以為我出了什麼亂子？我也希望是自己出了什麼亂子，那該多好！說的盡是莫名其妙的話，不能讓爸爸擔心，我來解釋理由好了——爸爸，您知道為我介紹這間學校的濱名家吧！

我即將轉校來這裏時，曾去找一位小學同班的同學道別。當時，我們倆在附近散步，剛好經過濱名家門前。我們曾經坐車去過一次，卻沒想到他們家住得這麼近。

「咦，我認識這家人呢！」

當我這樣說着時，我的朋友用怪異的表情看着我。

「為何你會認識這家人？」她問。

我把濱名先生的事向她說明。

「那是和江搞錯了。」

我問她為什麼，她回答說：

「這是空置的家，已經十幾年沒人住了。」

真的嚇了一跳。於是我想，難道是我搞錯了嗎？之後我就忘了這件事。可是不久以前，我在學校的圖書館翻一本書的時候……」

那封信寫到這裏就結束了。信沒寫完，和江就死了，被什麼人殺死的。

令子一直沉思。從這封寫到一半的信，可以知道幾個事實。

首先是林田和江因着某種情由而想離開這間學校，而且相當急促。然後，她不想讓學校知道是自己想停學的事。這是令子在意的重要一點。還有，介紹她來這裏的那個姓濱名的人物……

令子之所以知道這所學校，是因讀到某教育雜誌介紹這學校的教育所致。在跟父親的閒談中提起這件事，父親頗感興趣，於是向學校索取入學指南。

不過，和江好像是由那叫濱名的人介紹入學的。然後在圖書館翻書時，遇到了令她想起濱名的什麼東西。那是什麼呢？

令子把那封未完成的信折好，夾回書裏，準備再翻下去。這時，房門突然「嘭」地打開，笠原良子走了進來。令子慌忙把書合起來。

「你在這裏呀！大宅同學，你的電話！」

她的語調不太尋常。

「有什麼事嗎？」

「不得了了！你父親——」

「家父他……」

令子有一瞬的蒼白，從雙格牀跳了下來。

「發生什麼事？」

「一位叫藤沢的刑警先生打來的電話，說你父親受了重傷……」

令子禁不住腳步踉蹌，拚命鎮定自己。

「電話還在嗎？」

「還接通着的。」

令子衝出走廊，拿起二樓走廊上的電話話筒。

「喂喂？我是令子！」

「令子小姐？我是藤沢——」

「爸爸怎麼了？發生什麼事？」

「他被什麼人襲擊了。在我們工作到很晚才回家的路途中。我和警部分手不久



的事……」

「我送您回家吧。」藤沢刑警說。

「不了，這裏就好。坐車回去原來走過的路也很麻煩。從這裏步行的話，不需五分鐘就到了。」

大宅警部拒絕後，下了藤沢的車。

「要你送我，不好意思。」

「不客氣，那我失陪了。」

目送藤沢的車離去後，大宅喃喃地說：「最近很少這種青年人了。」

冒着寒風，稍微哆嗦着往前邁步。

已經半夜一時。如果藤沢不送自己一程的話，搭計程車起碼要花四、五千圓。

大宅打個大呵欠，吁了一口氣。那宗百貨公司女學生事件，搜查工作根本毫無進展。

「如果令子在的話……」

是自己把令子趕走的，卻說這種自私的話。身為父親的，他不希望才十六歲的女兒多番插手這種殺人事件。另一方面，身為警部的他卻經常期待女兒的突發奇想

成為破案的啟示。複雜的心情。

「那孩子很莽撞……只要她乖乖聽話就好了。」

大宅準備穿過無人氣的公園。從那裏過一道橋，就能抵達自己一個人住的公寓。

大宅停步。一名流浪漢躺在公園的板凳上，用報紙掩住臉。

「哎呀呀。」大宅乍舌。換作平時，他會置之不理，可在如此大寒天，那人可能凍死。身為警官不能視若無睹。

大宅走上前去，大聲喊說：「喂！起來吧！會凍死掉哦！」

他邊喊邊拍打男人的手臂。突然男的跳起來，一拳揍向大宅的腹部——

大宅呻吟一聲，踉蹌兩三步。男人張牙舞爪地撲過來。儘管攻其不備，但大宅是老練幹探。他忍住痛，矮壯的身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橫飛躍。撲過來的男人「蓬」地趴倒在地。

「你是什麼人！」大宅尖銳地問。男人坐起來，又撲上前。面對面搏鬥的話，大宅不怕。他用手刀往水平擊向男人的喉嚨，男人痛苦地踉蹌後退。大宅馬上揪住男人的手反扭上去。

「痛啊……」男人怪叫。



「到底找我有什麼事？你是什麼人？」大宅說。「你不說，我扭斷你的手臂！」

這時，從背後接近的人影掄起手中的木棍，往大宅的後腦揮落——大宅因劇痛而矮下身子，就這樣失去知覺。

「……好重的傢伙！」

在迷迷糊糊的意識中，大宅感覺到自己的身體被兩名大漢扛起。怎麼回事？到底發生什麼事？

「必須丟到河裏才行嗎？——媽的！用石頭把他的腦袋敲破不是更省事！」

想到身體被高高抬起之際，大宅已飄在空中——這是什麼地方？——還沒來得及思考，他已一頭栽進冰冷的河中。

完了！冰水使意識回復了一次。頭部的痛楚使他忍不住喊出來。他在水中拚命掙扎，倏地冒出水面來。

他把因吸了水而變重的大衣脫掉，開始游泳。想到把自己丟進河裏的歹人可能在某個地方看着，必須設法游到稍遠的地方。

游了一會，察覺這是自己公寓後方的河流。橋邊應該有一道下去河岸的樓梯才是。只要去到那裏就能從水裏出來了。好！稍微提起精神划水時，在黑暗中可以看

到橋了——馬上就到了！

就這時候，冷透了的腳部肌肉受不了了。腳抽筋，而且是雙腳同時抽筋。

「畜牲！」

身體即將下沉，他拚命划水，把臉探出水面。

「必須……去到那邊……」

可是，臉部探出了水面，卻無法游向前。碰碰運氣吧！大宅不顧一切地吸一口氣，把頭潛入水中，單是用手去游往樓梯方向——呼吸愈來愈辛苦，似乎永遠去不到。

畜牲！幹嘛永遠去不到……好辛苦……已經……不行了！

這時，他的手碰到硬物。

「那麼，爸爸的情形怎樣？」

「醫生是說性命並無大礙。除了頭部受傷，以及泡在冷水太久，所以發高燒，身體很弱。首先無須擔心……」

「我馬上告訴老師，讓我回去一趟。」

「你這樣做的話，警部一定很快復原的。」



「嗯。那麼——」

「令子小姐。」

「啊？」

「對不起。如果我陪着他，就不會搞成這樣……」

「不是藤沢先生的錯。爸爸是警官嘛，遇到危險也是難免的。」

令子掛了線，下樓去把事情告訴水元校長。

「我想回去一個星期，陪伴我父親。」

「明白了。」水元校長立刻點頭。「那就立刻出發吧。我叫學校的車送你去車站。」

「對不起。」

令子鞠個躬，正要走出校長室時，又被喊住。

「大宅同學。」

「是。」

「但願不是大不了的傷勢就好了。」

水元校長的聲音有意想不到的溫柔。

走上二樓時，令子才察覺到，她把剛才那本《惡魔學》的書、藤沢寄來的信件

等，擺在林田和江睡過的牀墊上了。

「帶在火車上看好了。」

她已恢復了鎮定。走進房間時，見到由紀子。

「令子，聽說你父親出事了？」由紀子一臉擔憂的問。

「嗯。幸好性命沒問題。」

「好極啦。真是不幸的事。」

「謝謝。不過，我也是警官的女兒。萬一有事時，我也得作好心理準備——怎麼說，畢竟嚇了一大跳。我決定回去一個星期照顧爸爸。」

「那就好。要不要幫忙整理行李？」

「不用了。我只帶必需品，其他的擺在這裏……」

令子爬上雙格牀上面去拿書——頓時嚇得目瞪口呆，因為書和信封都不見了。

她把手伸進原本藏書的牀墊中，卻空無一物。

「由紀子，我把書擺在這裏的，你有看到嗎？」

「沒看到呀。」

「除你以外，有誰進來過？」

「不曉得……我也是剛剛才進來的。」



笠原良子是在令子看着書的時候進來的。假如她在令子衝出去以後迅速地爬上牀……

可是現在沒空閒去仔細探查那件事了。令子快手快腳地收拾好行李，走出學校校門開着，看門的叔叔為她預備了車子。

車子走過天黑下來的道路開向市區。令子飛快地回頭，看到遠去了的學校燈光——在那裏，有什麼發生了。令林田和江想退學的理由是什麼？她在圖書館看到的是什麼？在令子的香檳裏下毒、給她恐嚇信的是誰？有什麼發生了。在那間乍看平靜的女子學園……

令子想，有沒有時間過去見見誠二呢？

誠二拍了一卷菲林，舒一口氣。他走向放背包的地方拿新的菲林。一面把拍完的菲林捲回去，一面無由來地嘆息……

「唉……」

——雲空，風冷。這種日子裏，他在灌風的後院從事攝影工作。不管怎樣的專業攝影家，嘆一兩聲也是在所難免的。加上他所愛的令子回了東京，一星期以後才回來。

她在出發前來旅館拜訪，說明內情後說：「我打電話給你。」然後在送她到車站時，在他臉上吻了一下。

那是非常美好的事。然而警部的情形不知怎樣了，過了三天也沒打個電話來。況且，東京那邊有個既英俊又獨身（這是令他在意的地方！）的藤沢刑警在。

對於誠二來說，他的內心實在有點不平靜。

迅速裝好新菲林後，嚷着「幹活、幹活」。這座古老修道院的建築物，確實引起他拍攝的興趣。現在誠二所拍攝的，乃是學校完全不使用的古老禮拜堂，彩色玻璃窗由內側鑲了板，入口也釘上了木板。可是古老的石造建築物，令人感受到歷史的重量，被枯葉所掩埋的蕭瑟外貌，營造了某種氣氛，縱然不為工作也想把它攝入鏡頭。

「不過，那位校長究竟想幹什麼？」他喃語。說是為了做學校的宣傳，卻連這種不被使用的建築物也要叫他拍下來——唔，儘管那是有歷史淵源的建築物，拍一兩張作為紀念照倒沒話說，但叫他把所有細節都拍個詳盡，實在匪夷所思。

「哎，我也是做生意的嘛。」

在Nikon F相機上裝上長鏡頭，回到禮拜堂，準備把彩色玻璃逐片逐片拍下來。陰天的光線較弱，長鏡頭的焦距容易模糊。他擺好姿勢，慎重地對焦。

「從稍低處拍上去吧……」

誠二退後兩三步，單膝跪在地面。窺望取景器時，彩色玻璃以相當不錯的仰角度入鏡。

「好，就這樣。」

慢慢對準焦距……出其不意地，某人的臉進入取景器中，誠二大吃一驚。

「誰？」

從相機抬眼一看，一名女生沉默地站在那裏。陌生的臉。來到這裏以後，透過令子認識了好些學生，這女孩卻是第一次見面。

「對不起，可以讓開一下嗎？」誠二說。

那女孩問：「你是令子同學的戀人？」

誠二吃了一驚。

「你是誰？」

「我，加藤昌美。」

「……昌美同學？」好像在哪兒聽過的名字。「啊，你是令子的室友是不是？」

「嗯。」

「我聽說了——你有不幸的遭遇哪。」



誠二也記得，林田和江遇害時，昌美跟她在一起的事。

「你在拍什麼？」昌美問。

「禮拜堂。」

「哦，這個？」

「我不喜歡它。」

昌美轉過身去，仰視建築物，皺皺眉頭。

「是嗎？不是相當羅曼蒂克嗎？」

「這裏是不吉祥的。」

誠二因着昌美的認真語調而吃驚。

「什麼意思？」

「我感覺得到。我知道……這裏有死人的味道哦。」

這女孩有點不正常吧，誠二想。說起來，聽說她看到「白色幽靈」，變得神經過敏……

「我有特別強的感受性哦。」

「是嗎？」

「……可以幫我拍照嗎？」



「啊？啊，好哇。那麼……如果不要禮拜堂，就用樹林做背景吧。站在那一帶……對了。稍微靠着樹幹。嗯，感覺不錯。」

怎麼，說這說那的，結果只是希望我替她拍照罷了，不是嗎？

「好！」誠二按下快門。「再拍一張。稍微往上看……OK。沖洗出來後，我放大一張送給你。」

「謝謝。」

「不客氣。」

昌美漾起輕輕的笑意。

「你很溫柔呢。你和令子是怎樣的關係？」

「啊？嗯……男朋友。」

「好羨慕啊，令子同學……哎，你是——」

「什麼？」

「你是來調查和江被殺事件的嗎？」

「也不到調查的地步。只是來看看能不能掌握到什麼寫作的材料而已。託福，額外找到這份差事。」

「我有話要告訴你。」



「告訴我？」

「對呀。關於和江被殺的事。」

「到底是什麼？」

「現在不能說。今晚十二點鐘，你能來這裏嗎？」

「半夜十二點？不可能的。因為——」

「你能攀越圍牆吧？求求你。」

「為了什麼？有何重大的事情？」

「嗯。我本來想告訴令子同學的，可她不在了，所以希望你知道。那麼，一定要來哦！」她不等答覆就邁步了。

「啊，你！」

誠二想喊住她時，她又回過頭來。

「對了。在我的喪禮上，請他們使用剛才所拍的照片吧。」

說完，她揚長而去。

「到底怎麼了？」

誠二甩甩頭。有點古怪！一定是。可是，她的說話方式含有某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方。



誠二沉思片刻，最終因着風大而顫抖，慌忙開始拍攝工作。

「能吃那麼多，沒問題了。」

在父親的牀邊，令子笑着說。大宅警部將令子所做的四塊三文治吃個精光。

「胡說！我本來就沒問題的！」

「嘴硬罷了。我剛來的時候，明明在咿咿呀呀地呻吟着的。」

大宅盯着令子，溫柔地說：

「讓你操心了。」

「真的。擁有需要照顧的父親，做孩子的好辛苦啊！」

「好傢伙！」大宅開懷大笑，突然皺起眉頭，按着捆着繃帶的頭呼痛。

「不要緊吧？」

「嗯……畜牲！被我捉到的話，不會就此放過！」

「一生氣就會發燒了。找到歹人的眉目了嗎？」

「好像還沒有。藤沢在幫我四處探聽。」

「恨爸爸的人太多了。」

「可不是。這是因果買賣啊。但我不懂。」



「不懂什麼？」

「如果要殺我的話，為何不在公園下手？反正那個時間沒人經過。寧願冒着被人撞見的危險運我去河邊，為什麼？」

「有什麼特殊的理由……」

「是吧。其中一個傢伙埋怨說：『必須丟到河裏才行嗎？』什麼的……喂，令子，怎麼了？」

令子彷彿沒聽見父親的問話似的，喃喃地說：「不可能……那種事……」

「你在嘀咕什麼？」

「啊？——有一點。」

「你的壞習慣又來了！」

令子沉思。林田和江的父親是溺死的。是意外或自殺？假如是謀殺的話，是否也跟父親一樣，在他被打暈的情形下丟進河裏去？

和江被殺之後，在東京的百貨公司，三好惠也在相似的情形下被殺了。林田的溺死屍體被發現之後，令子的父親也差點溺死了。根據歹人的說法，好像是「必須溺死才行」的意思。確實，如果只要殺死父親，沒有必要把他丟進河裏去。

一模一樣的殺人方式，一模一樣的溺死……

到底這幾件事有什麼含意？

「你是怎麼回事啊？」

「不，沒什麼。」令子搖搖頭。

「可疑。喂，你可別做危險的勾當啊。趕快回學校去吧！」

「好無禮啊！」

令子在狠瞪父親的當兒，藤沢刑警出現了。

「警部，覺得怎樣？嗨，令子小姐。」

「怎麼，知道什麼了嗎？」

「查過了，目前還找不到肇事者，對不起！」

「不必管我的情況怎樣！有人在工作途中跑去探病的嗎？」大宅怒吼。

「是！那我改天再來——」

藤沢慌忙跑了出去。

「爸爸！好過分。藤沢先生是為你擔心呀！」

「怎麼，你袒護他啊？」

「嗯。不可以嗎？」

「你不可能對藤沢有意思吧！」



「別說傻話了！我去送他。」

令子衝出病房時，大宅咧嘴一笑。

藤沢在醫院的玄關等着。

「藤沢先生！抱歉。爸爸真是的，無可救藥。」

「不，他若不那樣反而叫人擔心了——對了，這是你託我辦的。」

藤沢從大衣口袋掏出兩個信封。

「謝謝！」

「不，不怎麼花時間的。到底有什麼事？」

「沒什麼，有一點。」

「你得小心哦。」

「討厭！跟爸爸說的一樣。」令子笑了。

在醫院附近的咖啡店，令子打開其中一個信封。內容是有關山水學園教師團的調查報告。那是跟《惡魔學》一起消失了的信封的影印本。

令子邊喝着咖啡邊迅速過目——好像沒有過去值得懷疑的教師。大家都是從著名私立高校挖角過去的優秀教師，沒有可疑的地方。待會再慢慢研究好了。

打開另外一個信封時，裏面是一張便條紙，上面寫着四個女子的姓名，以及各自的電話和住址。

令子離開位子，到收銀處用一百圓換了十個十圓硬幣，走向店內的紅色電話。她邊看字條邊撥號碼。

「喂喂，是山城宅嗎？——克子小姐在不在？——啊，你是克子小姐？你好。其實是有關林田和江的事，有點事想請教……」

令子在尋找和江在那封未完成的信中所提到的「小學時代的同班同學」。和江遇害時，大致上跟她熟悉的朋友，警方都問過話。那張名單是藤沢幫她找到的。

第三個就是令子所要尋找的對象。

「啊，那個我記得。跟和江最後的一次散步……噢，那幢空置的房子嗎？我知道啊——嗯，沒關係。我等你好了——你搭中央線來我這裏——」

說話爽快的女孩，令子認為是順利的預兆。

「這件事不能告訴爸爸。」

令子自言自語着，離開咖啡店，往車站走去。

馬路的對面，有個若無其事般眺望着咖啡店的人影，開始慢吞吞地隔着一段距離，跟在令子後面。



6 死之館

「家母出外了。」那位女孩端着紅茶出來時說。「是怎樣的事情啊？」

——這裏從中央線的武藏境車站步行十五分鐘，到處還保留着樹林的住宅區。儘管武藏野的雜木林已消失了，但從前建下來的舊房子，跟嶄新的建好出售住宅兼容並蓄，不平衡的感覺反而顯得有現代風格。

令子造訪的是其中一間新住家，有〈刈谷〉的告示牌，那女孩名叫千鶴。

「難得的星期天來打攪，不好意思。」

「沒關係。家父星期日也要上班，反正我是看門的，正覺無聊。」

千鶴的體型比令子大上兩圈左右。天真無邪的笑臉，直腸直肚的率性子，令人不期然想起山水學園的南條由紀子。

「聽說你和和江同學是從小學……」

「我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千鶴嘆息。「我想把做那種過分的事的傢伙砍成八段！」



「因此，我有點事想請教。」

令子把自己是警部的女兒，正在調查山水學園所發生的怪事說明一番，也把和江要求父親寄《惡魔學》的書給她，而她在書中夾着一封未完成的信的事說了一遍。

「——如此這般，我才來造訪的。」

「有點可怕的故事哪！」

話是這麼說，千鶴卻因好奇心而雙眼發亮。

「我和和江同學雖然不是直接認識，卻覺得無法置之不理。」

「若是我辦得到，我願意幫忙。」千鶴好像已經完全上當了。

「那封信上所提到的空房子……」

「就在附近。要不要去看看？」

「嗯！」令子微笑着點頭。這個千鶴看來相當靠得住！

穿着毛衣牛仔褲的千鶴，出到玄關鎖了門，催促令子邁步。

「這一帶還保留了不少舊房子。」

千鶴就如巴士嚮導般，邊走邊說明，右手邊的家是社長先生、左邊的大宅是買賣土地的地主、他隔壁是小說家……

二人穿過稍微變窄的小巷，剛好出到千鶴家的後門。

「喏，那幢房子。」

突然覺得太陽西斜了的感覺。實際上，冬天溫暖的陽光把背部照得暖烘烘的，然而令子突然覺得被暗影包圍，陣陣寒氣使她渾身哆嗦。

那是一幢相當陳舊的木造洋房，尖起的屋頂彷彿在俯視着周圍的建築物。兩層樓，相當寬大。灰色的石圍牆，雄偉的門面，但鐵格子門完全長銹了，半掩半開着。

說是空房子，卻沒有十分荒蕪的感覺，那樣反而可怕，彷彿窗口隨時會打開，出現一張不屬於這個世界的臉。

「……有點令人討厭的地方哪。」令子說。

「你這樣想嗎？我也是……大家都不敢靠近這裏的。尤其是那個以來。」

「什麼那個？」

「嗯……有點恐怖的故事哦。」

「告訴我吧。」

「我還是小學生的時候。距離現在……七、八年前吧。在這一帶有三名男孩連續失蹤了。大家以為是誘拐，卻沒有贖金的要求，於是想到可能是發生了意外，在

這一帶四處尋找。」

「當時這裏已經是空房子？」

「嗯。但是大門深鎖，又沒有能容小孩子進去的空隙，首先不可能迷失在裏面，因此沒進去找。可是……」

「怎麼啦？」

「他們失蹤了一星期以後，附近傳出謠言，說半夜時從這間空房子傳出哭聲。」

「啊！」令子禁不住喊起來。

「於是警方說這裏也要調查，毀門進去了。」

「毀門？不是有屋主在嗎？」

「應該是有的，他們想得到同意，卻不知道屋主的行蹤——然後他們調查這房子……」

「找到了？」

「嗯。有個古井。孩子們掉在井底死了。」

令子覺得心頭一震。

「好過分……」



「大家搖頭不解。那三個小孩並不是感情很要好的朋友。他們是怎樣進去屋裏的？為何跌進那個井裏面？……不過，得到的最後結論是他們玩遊戲，不小心掉進去了。」

令子一直凝視那幢彷彿抱持某種秘密而沉默的大洋房。

「假如那個把和江介紹去山水學園的濱名這家人真的住在這裏的話……」

「怎麼可能！」千鶴看住令子。「這裏一直沒人住哦。如果有人住的話，附近應該有傳聞才對。」

「只有那個時候。即是和江同學和父親來訪的時候，可能有人在呀。如果是晚上的時候，不會引人注目的嘛。」

「你真的這樣想？」

令子也答不上來。從常識來看，相似的房子也有搞錯的可能。可是這空房子所擁有的氣氛、某種陰沉、不吉祥的氣氛，總令人耿耿於懷。

二人站在門前時，傳來聲音：「咦，千鶴，你在幹什麼？」

回頭一望，是個騎單車買東西回家的某家大嬸。

「啊，你好。」千鶴打招呼。

「媽媽呢？」

「今天有書道會。」

「哦，她好忙啊——這房子不能進去。」大嬸一臉嚴肅。

「我知道。我只是跟朋友說故事而已。」

「這裏說而已。」那位大嬸稍微壓低聲音。「謠傳又有人住進去了。」

「住在這裏？」

「有人見到，晚上窗口有燈光閃動呢。」

「真的嗎？」

「不曉得。但不要接近比較安全。好了，再見啦。」

「再見。」

那部單車走開後，令子和千鶴沉默地對望一眼。然後二人的眼睛轉向靜悄悄的空房子。

「……今晚，我來這裏看看。」

冗長的沉默後，令子開口了。

「我也一起來！」

令子搖搖頭，對熱心的千鶴說：

「不行！萬一你有危險的遭遇，那就是我的責任了。」

「唷，我也是和江的好朋友哇。我有調查的資格！」

千鶴毫不讓步。令子想了一下，盈盈笑道：「也好。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壯膽……」

「對呀！」

「不過，只是從外面看情形而已哦。萬一有什麼古怪的情形發生，立刻撤退。可以嗎？」

「OK。那麼，回去從長計議吧！」

二人交換笑臉，往千鶴家方向打道回府。令子覺得千鶴就像認識多年的老友般。因此，不能把她拖進危險境地，必須慎重行事，慎重地……

如果令子邊走邊回頭望向那幢空房子的話，她可能會看見那道緊閉的窗戶後面，厚重的窗簾在輕微地搖動……

「喂？我是藤沢。」

電話的另一端，傳來藤沢刑警有禮貌的聲音。

「藤沢先生？我是令子。」

「啊，有什麼事嗎？」

「我想請你幫我調查一件事……」

「好哇，怎樣的事？」

令子把那幢空房子的地址讀了一遍。

「這房子的主人是誰，從事什麼職業，可以幫我調查嗎？還有——」

「還有嗎？」

「那房子裏，以前死過三個小男孩哪。」

「你說什麼？」

「好像是從空井掉下去的。已經是七、八年前的事了，我想盡量知道有關的詳情。」

「那個沒問題……」藤沢有點擔心地說。「到底你在幹什麼？不要做危險的事啊。」

「不會的，我不會做魯莽的事。」

「那就好。如果你想做些什麼，叫我一聲，我隨時趕到——明白嗎？」

「嗯。謝謝你。」

令子本來想把今晚去看那幢空房子的事告訴藤沢。如果藤沢來了，肯定壯膽不少。但她改變了想法。她又沒做什麼危險的事。只是從外邊窺望情形罷了，沒必要

驚動這麼忙的藤沢，特地把他叫來……

「那麼，藤沢先生，拜託了。」

「好的——現在你在公寓？」

「嗯。」

「他有跟你聯絡嗎？」

「啊？——噢，你說誠二？沒有，我說我會打電話給他，還沒打呢！」

「打給他的好。他一定在擔心你了。」

「就這麼辦。謝謝。」

「他……相當不錯的年輕人，不是嗎？」

藤沢的說法有點不自然。

「嗯。雖然有點冒失，但是好人，對不？」

「啊……好了，我查到了就給你電話。」

「再見。」令子擱下話筒。

看看時鐘，五點半。她和千鶴約好晚上七時半在那幢空房子前面碰頭，六點鐘出門還來得及。

「給誠二打個電話吧……」



彷彿答應她的話似的，電話作響。拿起話筒一聽，是誠二的聲音。

「啊！你終於在家了！」

「唷，我正想打電話給你哪！」

「你爸爸怎樣了？」

「嗯，好了很多。謝謝。」

「好極啦。對了，我想通知你一件事。」

「發生什麼事？」

誠二把白天時加藤昌美所說的一切轉述一遍。

「——她叫我今晚十二點鐘去一趟。沒法子，只好去了。」

「哦……昌美說那種話……」

令子有不祥的預感，不禁皺起眉頭。

大體上冷冷淡淡的昌美，竟說「把剛才所拍的照片用在我的喪禮上」，實在太不吉利了。況且，縱使她有話要說，何以拖到今時今日，而且是對誠二說的呢？

「那麼，你要小心了。」令子說。

「這次我不會讓看門的人瞧見的。」誠二笑着說。

「如果知道什麼的話，半夜也沒關係，記得通知我。」



「明白……對了，那位英俊的刑警先生呢？」
「啊？你說藤沢先生？他幫了我很多忙。」
「哦。他是好人啊。」
「是啊。」
「居然獨身……好可惜。」
「他好像還沒考慮終身大事哪。」
「是嗎？……算了。」
什麼算了？不太明白。收線後，令子歪歪脖子。
「兩個都說相似的話……怎麼回事？」

同樣的路，白天和晚上看起來就完全不一樣。白天時，令子把路線都牢牢地記在腦子裏了，可是她卻把前往千鶴家的路搞錯了。一旦迷了路，這種住宅區可難找得很。沒有可以問路的商店。似乎有頭緒而往前走時，結果愈走愈糊塗。

沒法子，她截了剛好經過的計程車，回到武藏境車站，準備從出發點再來一次。

這回非常順利——最初就看漏了一個拐彎的地方。

這樣子折騰一番，當她氣喘喘地來到那幢空房子前面時，已經過了約好的七點半十五分鐘了。

環顧四下，不見千鶴的人影。難道她以為我不來，所以走了？不，她那麼熱心，不可能只等十五分鐘就回去的。

「再等一會好了……」

如果告訴母親的話，肯定被阻止的關係，她說要等母親去洗澡後才出來。

「平時她都是七點半洗澡的。」

也許今晚比較遲一點也不定……

入夜後，變冷了。令子穿上最暖和的短褸來，仍然覺得寒意從腳趾尖爬上來。黑暗的道路。換作年輕女性的話，大概不敢獨自行走吧。街燈有間隔距離，中間那段路是黑沉沉的。那幢空房子前面，正好是在黑暗地段。

令子兩手插進口袋，凝目去看半掩的門後。那裏是深沉的黑暗，彷彿要把人給吞噬般張開大口。抬眼望向黝黑的建築物，卻沒有任何光線透射出來。

畢竟只是謠言罷了嗎？

令子走近門邊。她握住格子鐵門，它那冰一般的冷使手麻了。從開着的門縫悄

悄探險去凝望時，模模糊糊地看見一條石板道往黑暗的深處延伸過去。

說好不進去的。萬一有危險在等着……何況藤沢或誠二都不在身邊。

「不是普通的空房子嗎？」她喃語。進去看看？還是等千鶴來了再說？——對。千鶴來了，如果見不着令子的人影，一定會擔心。稍等一陣子好了。

正想從門邊回到路上的時候。從黑暗的深處傳來一把尖高的嗓音：

「在這兒呀！」

令子赫然。

「千鶴？」她喊——沒有回音。令子從口袋掏出筆型電筒。這種裝備她不會疏忽的。可光線太弱，實在搆不到黑暗的深處。

令子慢吞吞地從門縫走進去……

剛才的聲音是千鶴嗎？細細尖尖的，聽不清楚。

令子用電筒照着腳畔，逐漸往建築物走去。隨着她往深處的黑暗前進，心情有點不可思議——有人在等着她的感覺捉住了她。

「在這兒呀！」

聽見那把聲。電筒的光轉向正面時，玄關的門「吱」一聲準備關上。

「千鶴……你在嗎？」

門虛掩着，一動也不動。令子站在門前，猶豫不決。不管令子如何膽識過人，對於走進屋裏還是有所恐懼。可是，如果剛才的聲音是千鶴發出的，她總不能置之不理。

「千鶴……」令子再喊一次。就這時候，「哎呀！」一聲哀鳴從建築物裏面傳出來。令子忘掉恐懼，飛身衝進門內。

正面的樓梯浮在光中。往上移動電筒時，令子瞠目。上完樓梯的地方，有光線從深處洩出！

剛才的哀鳴，好像來自頗遠的地方。是從那裏邊傳出來的嗎？——總之不能置之不理。令子想到，如果叫藤沢也來就好了。可是現在說這個也無濟於事。

「也許什麼也沒有……」

令子這樣自圓其說。也許千鶴拿着手電筒什麼的，一個人先進去了。那個哀鳴，可能是因發現死老鼠也不定……

對，普通空房子罷了——令子作個深呼吸，開始上樓梯。

雖是老房子，卻很結實，樓梯也沒吱呀作響。在寂靜中，只有自己的腳步聲咯咯作響。

上到二樓時，眼前是長長的走廊。那道光線是從最靠近的房間洩出的。不是手



電筒或螢光燈，而是幽暗的、搖晃的光。

「在這兒呀。」

尖聲從那個房間呼喚。令子悄悄走近那道門。

非常普通的房間。地面鋪上地毯，房間裏有用布蓋住的牀、桌子、椅子……桌面上，一盞古董式的煤油燈在放光。沒有人影。當她踏入房間時，「在這兒呀！」的聲音就在旁邊響起，把她嚇得縮回去。

——小小的櫥架邊上，一隻鸚鵡孤零零地停在那裏。

令子吐了一口大大的氣。

「嚇我一跳……是鸚鵡在說話呀。」

那個哀鳴肯定也是牠的叫聲。嚇唬人，真是的！鬆一口氣的同時，幾乎想笑。

可是，這裏確實有人在。因為電流不通，這才使用舊式的煤油燈之類的吧。是誰呢？然後，那個人現在在哪兒？

「看來還是早點離開的好。」

自說自話的令子出到走廊時，被一道看不見的牆壁擋住去路，不由得停步。

有人站在那裏。

「……誰？」好不容易才發出聲音。聲音顫抖。沒有答覆。令子慢慢地把電筒



的光轉向眼前的人。

異樣的服裝。披上拖曳在地的黑色長布，腰部的地方用細繩之類的東西綁住。他的臉……套上頭巾藏起整張臉，只能瞧見嘴型而已。

就跟歐洲修道院的照片上所見過的修道士所穿的服裝相似，令子想。可是，他的胸前看不見十字架。

那男人往令子這邊慢慢前進。令子往後退着，臉轉向背後。

另一名相同打扮的黑衣男人，仿如堵住她的逃路般擋在走廊。

恐懼感跑遍令子全身。她被人引誘出來這裏了！後悔已經太遲，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殺出重圍。令子壯起膽子。這點可說是她繼承了父親的決斷力。

兩名黑衣人一步一步地往令子迫近。令子從男人的長袖口露出來的手上，見到發光的物體。是匕首！腦際掠過林田和江被刀刺了好幾下而死的畫面。

即使正面硬碰，可以想象出會立刻被按倒在地。這種時候，只能採取對方意想不到的手段。

令子迅速衝進房間裏。男人們追着跑進來。令子拿起桌上的煤油燈，用力摔向地面。房間變黑了一瞬，接着的瞬間，突然刮起火焰。男人們慌忙退身靠向牆邊的同時，令子一口氣跳過眼前的火焰。在火上一瞬間是沒關係的。她就這樣衝出走

廊，瞄準黑暗的樓梯奔下去。

「別讓她跑了！」

當男人的聲音從二樓傳來時，令子已經下完樓梯。

成功了！這就逃出生天了！令子打開玄關的門衝出外面。就那時候，一條粗壯的手臂從後面揪住令子的脖子。

「啊……」聲音因痛楚而斷續，掙脫的力量急促轉弱。在逐漸轉薄的意識中，令子想着不知千鶴怎麼樣了……

誠二幾經辛苦才攀越了圍牆，跳落庭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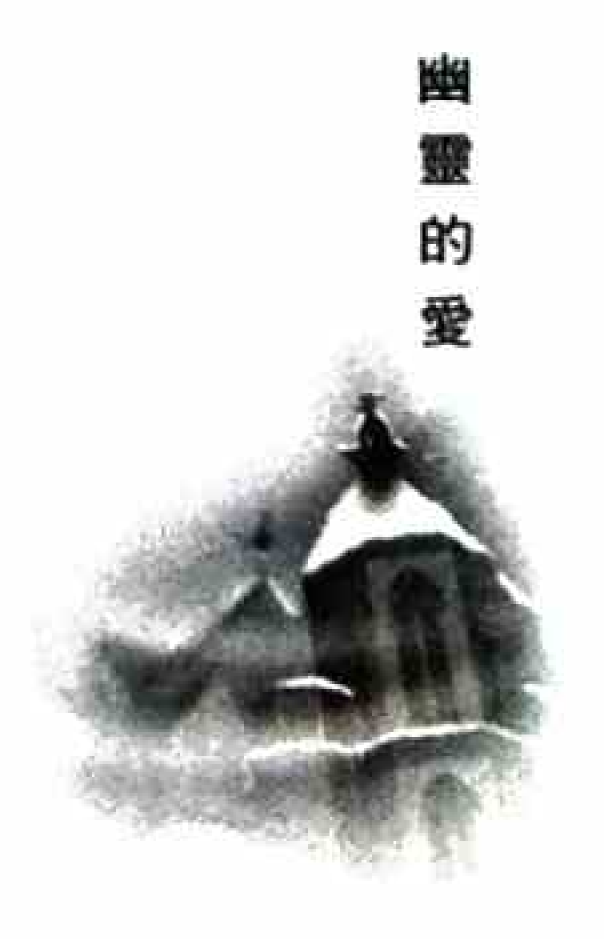
他摸索着穿過黑漆漆的樹林，終於出到明亮的草地。入夜後，風把厚雲吹散，白澄澄的月光照亮了四周。

在月光底下，眼前的禮拜堂看上去更加添神秘感，誠二甚至忘掉寒冷，入神地望着它的雄姿。

「如果帶着相機就好了……」

他很後悔，但沒奈何。總不能背着沉重的相機攀越圍牆吧！

看看腕表，十一點五十分。希望對方不要遲到太多……大致上，他認為讓男性



等待乃是女性的特權。然而萬一男人因工作而不得已遲到的話，女人卻氣得不肯開口，真是任性啊——誠二在古怪的地方發怨言。

令子對我有怎樣的看法呢？只是男朋友之一？確實也是。跟那個藤沢刑警相比之下，也許是我比較沒出息。不過彼此的年齡有差別，刑警和攝影人的職業也有差別就是了。

「很快的，我也會成為專家中的專家！」他喃語。突然因有人的動靜而轉過身來。

「嗨，好早哇。」穿着大衣的加藤昌美，不勝其寒似地站在那裏。

「很冷吧……有沒有可以避風的地方？」

「到這裏來吧。」

昌美牽起誠二的手，在禮拜堂旁邊繞了一圈，把他帶到一間小屋前。

「這是儲放煤炭和木柴的小屋。」

二人並肩坐在小屋前面的小凳子上。

「……你想告訴我什麼？令子也很擔心你哪。」

昌美死死盯着誠二，說：「我將被殺。」

「誰要殺你？」



「他們……」

「他們？他們是誰？」

昌美不答，突然全身哆嗦，冷不防一把抱住誠二。

「好可怕！我好怕呀！」

「沒、沒事的……振……振作些……」

雖然大吃一驚，但總不能隨便推開一個因恐懼而發抖的女孩，於是誠二輕輕摟住昌美，鼓勵她說：「來，鎮定些。」

——不知怎地，內心卻沒有不好的感覺。雖然覺得有點對不起令子，可是抱住女孩子時，突然覺得自己變成一個可信靠的男人般，心情大好。

「好了，有我在，沒什麼好怕的。」

正當覺得意氣風發時，突然背後傳來踏草的腳步聲。剛要回頭的當兒，腦部受人一擊，誠二發出短促的呻吟聲，咚地滾跌在地……

「半夜了。」

頭巾下的含糊聲音報告說——失去意識的令子躺在牀上，煤油燈光照着她。牀的周圍，十名同樣黑衣打扮的男人圍繞着她，一同俯視着令子。

「這女孩是最合適的。」

像是領袖的男人靜靜地說着時，其他男人默默地點頭。

「會不會太反抗了些？」

說話的是剛才差點兒讓令子跑掉的其中一人。

「你們太疏忽了，是你們不對。」

被人指責，那人默不作聲。像是領袖的男人說：「這女孩的勇氣、決斷力、行動力，將對我們有很大的幫助。」

然後，他靜靜地把手伸到令子的臉上面，用祈禱的語調說：

「願你成為我們的奴僕……」

誠二因劇烈的痛楚而禁不住喊出聲……怎麼回事？他媽的那麼冷！

誠二察覺自己倒在地面。

「對了……」想起來了。剛才和加藤昌美在一起……被誰打暈了。頭崩欲裂，不如宿醉的好。誠二悠閒地想着，慢慢地坐起身來。

「對了……昌美同學！昌……」

不需要環顧四周，昌美就在眼前。她俯面倒在那裏，一動也不動。誠二帶着希

望是做惡夢的心情，直勾勾地凝視那把插在昌美背上的刀柄。

千鶴悄悄反手關上玄關的門，奔向已經將近半夜十二點的深夜道路。

真倒霉！就是今晚，母親因感冒而不去洗澡；當她偷偷地溜出來時，卻跟提早回家的父親遇上了，以為她要出去夜遊，被狠狠地教訓了一頓。

等到雙親都熟睡時，已是這個時間！——令子不可能等到現在吧，但想到諾言就是諾言，大致上還是要過去那邊看一看……

跑在路上時，千鶴突然嗅到一股燒焦的臭味。是什麼呢？這麼晚了，不可能有篝火，而且那個味道逐漸加強了。

來到可以望見那幢空房子的所在時，千鶴佇立不動。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那幢大洋房在燒着！紅色火焰沿着黑色洋房的外牆激烈地狂舞。

「……不是夢啊！」她禁不住喃語。

「令子……」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乘風而來的火星，飛落到呆然佇立的千鶴身邊。

7 憂鬱的春

那天早上，在警視廳搜查一科，許多刑警在打大呵欠。他們重複着幾乎同樣的對話。

「喂，你的黃金假期過得怎樣？」

「實在——我是連假日也不休息的，老婆卻說什麼『跟父親的接觸不夠，現在的孩子跑去自殺』之類的恐嚇一番，只好帶他們去動物園囉。」

「這才打呵欠的吧？」

「對呀。你呢？」

「我當司機啊。開車去到伊豆，路上大阻塞，又眼睏，累死了。」

「唉，仔細一想，平時都把孩子丟下不管，用這種方式來贖罪也是沒法子的。」

「說的也是。每晚遲歸，見到孩子的睡臉時，覺得很內疚。」

這時，坐在旁邊的藤沢刑警瞪了兩人一眼說：「噓！」兩名刑警赫然閉嘴，回

去工作。藤沢悄悄用橫目去看大宅警部。

大宅彷彿沒聽見刑警們在交談般，臉一直望向明亮的窗外。然後倏地站起來，對藤沢交代一聲：「我去吃午飯。」

「我也一起去吧。」

大宅用手勢阻止準備動身的藤沢。

「不了，我有點事。我一個人去。」

他走了出去。目送他背影的一名刑警搖搖頭。

「警部看起來好寂寞啊。」

「對呀。」其他刑警點點頭。「已經三個多月了。」

藤沢一言不發，喝了一口涼了的茶。窗外，已經洋溢着五月的耀眼陽光。

「警部的女兒到底去了什麼地方？」

聽見鄰座刑警的話，藤沢沉默地搖搖頭。

出到外面時，大宅並沒有食欲，他信步溜達着，踏入附近的公園。他坐在板凳上，注視着噴泉反照着陽光在閃光飛舞的情景，大大聲嘆息。

「你就只會嘆息……」

傳來年輕女孩的笑聲，大宅赫然回頭。年輕的情侶在手挽着手漫步。年輕女孩

——見到十六、七歲，跟令子年紀差不多的女孩時，大宅養成了禁不住盯着看的習慣。當然，她不可能是令子。

「媽的！」大宅對自己罵一句。明明女兒失蹤了，卻什麼也不能做。

一月廿一日深夜，藤沢趕到醫院來。有個自稱刈谷千鶴的少女打電話到警視廳，由留下來工作的藤沢接聽。當千鶴告知有關令子準備去調查的洋房火燒了，以及打去令子的寓所卻無人聽電話的消息後，藤沢立刻飛到醫院來。

顧不了仍在療養中的大宅，嚇得推開護士坐進巡邏車，跟着藤沢趕回公寓去。可是，當大宅用鑰匙開門進去一看，並沒有令子的蹤影，牀也沒睡過的樣子。二人臉色蒼白，趕向火燒的洋房，抵達時整幢洋房已燒光了。

千鶴抽泣着說：

「萬一……令子在裏面的話……」

「是我害了她！因為我沒依時赴約……」

作好最壞的心理打算，大宅徹底調查火災現場。洋房太大，那是大工程，除了消防員外，以藤沢為首的刑警們一有空就趕來幫忙——可是，從廢墟裏連貓的屍體也找不到。

大宅如釋重負。那麼令子去了哪兒？不久就會回來了吧？等了兩三天，他的期

待落空了。傳媒之類的也報導了令子失蹤的消息，但沒有任何反響。

另一方面，加藤昌美在山水學園被殺的案件也增添了大宅的不安。最初，當地的警察逮捕了在現場的疑犯誠二，經過大宅的聯絡才消除誤會，釋放了誠二。可是，那宗案子又進入了迷宮的狀態，這回有好些家長趕來，把孩子帶走了，辦理退學手續。

然後二月、三月過去，新學年開始了，山水學園也迎接了與往日無異的日子。令子的名字還以「休學」的名義留在學生名冊上……

那段期間，大宅或藤沢當然不可能無所事事地等候令子歸來。

首先那幢洋房的業主受到調查。可是那人在十年前已去了外國，行蹤不明。名義上，這間物業已歸他的近親所有，但那業主從未來過這裏，也沒住過洋房。當警方結束調查時，他立刻出售那塊土地……

此外，他們也找過了令子告訴千鶴的談話中所提到的濱名——介紹林田和江去山水學園的人物。然而和江的父親也橫死了，終究不了了之。

大宅親自前往山水學園，仔細調查了圖書館的每一本書。和江在這裏發現了有關濱名的什麼資料——可是，費時三天的調查，卻連小小的線索也找不到。

那期間，藤沢重新調查從前在那幢洋房所發生的三名小孩橫死事件。可是，儘

管這宗案子留下多少疑點，卻找不着它跟令子的失蹤、以及山水學園的命案有任何關連。

如此這般，所有道路都堵塞了，其後只能等待有人呈報找到令子的消息一途。然後進入五月……登着令子照片的海報〈你認識這個人嗎？〉，也在全國警署的告示板上逐漸褪色。

「令子……」大宅喃語。「你要好好活着啊！」

「對不起。」

「啊？」

「刈谷千鶴小姐嗎？」

「是的。」

「我叫新村誠二——」

「啊！你是令子的……」

「是的。其實，有些事想向你請教……」

誠二在千鶴的家門前等她放學回家。

「本來可以請你進屋裏坐坐的……但一提起那件事我就挨罵。」



「有空的話，想請你喝杯茶——不，吃冰淇淋或朱古力芭菲也可以。」

「嗯，可以呀。」

穿校服提書包的千鶴，跟着誠二回到車站前面，走進一家小型冰果店。

「叫什麼都可以，不必客氣。」

誠二之所以少有地慷慨，是因四月時，收到山水學園寄來的攝影費酬勞——被令子的事充塞腦袋的誠二，把那件事給忘得一乾二淨了，然而無論對戀人的事如何牽腸掛肚，總不能什麼也不吃。

想到應該有點經濟上的幫助吧，於是打開信封，拿出裏面的支票，一看就瞪大了眼。五十萬！會不會是五萬的誤植呢？他數了幾次零的數字，的而且確是五十萬圓的支票。

翌日拿去銀行，見到存摺上有〈500,000〉的印字時，這才開始相信。蓋因這是他全部存款的倍數，變得慷慨也是理所當然的了。

誠二想到，這樣的話，即使兩三個月不做事也有飯吃了。他決定趁那期間努力搜尋令子的下落。

「——所以我想先來見你，直接問個清楚。」

「是嗎？我也很喜歡令子的……雖然才見過一次，但她真是好人。如果不上課



的話，我也想親自調查。」

「連你也失蹤就麻煩了。」誠二苦笑。「我從警局那裏大致上知道內情了，可以再詳細告訴我一遍嗎？」

「可以呀。」

「啊，冰淇淋溶化了，邊吃邊聊好了。」

讀者之中，也許有人怒目以視，認為令子生死未卜，而誠二相當逍遙自在，男人好無情啊什麼的。但人光是擔心幾個月是不能活下去的。

總而言之，誠二一直聆聽千鶴的敘述。

「——那宗火災的起因，結果不了了之是嗎？」

「嗯，據說是流浪漢起篝火引起的……」

「是吧。那種人最有辦法潛入空房子中。附近的人說看到燈光，可能是那個原因。」

「那麼令子……」

「她一個人走進去，被那些傢伙捉住……」

「怎麼可能！」

「因為她很魯莽的，叫她也不聽。」



誠二發牢騷時，千鶴吊起眼梢大聲說：

「什麼嘛！戀人可能遭遇不幸了，不是說牢騷話的時候吧！」

誠二嚇得瞪大了眼。千鶴馬上紅着臉，搔搔頭。

「對不起。我忍不住……」

誠二笑一笑。「你是好人哪——可以幫我的忙嗎？」

「好！」

「話是這麼說……應該從何着手，我也毫無頭緒。」

這時，千鶴突然想起什麼。

「哎，有件怪事。」

「什麼呢？」

「那塊燒過的地方，業主好像把地皮出售給別人了，現在在蓋新房子。」

「地點很好的關係。」

「嗯。奇怪的是，根本不知道在蓋什麼。」

「怎麼說？」

「是公寓還是私人住家，什麼也沒寫。」

「一看就知道了。」

「工地現場全體用布隱藏起來，看不見。」

「那就怪了。」誠二皺着眉沉吟。「好，我要親眼證實一下。你可以帶路嗎？」

「嗯！」

兩人迅速站起來。

「原來如此……」

從遠處眺望被防水布蓋住的工程現場，誠二點點頭。

「完全看不出是什麼，是不？」

「嗯……」誠二沉吟片刻。「你家裏有羽球拍嗎？」

「有。」

「可以拿來給我嗎？」

十分鐘左右，換上運動衫牛仔褲的千鶴，帶着羽球拍和羽球走來了。

「你要來做什麼？」

誠二從一臉好奇的千鶴手中接過球拍和羽毛球，說：

「看我的。」



他們走近火災之後依然留下的灰色石圍牆。圍牆繞着佔地圍成四方形。轉到後門時，有道小小的便門，大概讓工人出入吧，現在開着。

「漂亮。」

誠二迅速環視四周，拿起羽球用力扔進圍牆之內。

「你留在這兒。」

「小心！」

誠二從便門悄悄探臉去看。男人推着載滿混凝土的手推車從眼前經過，卻沒察覺誠二。待男人走遠後，誠二溜進圍牆內側。

火災的關係吧，地面的泥土像堆灰的顏色，石牆內側也燒成黑焦色。眼前被防水布包住的建築物，怎地相當高聳。換作普通建築物，約有四至五層那麼高。以私人住家來說，似乎太大了的感覺。

是高級公寓或小公寓？若是公寓的話，應該會有〈完成預想圖〉的告示版才是

——防水布被木樁牢牢地固定在地面，只有一部分做成出入口似地捲了上去。

「如果從那裏窺望裏面……」

想着時，從裏頭傳來人的談話聲。誠二沿着圍牆繞去建築物旁側，然後暗呼

「好極了！」因為用來固定防水布在地面的其中一根木樁鬆脫了，那裏形成一個空

隙。

誠二彎身，悄悄提起防水布，窺望內部……

眼前只是牆壁。誠二抬眼往上看之際，感覺到背後有什麼動靜。赫然從防水布探頭去回望時，距離二、三米之外有隻純黑的大狗。露出又白又尖的利齒，豎起耳朵，發出「嗚」……的低吼聲。

誠二駭然呆立。大狗矮身擺好隨時撲過來的架勢……

「沒問題嗎？」

圍牆外的千鶴忐忑不安。那叫誠二的人好像蠻認真的，卻有點冒失的地方……應說千鶴相當有看人的眼光吧？

「好遲呀。」

不可能連他也失蹤了吧，千鶴開始擔心。

這時，突然後面有人搭訕！

「你在幹什麼？」

千鶴嚇得差點跳起——一名年約六十，個子頗高的紳士站在那裏。他一定在那裏看了很久了，千鶴想。

「呃……我在等朋友。」

「是嗎？你住在這附近？」

「嗯，前面不遠……」

「那我們就是鄰居了。」

「啊？」

「我是這幢建築中的房子的業主。」

「哦……」

看起來很有錢，穿着名貴西裝的紳士在微笑。不過，軟帽往下戴到眉端，留着嘴上邊的鬍子，戴着淺色眼鏡，所以看不清楚表情。

「你叫什麼名字？」

「……刈谷……千鶴。」

遲疑片刻後，千鶴回答。

「千鶴嗎？好名字。」老紳士自言自語似地說。「你的朋友早點來就好了。」

他輕輕頷首，然後走開了。千鶴吁了一口氣。目送着老紳士的背影，千鶴突然有奇妙的感覺。那個步伐又利落又年輕。

——說不定，那位紳士其實很年輕。他那把鬍子會不會是假的？



當見不到紳士的背影的同時，誠二從便門跌撞着衝出來。

如果那狗用後肢站立的話，恐怕有誠二的肩膀那麼高。多半是獵犬吧？腳很長，胴體變細的流線形，銳齒。如果被牠咬到喉嚨的話，大概一下子也撐不住吧。獵犬發出嗚嗚的低吼聲，往誠二接近。誠二禁不住舔唇。必須設法跑掉！可是突然移動的話，狗會撲上來——他一步一步往橫滑着走。獵犬跟着他改變方向，毫不疏忽地擺起架勢。

也許不應該改變身體的方向轉往後門。獵犬雙腳踢地，向他攻擊。

「嘩！」

誠二喊一聲，下意識地把手裏的羽毛球拍舉向前。真是幸運！獵犬的銳齒咬住球拍的網。牙齒咬住了塑網的狗，掙扎着甩掉它。誠二全力奔跑。沒餘暇去考慮會不會被工人見到。

他忘我地衝出便門，一把揪住千鶴的手往前飛奔。

「快跑！」

「——沒事了。」

氣喘如牛的誠二說：「抱歉，嚇到你了吧？」



「到底發生什麼事？」

誠二把狗的事說一遍。

「羽毛球拍糟塌了，我買過還給你。」

「那種事算了。」千鶴笑着說，然後把那位紳士向自己主動搭訕的事說給他聽。

「唔哼。」誠二若有所思地沉吟片刻，突然靈機一動的樣子。「有沒有旅館或空房間，可以看到那邊的門？」

「這裏沒有旅館呀。從我小時候的朋友的家可以望得見，但距離頗遠的……」

「遠沒關係。今晚一個晚上罷了，可以讓我使用房間嗎？」

「我問問看。她姐姐結婚了，應該空出一個房間來的。」

「拜託了。」

幸運地，交涉進行順利，於是二人走上那家二樓的一個房間。打開窗口一看，確實有一段距離，卻能很清楚地看完那房子的門。

「好，足夠了。我要回去預備一下，兩三小時就回來。」

「你想做什麼？」千鶴覺得心裏嘣嘣跳。

「你不知道我是幹哪一行的嗎？我可是專業攝影家哦。」誠二咧嘴一笑。



誠二回到那個房間時，已經過了晚上七點鐘。肩上掛着相機和鏡頭的箱子，手裏提着三腳架和什麼長型的盒子。

「你帶了什麼來？」

他對滿臉驚訝的千鶴說：「做生意的道具。你可以不回家嗎？」

「我說要跟這家的孩子一起唸書，所以跑了出來。」

「是？那就馬上準備啦。」

誠二把相機固定在三腳架上，拆掉標準鏡頭，從長型盒子取出五百毫米的長鏡頭。

「是五百毫米的。借來的東西。有這個的話，那麼遠的距離也能拍到大特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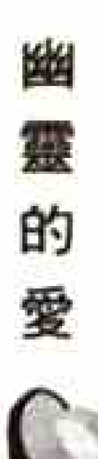
「可是已經晚上了。」

「沒問題。這是高感度底片。黑暗的地方也能拍到。」

「你要拍什麼？」

「在那裏出入的每一個人——看到他們飼養那種兇猛的狗，看來那位紳士並非尋常之輩。我想他一定會趁晚上不引人注目的時候到那邊去。」

在窺望取景器的誠二喊：「有車！走運了！」



一部林肯牌或什麼的大型外國車，橫靠着停在門前。快門自動連續地掉下去。

「有人從工程現場出來了……好幾個……三個……不，四個。也有女的……那個是——」

誠二倒抽一口涼氣。快門作響。千鶴禁不住問：

「怎麼了？」

眼睛離開了取景器的誠二，臉色有點蒼白。

「車子開走了——剛才所拍的照片，我要立刻沖洗出來看看。這附近有沒有照相館？」

「有。步行五分鐘左右。」

「我想借用暗房。肯不肯讓我使用呢？」

「沒問題。」千鶴笑笑。「那兒的孩子是我的初中同學。」

誠二笑着說：「你有很多朋友哪！」

——店已經關了，照相館的主人很爽快地借出暗房給誠二。

誠二走進暗房期間，千鶴跟那家的女孩聊天。戴着深度近視眼鏡的女孩名叫典子，她興趣盎然地問：

「千鶴，他是你的男朋友？」

「啊?不是啦!」
「哦?不是蠻帥的嗎?有型!」
喜歡使用流行語來表現，是典子的習慣。
「是?」
「別裝蒜了!如果不是男朋友，這個時間還陪你幹嘛?」
千鶴苦笑。
「有許多內情……」說明起來可沒完沒了。「他已經有很出色的戀人了。少操心。」
「是嗎?都不好玩的!」
誠二肯定是心地不錯的人。如果做戀人會怎樣?突然有那個念頭，千鶴慌忙打消了。怎麼可能!已經有可愛的令子在了。
「我呀，前些時候戀愛了。」典子用誠懇的調子說。
「不是很棒嗎?怎樣的人?」
「在學會的校外交流時認識的男孩……」
「嘿，很正派嘛。」
「所以呀，我一見就鍾情了。整個人輕飄飄的感覺好棒。第二天——是第二天

哦——見到他跟另外一個很漂亮的女生走在一起。」

「啊，那麼……」

「好過分啊。僅僅維持了一天的夢。起碼希望持續一個星期左右嘛。」

典子每次都是這副德性，千鶴在內心忍俊不禁。易熱易冷，換作物理用詞，即是「導熱率」很大。不過，好處是失戀的衝擊也不會持續太久就是了。

千鶴還沒有談戀愛的經驗。她總覺得同年的男生們看起來很輕浮，所以不想認真地交往。她認為年紀稍大，可靠的男人比較適合。

即使同樣可愛，同樣好身段的女孩，也有令男性眼前一亮而受吸引，以及不受吸引兩種。那是某種與生俱來的氣質，並非穿上花哨的衣服就能引人注目。

從這點來看，令子就有那種出眾的儀表，而千鶴沒有。千鶴也有自知之明，她沒想過要勉強自己去吸引男生的注意……

從暗房出來的誠二，手裏拿着還是濕的大張印相紙，乃是一個多小時以後的事。他的眼睛在發亮。

「怎麼樣？」

「你看這個。因我擴大了底片的一部分，粒子很粗。」

有點粗糙感的照片，可以見到前面是車頂和開着的車門，以及正要上車的人



影。千鶴「啊」了一聲。

「站在這個人後面的，不是令子……」

「你果然這樣認為嗎？我也想到可能是，這才趕着印相的。是側面，被這男的身體擋住了些……」

「但是令子呀。一定是她！」

「好！既然你也這樣覺得，那就錯不了了。」誠二大大嘆一口氣。「……她還活着。好極了！」

千鶴察覺誠二的手因過度激動而顫抖着。突然覺得有點嫉妒的感覺。令子好幸福啊，有人那麼想念她……

那時，有個人影走上大宅警部所住的公寓樓梯。

不疾不徐的步伐，上到三樓時，沒有人氣的走廊響起腳步聲，走向並排着的門。

那人影在寫上〈大宅〉的名牌門前止步。

大宅剛剛一個人吃完了晚飯。吃飯時間不規則，乃是工作上的關係所致，自從令子失蹤以後，更加胃口盡失。身為父親的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不應該把她牽入事件的搜查的。」

這三個多月來，同樣的事不知想了多少次。她才十六歲，通常應當是想着學校考試啦、男朋友啦、什麼私人秘密之類的事。不讓她干預兇殺案乃是父母的責任——大宅如此自怨自艾，甚至考慮辭退警部的工作。

玄關的門鈴響起時，大宅正在收拾飯桌。趕忙洗洗沾了油的手，嘀嘀咕咕地走向玄關。

「這個時間會是誰……」

他站在門前問：「誰？」沒有答覆。他聳聳肩，開了鎖，把門拉開……

大宅呆然佇立在原地。

令子俏生生地站在眼前。

8 空白的日子

有一種「中元和新年一同來到」的說法，而當令子回到大宅寓所那一天，就等於「中元加新年加聖誕加兒童節加成人日加敬老日加勞動節……」即是一整年的節日加上秋天祭典那般的騷動。

除了誠二、千鶴和藤沢刑警之外，所有方便的部下全都叫來參加了慶祝派對。附近的餐廳和壽司店把最好的食物送上門來，大家又吃又喝又跳舞，連大宅也隨着音樂跟令子大跳歡樂舞。

大吃一驚的是樓下單位的人。

「究竟你們在幹什麼？」

以為是的士高開張了吧，於是過來探個究竟，卻被大宅拉住不放，終於喝個酊大醉，回家後被太太懲治了一頓。

誠二和藤沢的喜悅自是不在話下。彼此的情敵意識顯露無遺，跟在令子身邊互相瞪眼，叫令子大感為難。



「你不在時，我寂寞得快死了！」誠二說，藤沢更誇張：「我已經死了！」

「那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用微波爐復甦的！」

說得就像自己是冷凍食品一般。

此外，所謂的派對當然無酒不歡，當酒精開始發作時，他們忘了本來的目的，變成純粹是為喝酒而來。現在的情形也不例外。

派對是從半夜開始的，凌晨三時左右，已有不少人醉倒了，稍微安靜下來。

「嗚呼，大騷動哪。」

令子終於獲得釋放，拿着可樂的杯，跟千鶴兩個逃回自己的房間。

「令子……」千鶴認真地說。「你回來了，我真的好開心！」

「謝謝。」

二人笑臉相迎，互相碰杯。

「乾杯！」

二人在令子的牀邊並肩坐下來。

「令子呀，我只是接到你回來了的通知，卻沒聽說什麼。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三個月來，你做了什麼？」



「嗯……那個呀……」令子困惑地說：「我也搞不清楚。」

「怎麼回事？」

「我記得那晚跟你約好在那幢洋樓前面碰頭的事。」

令子把在洋樓中，被幾個穿上黑色修道服的男人襲擊而失去知覺的經過告訴了千鶴。

「過後，那裏就燒光了。」

「嗯，我聽爸爸說了。」令子點點頭。「然後過了三個多月……在那段時期所發生的事，我什麼也記不起來。」

「怎麼可能……」千鶴驚呼。

令子露出為難的笑臉，說：

「那是真的嘛。只有時間過去了的感覺，可是那期間……就有一片空白的感覺。」

「那你是怎麼回來這兒的？」

「我只清楚地記得，在澀谷車站前面的人潮。在那裏有突然從睡夢中醒來似的赫然。」

「然後就回來了？」



「對。其間的事，我拚命回想，可就怎麼也想不起來。」
「奇怪了……是不是一直沉睡不醒……」
「沒有那個可能。」令子霍地站起來，把可樂杯擺在桌面，輕輕踏着舞步。
「瞧？倘若我睡了三個月，腳會變弱，就不能做到這樣了。」
「說的也是。」
「所以呀，我想答案只有一個。」
「什麼呢？」
「失憶。」
千鶴瞠目。
「不會吧！」
「雖然失蹤長達三個月的事很少有，但也並非沒有先例。」
令子就像在說着別人的事似的。
「其中也有人失蹤幾年，有一天突然回來的。」
「那種人在那幾年間怎麼了？」
「好端端地生活呀。完全忘記了以前的事。某日，因着某種契機就想起一切了。當然因人而異，有些人就因而忘記了那些年所發生的事。」

「那麼，你也是那樣嗎？」

「唔，假設是那樣時，你大致能了解吧？」

「可是，這件事跟你被那班黑衣人捉到的事怎樣聯繫起來呢？」

令子嘆息。

「如果知道，我就不必勞神了。」

「也是……」

「啊，好累！」令子伸個大懶腰。「疲倦是肯定的。因為我是從澀谷走路回來的。」

「走路？為何——」

「我沒帶錢呀。沒法子。」說着，令子赫然。「對了，口袋裏可能有什麼……」

她開始檢查剛才穿着回來的衣服和大衣的口袋。

「當我察覺時，身上穿的是去那幢洋樓時所穿的服裝。那是冬裝嘛，穿在身上好熱好熱，回到這裏已汗水淋漓……不過，不可能一直穿着它吧，有人洗過，也不太破舊——啊，有東西！」

千鶴一起窺望令子手邊的東西。

「是張火車票哪。」



「這個站名……是去山水學園時下車的車站啊！」

「哎呀！那麼一來——」

「日期是……昨天的。」

「你是從那兒來的呀！」

「看來是了。」

令子抱頭苦惱。啊，究竟怎麼回事，根本摸不着頭腦！

「該睡了吧？說不定睡醒就想起什麼來了。」

「也好。可是好怕。」

「怕什麼？」

「我怕醒來時，又會置身某個完全陌生的環境。」

「不會的！」

二人揚聲大笑起來。令子搭住千鶴的肩膀。

「千鶴……讓你擔心了，抱歉。」

「沒有的事。我們不是朋友嗎？」

「謝謝！今晚——說起來，已經三點半了。怎辦？留下來過夜嗎？」

「也好……明天要上課呀。」

「請假算了。」令子作出壞提議。「我叫爸爸打電話去你的學校，說你因公事而請假。那樣做不是公開了嗎？」

千鶴笑了。

「偶爾沒關係——就這麼辦！我打電話回家好了。」

「那我去把多餘的牀墊搬來這裏了。」

二人出去一看，大人們都已醉倒在沙發上高聲打鼻鼾。令子搖搖頭。

「男人真是的！」

二人走向大宅的臥室，從日式壁櫥把牀墊和毛毯拿出來。

「千鶴，你拿那邊的枕頭和牀單出來吧。」

「OK。」

令子抱着大牀墊，運去自己的房間，噠地擺在地上。突然有誰的手從後面伸向她的肩膊——

「嘩！」

回頭一看，誠二站在那裏。

「怎麼嘛，別嚇唬人！」

「抱歉抱歉！……好極了。想到萬一你真的有所不測的話，我心都亂了！」



「真的？趁我不在，你不是跟其他女孩去玩了嗎？」

「傻瓜！」誠二氣勢洶洶地叫嚷，令子嚇翻了天。

「對不起對不起！」

「我真的好擔心……即使睡下了，一想到你現在可能遇到危險……我……」

「明白啦。對不起！」令子悄聲低語着說。

冷不防，誠二用力抱緊令子吻她。令子有一瞬躲身欲逃，但立刻放鬆力氣由他抱着。那不是嘴唇輕碰的吻，如此用力而熱切的吻，乃是第一次……

拿着毛毯和枕頭的千鶴，正要走進令子房間時，見到相擁的二人，急急退出房門外。

「……好幸福啊，令子。」

她喃語着，心裏一痛——對。千鶴有點嫉妒了。

「你幹嘛……」千鶴對自己說。「你又不受歡迎！」

然後擠個開朗的笑臉走進房間。令子把頭靠在誠二胸前，陶醉其間。

「嘿，你們兩個！」

令子和誠二慌忙分開。千鶴吃吃地笑。



「喏，這是照片。」

誠二把放大的照片拿給令子看。

令子回來的第二天，不知何故，警視廳搜查一科有許多刑警宿醉不醒。

針對令子的說明，大宅和藤沢頭都大了。

本來以為只要令子回來了，就能掌握山水學園一連串事件的線索，然而關鍵人物令子卻什麼也不記得，實在沒有辦法。

這時，誠二提起那堆廢墟正在重建，不知何故用布隱蔽着的事；自稱業主的怪紳士的事；以及用高感度底片拍到從那裏出來的男女照片的事。

「你說我在這個地方？」

「你仔細看看吧。喏，這個……」

令子用放大鏡去細心端詳那張照片。

「是不是你？看到這個時，我知道你還活着，不知多高興哪。」

大宅不悅地發牢騷：「幹嘛不通知我？」

「沒法子呀。昨天才拍到的。我正想通知的時候，就接到警部先生的電話，說令子回來了。」

「是嗎……怎樣？令子，想起什麼？」



令子從照片抬起臉來，說：

「這個不是我。」

誠二眨眨眼。

「你說不是你？但——」

「是很像，卻不是我。喏，你看她的頭髮，髮型不同，比我的短。我的頭髮不可能在幾小時內就長得這麼長的嘛。」

「會不會是戴假髮？」

「若是假髮的話，仔細看就看出來了。我想這是真頭髮吧。」

「可是……」誠二目不轉眼地盯着照片。「好相像啊！」

在旁聽着的千鶴取笑他說：

「把戀人和別的女人搞錯了，行嗎？」

誠二搔搔頭皮。

「無論如何，那幢房子很可疑。」大宅盤起胳膊。「但又不能毫無理由的搜查。」

「爸爸，你看如何？爸爸去租用那個拍到這張照片的房間，然後用長鏡頭日夜監視，檢查所有出入的人物及車輛。怎樣？」



「唔，可能這是好辦法。」大宅轉向千鶴。「是你朋友的家吧。可以介紹嗎？」

「當然！」

「好，立刻安排廿四小時的監視體制，藤沢，由你去分組。」

「是。」

「好了，還有沒有其他手段呢？」大宅沉思。

「這部車呢？」令子問。

「現在過濾着名單。」

「很大的車，大概是林肯牌吧？不是很多吧？」

「還有，那個業主的出身來歷。」誠二說。「那邊絕對有蹊蹺。因為有兇猛的惡犬……」

「那些都在叫人調查着。業主、施工團體、承包的建築公司等。」

「以爸爸來說，動作很快哪，不是嗎？」

「胡說什麼！」

「還有，關於我這三個多月的空白……」令子把昨天發現的車票擺在桌面。「線索就只有這個而已。」

「向車站員查詢一下，可能記得什麼。我來查查看。」

「噢，不用了。我自己去問吧。」

「自己去？」大宅看着令子。

「對呀。我想明天就去——」

「你去幹什麼？」

「什麼什麼……討厭！爸爸，我是山水學園的學生啊！」

「那個拉倒。」

「拉倒？」

「退學吧！」

令子瞪大了眼。「爸爸！」

「上東京的高校好了。」

「可是——」

「沒有可是。如果你去了那邊，肯定又要開始學人家做偵探！絕不允許！」

「開什麼玩笑！來到這個地步，爸爸叫我什麼都不要做？沒有可能！」

「不行！你還沒吃夠苦頭啊！三四個月生死未卜，叫全天下人擔心……不准再學人家做偵探！」



「太過分了！」

令子強烈抗議，可大宅充耳不聞。

生氣的令子怒吼：「老頑固！偏激！石頭！」

大宅的決心無法動搖。

「那好。」令子宣言。「我要跟誠二私奔！」

「喂喂！」誠二大吃一驚。然而大宅輕描淡寫地帶過。

「也不需要私奔。同居或結婚好了。」

令子忘了生氣，呆若木雞。大宅接下去。

「那麼，幾時舉行婚禮？沒有住處的話，我把公寓租給你們。如果生了小孩，我有空就過去幫忙看孫子。」

「爸爸，你瘋了？」

「總比你被壞人捉了，或是殺了好得多吧。」

令子投降似地嘆一口氣。

「比出勝負了吧？」誠二笑着說。

「開什麼玩笑！」令子氣忿不已。



令子、誠二和千鶴三個人，在警視廳附近的餐廳吃午餐。

「別生氣啦。你父親是因為擔心你才那樣說的。」

「儘管如此……」

「何不索性依他的話去做？」

「依他的什麼話？」

「即是我們結婚——」

說了一半，誠二閉口。因為令子用可怕的眼光狠狠瞪住他。

「不過，有個長得跟令子相似的女子，也真不可思議哪。」千鶴說。

「可不是？你是不是有個孖生姊妹？」

「沒有哇，那種東西。」

「那是相似的他人了。」

「那也很怪呀。像我這樣的美人，應該不是太多……」

誠二稍微假咳。

「總之，我是不會就此罷休的！」令子說。

翌晨，送走大宅後，令子把行李收拾好，然後坐在桌前寫信：

「爸爸：

抱歉。爸爸為我擔心，我很開心，我想是理所當然的。不過，你叫我現在置之不理，我實在辦不到。不是嗎？我想知道這三個月來，在我身上發生了什麼事，我在什麼地方過着怎樣的生活？在我知道一切以前，我實在不能安心睡覺——我要回去山水學園。我會十分小心，絕不胡來，請放心。

令子」

她不認為父親會因此而放心，但只能這樣寫了。

老實說，回來的事使令子不安。被那些男人捉去的三個多月期間，到底自己身上發生了什麼事？實在耿耿於懷。那些究竟是什麼人？為何擄走自己？被一羣來歷不明的傢伙捉到了，卻如此精神奕奕地跑回來，的確有微妙的不安。搞不好……自己之所以失去記憶，是因遇到比死更可怕的經歷，不是嗎？

不過，不管如何過分的事，都必須提起勇氣去面對。令子這樣下定決心。

寫完信，把它擺在客廳桌上時，門鈴響了。

「是！」

「是我。」誠二的聲音。



「噢，怎麼了？」

打開大門，令子大吃一驚。誠二拿着相機袋和旅行袋站在那裏。

「你要去旅行嗎？」

「嗯，是你爸爸叫我來的。」

「我爸爸？」

「他說你快要出門了，叫我陪你一起去。」

令子不禁回頭去看客廳桌上的信，心裏一熱。

「你還沒預備？」

「等我一下，馬上就好。」

令子拿起那封信，撕破丟掉，重寫一封新的信，只有一行。

〈爸爸，謝謝你。令子〉……

令子他們從火車下來時，已經入夜了。

沒有其他乘客，二人走出車站的檢票處閘口。令子把自己帶着的那張車票拿給車站員看，問他記不記得自己的事。

「這，不清楚……」車站員搖搖頭。「明天早上你再來看看。有別的工作人員



在，不妨也問問他們。」

令子道謝一聲，出到外面。

「有車嗎？」

「好像沒有。」

令子環視車站前面。

「我已打電話通知學校了，應該會來的……」

這時，一部相當陳舊的車咯噠咯噠地開過來，在二人前面停下，一名乍看像獵人的五十開外男人從駕駛位探臉出來。

「你們是去山水學園的嗎？」

「是的。」誠二回答。

「上車吧，那邊的校長叫我來的。」

「學校的車呢？」

「發生故障了，修理要花時間，所以打電話叫我來。」

「那真不好意思。」

二人坐上後座。車不僅外表殘舊，裏面也殘舊，開動時全車搖得很厲害。

「好驚人的座墊。」



「真的。」

二人想悄悄說的，卻被開車的男人聽見了。

「搖得很厲害，對不起。」他有點愧疚地說。「走一段路就會好一點。」

誠二和令子對望一眼，聳聳肩。

「——誠二，怎樣？今晚去住那間旅館嗎？」

「嗯，就這麼決定。總不能在學校過夜的吧。」

「對呀。」

「懇請你千萬小心。」

「知道啦。」

「當務之急……」

「那位車站員不是叫我明天早上再來嗎？我把行李放好後再過來看看。」

「是嗎？那我也——」

「不用啦，先轉去旅館吧。有房間嗎？」

「應該有吧，又不是旺季。」

「藤沢先生給旅館聯絡了吧？」

「我今晚給他電話好了。」

令子靠在坐得不太舒服的靠背上。真是久違了。

可能會留級一年，也許不能跟南條由紀子同房了。然而學校規模小，總有機會見面談天的。

第一次覺得，去學校是件快樂的事……

令子笑了一下，望向黑暗的窗外。驀地蹙一蹙眉。「這條路……」

「啊？」

「不對……這不是去山水學園的路！」

「什麼！」

二人赫然望向開車的男人。

「喂，停車！」誠二大聲喊。「你想去什麼地方？」

「這部車呀，」男人愉快地說。「是開往那個世界的直通車！」

話一說完，男人打開車門，一轉眼就從車子裏跳了出去。

車子繼續跑着。大概做過手腳吧，速度完全不減低。

「媽的！跳車吧！快！」

令子解開車鎖，拉動把手，但車門一動也不動。

「打不開！」



「我這邊也是。畜牲！」

誠二探前身子，企圖移到前座去。窗外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

「快，誠二！」

誠二終於滾進駕駛席，握住方向盤，猛踩煞車掣——無效！踩了好幾下，根本不奏效。

「煞車掣失靈了！」

「怎辦？」

「這道門應該能打開的。你也到前面來。只能從這裏跳出去了！」

車燈照出的前方，是條小小的山道。蜿蜒逶迤，而且凸凹不平。誠二拚命操縱方向盤。

令子嘗試越過前座的靠背，由於車身搖晃太厲害，不太順利。頭碰到車頂，腳撞向窗口什麼的，玻璃開始破裂。

——好不容易才成功地滾進前座。

「好，我開門了！」爬到前座的令子準備打開旁邊的門。

「——這裏也不行！」

「媽的！那只有我這邊的門能開了。」



「誠二，你跳下去！」

「你怎辦？」

「待會我跟着跳。」

「可是方向盤一旦放手的話，不曉得會怎樣……你能不能穿過我後面？」

「我試試看。」令子打側身體，穿過誠二背後。她伸手去開那道車門。

「——打不開啊！」

「明明剛才那傢伙跳下去了的……」

「一定是弄到它開過一次就自動上鎖了。」

「好傢伙！這樣一來，唯有設法跑過去了！」

「加油啊！」

誠二聚精會神地拚命握緊方向盤。山道彎曲得令人目眩，左拐右彎。

「誠二……」令子屏息。

前方有塊大石堵住了路。誠二擺動方向盤。車子偏離正道往下跑，接着的瞬間，車子飛出懸崖，垂直往下墜落。



9 再往山水學園

「令子又去了山水學園？」

「嗯，今天早上。」大宅警部苦笑着說。「真是的，不明白父親的心情，莽撞的傢伙！」

「是嗎……」千鶴點點頭。

「對不起，難得你來看她了。」

「沒有什麼。」

「要不要進來坐坐？家裏什麼也沒有。」

千鶴有點顧忌，結果還是走進大宅的寓所裏。大宅為她泡了一杯咖啡。

「是即溶咖啡……你有兄弟姊妹嗎？」

「沒有。」

「即是獨生女了。雙親大概很嘮叨吧？」

「對呀，回家遲了就會挨罵。而我還沒交朋友又開始操心。」



「喃。不可能沒有的。」

「不，因我相當『男仔頭』的關係。」

「是嗎？令子那小妞倒是沒有那種擔心，卻是不要命的叫人傷腦筋。」

「那可能是警部先生的血統……」

「也許是吧。她有點那方面的才能，有時我也帶她去犯罪現場看看的。不料她因此得了偵探病——我也有一半的責任就是了。」

「可令子很懂事，沒事的。」

「唔……想是這樣想，可怎樣懂事也好，十六歲就是十六歲，以殺人犯為對手時，畢竟太年輕了些。」

大宅的表情陰沉下來。然後看看時鐘。八點半。

「她應該抵達山水學園的了。我吩咐了誠二，抵埗了就打電話回來……」

千鶴把咖啡喝完，說：「那我也該告辭了。」

「是嗎？對不起。我想她會寫信或給你電話的。」

「嗯。失禮了。」

千鶴離開以後，大宅獨自微笑。相當識大體的好女孩，可是——如果把這樣的乖女孩牽入搜查工作，萬一有什麼的話，都不知怎麼對她的父母致歉才是。看來在

這宗案子解決之前，別讓她太靠近令子的好……

「那小子說會打電話回來，到底在搞什麼！」

正當不耐煩地抱怨着時，電話作響。

「說曹操——是，大宅——啊，是校長嗎？你好。這次的事讓你操心了——給大家添了麻煩——啊——令子還沒到？」

大宅禁不住握緊話筒。

「是的。」傳來水元校長那穩定而擔憂的聲音。「其實，學校的車去車站的途中發生了故障——遲了十五分鐘左右吧。車站前面已沒人影……」

「她確實打過電話，說是那個時間到埗的嗎？」

「是。而且我們問過車站閘口的人，他說是有兩個像他們的年輕人下車了。」

「說不定他們去了旅館——」

「那邊也查詢過了。可是好像沒有客人到過。」水元校長有點愧疚地說。「一定是走岔了路吧。」

有一瞬，大宅臉都白了，但馬上回復鎮定。

「明白了。我來聯絡當地的警察好了。」

「希望沒什麼事……」



——校長收線後，大宅當場癱坐在地，抱頭罵了一句：「他媽的！」

千鶴趕路回家。雖然家裏已知道她今天去找令子，但若太晚回去的話，肯定沒好臉色看。

令子和誠二一起走了——事先沒告訴自己一聲，千鶴禁不住覺得有點寂寞。她並不是嫉妒二人在一起，但起碼應該交代一聲才是嘛。

實際上，二人是今早出發的關係，而千鶴去了學校，大概無從聯絡吧。即使心裏明白，千鶴還是覺得不過癮——也許畢竟有點呷醋吧。

來到住家附近時，背後有車接近，千鶴靠邊停步。

「你不是千鶴小姐嗎？」

「啊？」

嚇得回頭一望，塗黑了的大型林肯車後座絞下車窗，探臉出來的，乃是自稱那幢工程中的建築物業主的神秘老紳士。

「你是刈谷千鶴吧？」

「是。」

「記得我嗎？」



「嗯。」

紳士依然戴着蓋到眉端的軟帽，以及淺色眼鏡。

「府上就在附近是嗎？」

「就在前面不遠。」

「是嗎？因我白天很忙，抽不出時間來看施工的情形，因此晚上才來。」

千鶴暗忖，到底這人是為何目的才說這種話的？不過，是他主動搭訕的，稍微提問題也不會被懷疑吧？

「究竟那邊在建什麼？」

老紳士笑一笑。「你想知道嗎？」

「因為……它隱蔽起來，不讓外邊看到嘛。」

「並沒有隱蔽起來。」他笑了。「只是不想給鄰居添麻煩。晚上也開工的關係。」

「晚上也開工？」

「我趕着要的，所以日夜開工……怎樣？如果有興趣的話，例外讓你參觀也可以。」

「啊？」意想不到的話，使千鶴瞪圓了眼。

「怎樣？現在跟我一起去望一望如何？你家就在附近是不？看五分鐘就能回家了。」

千鶴覺得心跳加速。這一定是「陷阱」！不能接受他的誘惑！自己會像令子那樣，被人家帶去別的地方！

「來，上車吧。」

老紳士打開車門——察覺時，千鶴已沉身在林肯房車寬敞而豪華的座位上。

千鶴彷彿可以了解令子不聽大宅的話，不要命地撲向冒險的心情。想到越是危險，它的魅力越大。

車子舒適地跑着，很快就來到工程現場前面。

司機為她開車門。彷彿變得有點不可一世的愉快心情。

「來吧。」老紳士催促千鶴。「很暗，小心點……那裏面倒是很明亮的。因為是廿四小時輪班進行工程的關係。」

「到底在建什麼？」

「看了就知道了。」老紳士促狹地笑着。「從這裏進去吧——稍微低下頭去。」

千鶴從一個猶如窗簾般的入口鑽進去。



確實，裏面別有洞天。從黑暗的外頭進到明亮處，不由得瞇起眼睛。老紳士的手搭在千鶴的肩上。

「這是我的秘密建築物。」他說。

千鶴的眼前只有灰色的石牆而已。她慢慢地用眼睛追視高處……

「這是……」

太意外了，千鶴瞠目結舌。

「是的。這是一間禮拜堂。」老紳士自豪地說。

令子不住地咳嗽的當兒，醒了過來。她眨了幾下眼睛，模模糊糊地打量四周。好像是山上小屋之類的地方。鑲板的牆壁和地板。只有十個榻榻米大的簡單小屋。令子察覺自己躺在一張薄棉被上面——為何自己會在這裏？

令子赫然坐起身來。

「誠二！」

對了，連人帶車從懸崖墜落下去……掉進河裏。幸好踢破玻璃窗，水流進車內，這才能打開車門。倘若窗口不打破的話，外面的水壓推擠車門，門就打不開了。

二人都從車子逃脫出來了，其後置身急流之中，只是拚命掙扎。不久就因喝到

水，呼吸困難而失去知覺……

「這裏是……哪兒？」

是誰救了自己？這裏不可能是天國吧。

「天國若是如此寒酸，太令人失望了。」令子喃語。驀地察覺自己穿着一件十分粗糙的、洗褪了色的單和服（浴衣）。看似男性衣物。大概是救自己的人幫自己穿上的吧。想到就臉紅。

總之，誠二的事令人在意。當她準備從被窩站起來時，冷不妨小屋的門拉開了。

「啊，你醒啦。」

一看就知道是這間小屋主人的山男。穿着舊牛仔褲，以及像是手做的皮夾克。頭髮仿如遇過颱風般亂蓬蓬的，留着邋遢鬍子，予人「叔叔」的印象，仔細地看時，好像還很年輕。

「——我去河邊捉魚。想到等你醒了就煮給你吃。」

他手裏的籃子傳來魚跳躍的響聲。

「幸好你獲救了。發現你的時候，還以為你死掉了。」

「呃……是你救了我的嗎？」



「對呀——我發現你掛在河岸上，我只是讓你把水吐出來而已。」

「多謝你。」令子深深一鞠躬。男人愉快地說：

「在說什麼呀！歡迎你回來才是。」

令子瞠目。回來？

「你不見了，我拚命到處去找。」男人接下去說。「還以為你永遠不再回來了，已準備放棄——真的好開心。」

令子徒有困惑的分兒。

「呃……對不起……」

「什麼？別說得像外人似的。咱們不是夫婦了嗎？」

這更叫令子大吃一驚。不是嗎？被一個素昧平生的男人說這種話，不可能若無其事。

令子呆然的表情，男人也察覺到了。「喂……你……難道把我……」

令子吞了一口唾液。

「我叫大宅令子。你是不是把我認錯是別的什麼人？」

男人困擾地嘆息，走上前來，然後在令子面前盤腿而坐。

「聽我說吧。」他說。「一月底的事。下了大雪的翌日，我一大早就離開這間

小屋，要到鎮上去買石油。天氣轉晴了，但冷得凍僵似的。當我正要度過谷川的河流時，發現有人半埋在雪堆裏。那個就是你。」

一月底——被那些黑衣人襲擊是一月廿一日。那麼說，我被帶到這附近了，令子想。

「我以為你死了，以為你是迷了路，死在路上的。可是走近一看，你還有呼吸。於是慌忙把你帶來小屋，脫掉你的濕衣服，生火保暖——總算死不了了。其後三天，你發高燒，我不能離開，又不能叫醫生。因為要到有電話的地方，走那條雪道也費時半天。」

男人稍微在回想似的歪歪脖子，再接下去。

「不過，三天之後燒退了，我也鬆一口氣。然後當天晚上，你終於醒了。」

令子禁不住環視小屋內部。就如剛才醒過來一樣，那次也是在這裏醒來的嗎？可是……想不起來，完全不記得！

「可是，無論我問什麼，你只是呆呆的，什麼也不答。你從哪裏來，叫什麼名字，為何倒在那個地方？——總之一問三不知，只會搖頭。外表看你像是城市少女，身上沒帶任何可以查出身分的東西。真是傷腦筋啊！總而言之，你大病初癒，不能馬上走動，於是我叫你留下來好好休養。我想不久之後，你可能想起什麼，我

就帶你去鎮上，說不定你就知道什麼了。」

令子入神地聽男人說話。他的話裏含有說服力，不像是說謊。

「——可是今年特別多雪，我能帶你到鎮上去，乃是進入四月的事了。而且最初不可能去到鎮上。這些山道——還稱不上是路的山道，必須步行半天以上。我讓你在附近練習走山道，然後在四天前，才第一次把你帶到鎮上去。」

「四天前……」

「是的。到了鎮上，我先去警察局，因我想到可能有人呈報失蹤案。我叫你在警局前面等我，然後走進去。可是裏頭只有一個新來的警員，什麼也不懂。他說大人物要在一小時以後才回來，於是我想待會再來，先出去外面找你……但已不見你的蹤影。」

男人暫時中止說話。嘆一口氣又繼續。

「我四處找過了，哪兒都找不到你。最後去到車站一問，他們說一個好像是你的女孩，買了去東京的車票搭火車走了——我好失望。倘若你想起一切那倒沒關係，可是總該告訴我一聲嘛。」

「啊……」

令子也無話可說。自己恢復記憶，乃是回到東京，在澀谷的人潮中的事。那

麼，自己是怎樣搭上去東京的列車的呢？

「說來奇妙。你身上應該沒帶錢才是。然而你買了車票。是誰給你錢的？」

被他一問，令子也傷腦筋。真正想知道的是自己——儘管如此，這人的說話好像是真的。

「對不起。」令子再鞠躬。「我什麼也不記得。蒙你相救的事，在這裏生活的事，以及搭火車去東京的事，完全記不起來。我想起自己是誰的事，乃是抵達東京以後……」

「那麼，你想起自己是誰，卻忘了我嗎？」

「對不起。」

男人苦澀地喃語：「唉，好無情啊。」

「承蒙相救——而且救兩次——真是感謝。」令子盡量用真感情說，然後赫然。「你剛才說……我們是夫婦？」

「嗯。」

「那是……呃……」令子語塞。

「三個月之久，咱們兩個同居一室。嗯……自然而然就這樣了。那個你也不記得？」



男人有點落寞地說。令子一直低着頭，不讓他看到自己蒼白的臉。我跟這個人……是真的嗎？怎麼可能！倘若有過那種事的話，不可能忘記的！可是……萬一事實真如他所說的一樣呢？

令子想起誠二的事。

「有人跟我一起掉進河裏。你有見到他嗎？」她問。

男人狐疑地搖搖頭，說：「好像沒見到哪。」

「是個年輕男子。」

「不曉得。他是你的……」

令子遲疑片刻，低聲說道：「朋友。」

「哦……總之，你差點淹死在河裏。稍微再睡一下的好。」

「我不能這樣做。我想家父也很擔心……這裏是哪一帶？」

「什麼哪一帶……」

「在山水學園附近嗎？」

「你知道那個地方？」

「我是那裏的學生。」

「是嗎……山水學園的話，要越過一座山。」

那麼說，我可能是從山水學園逃出來的，令子想。在那所和平的學校中，倘若隱藏了什麼秘密的話……

「求求你。請帶我去山水學園！」

「那個沒問題……今天太陽已經下山了。明天我帶你去吧。」

「是！」

「總之，現在你先躺下來休息一下吧。」

令子聽話地鑽進被窩裏。

「啊，陽子，我……」說到一半，男人突然打住了。「你不是陽子……你說你叫令子是嗎？」

「嗯。」

「是嗎……因我不知道你的名字，所以一直管你叫陽子。你叫我三郎好了。」

「知道。」

「我本來在這一帶出身，現在是受委託，從事防止山火之類的工作。」

自稱三郎的男人走出去了。同一時期發生太多事情，令子反而什麼也不能思考。

誠二死了嗎？不可能！他一定活着的。他那種人是不會死的！



可是，萬一那個三郎真的跟我……想到這裏時，令子的心情非常沉重。

「令子又不見了？」

打電話到警視廳的千鶴聽了大宅的話，臉都白了。

「是的。」

「可是……誠二先生不是也在一起嗎？」

「兩個都失蹤了。」

「啊！」

話筒差一點從千鶴手裏掉下來。

「有沒有……線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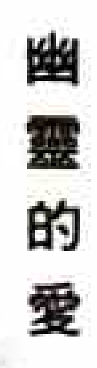
「目前沒有。我準備待會就去那邊看看。」

「我可以一起去嗎？」

「不行，不行！」大宅嚴厲地說。「萬一你有什麼三長兩短的話，我該怎麼向你的雙親交代？」

聽他這麼一說，千鶴也無言以對。

「你為她擔心，我很高興。」大宅改變語調，溫柔地說。



「路上小心。令子他們一定沒事的。」

「謝了。」

「啊，還有——」

千鶴急忙把昨晚被帶到那個工程現場的事說一遍。

「禮拜堂？」

「是的。他說他是跟什麼宗教團體有關的人。」

「對方特地邀請你去參觀了？」

「是的。」

「然後平安無事地讓你回家……」

「是的。他說完成以後，務必去他那兒玩玩。」

「哼，很古怪啊。」大宅喃語。「不過，你可不能學她去做那種莽撞的事。如今沒什麼倒不打緊，萬一就這樣被帶走了怎麼辦？」

「對不起。」

「那種事倘再發生的話，不能一個人去了。請聯絡藤沢，明白嗎？」

「是！」

——趁着午休時間打電話的千鶴，連吃午飯也提不起勁了。



令子和誠二失蹤了……究竟發生什麼事？二人平安嗎？她覺得這不是去上課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兩位朋友生死未明，自己能夠做些什麼呢？

「對了。」

那位老紳士在分手時告訴她：「你可以隨時來玩。」

那就去看看好了。因為那紳士肯定在某個地方有所牽連的關係。

可是，不是剛剛才被大宅警部囑付過嗎？千鶴想。確實，可能有危險在等候着。但仔細一想，令子和誠二都在豁命地戰鬥着！

「必須營救令子和誠二！」

下定決心時，千鶴回到教室，以不舒服為理由提出早退，離開了學校。

千鶴說出口來為自己打氣。

「不要緊嗎？」走在前頭的三郎回頭問。

「不要緊。」令子喘着氣說。

「再一段路就結束登山。其後就輕鬆了。加油吧。」

「是。」

實際上是連續着不是路的道路。怎麼說都好，令子是都市長大的，相當吃力，

卻不能在這裏倒下去，於是勉勵自己繼續攀山越嶺。

「──好了，這裏登山結束。」三郎站住了。「休息一會吧。」

「嗯……」

令子在旁邊的岩石上一屁股坐下──好寧靜。只能看見草和樹木。冒了汗，微風吹來卻很涼快。

「從這裏走十五分鐘就到了。」

三郎和令子並肩坐下，說。

──二人暫時沉默地坐着。

「你昨天提到的……那叫誠二的男人……是你的戀人？」三郎終於開口了。

令子默默地垂下眼睛。三郎也不再追問下去。

「──走吧。」三郎站起來。

二人撥開樹叢，拉着樹根一路走下山。

「喏，那邊。」

往三郎所指示的方向看去，可以看見山水學園的那座禮拜堂。令子心裏湧起懷念之情。明知現在不是那個時候，但一想起同室的南條由紀子的臉孔時，卻壓抑不住心中的雀躍。

「來，走吧。」

在三郎的催促下，令子加快步伐。下完斜坡的地方，有小河流水。

「奇怪。」三郎歪歪脖子。

「怎麼了？」

「不，在這種地方，不可能有河流的……」

「是嗎？」

「這座山中的事，就等於自己家的庭院一樣。微小的事都不會看漏的。」

「那麼這河流……」

「沿着它去看看。」

二人逆流而上，沿着小河往前走。看來是從學校那邊流出來的。

「——喂，你看！」三郎說。那條水流，好像是從人工水路出來的。

用磚頭做成拱門狀，前面多半是學園裏面的樣子。

水路約有一米半高，彎着腰就能進去。

「看樣子是通往學園裏邊的呢。」三郎側着頭說。「這玩意兒是幾時……」

「總之，先去看看再說。」令子裏面的偵探蟲好像睡醒了。

二人踩着流水，往那條暗暗的通道前進……



10 復甦的恐怖

「造了還不太久哪。」

在幽暗的隧道中，三郎的腳濕了水，但邊走邊說。「內側的磚頭也還未長苔。到底是誰造的呢……」

「好像是通往學園內的。」

水浸到腳脖子的令子，一邊跟着三郎走，一邊被某種奇異的恐懼捉住。這水的觸覺、水聲、幽暗的隧道……對，我曾走過這個地方！可是幾時、為何會走過，她卻想不起來。

不可思議的是，記憶沒有復甦，只有無以名狀的恐懼很清楚地想起來了，這使令子的步伐沉重起來。

「——怎麼了？」

察覺令子落後了，三郎回頭。

「你沒事吧？」



「嗯……」令子重新振作，嘆一口氣。「我沒事，對不起。」

「要回去嗎?也不必勉強從這種地方……」

「不，沒關係。從這裏去的話，一定有東西。我有那種感覺。」

「好吧。那就走了——不會太長吧。瞧，前面稍微明亮了些。」

聽他這麼一說，發現水路深處泛白，可以見到光線。令子稍微鬆一口氣。

「小心足下。」

「是……」

再前進了十米左右，感覺到冷濕的空氣中不時有乾風從外面吹來。看來出口就在附近。

「馬上就到了。」說着，三郎突然『啊』了一聲。

他崩倒下去。

「怎麼了?」令子奔上前。

「不要過來!」三郎銳聲阻止她。『留意你的腳畔!』

令子赫然止步，凝目去看。從水流露出一排如鐵劍般朝上的尖物。就如防盜用的植入圍牆那種東西。在黑暗中，若不留意可看不見。

「你受傷了嗎?」



令子小心翼翼地跨越它，扶起倒在水中的三郎。

「嗯……我踩個正着。畜牲！」

三郎痛得歪着臉，脫掉受傷的右腳的鞋子。令子「啊」地叫了一聲。

恰好是腳底的柔軟部位被刺中了的樣子，血流如注。因是刺穿鞋底的關係，肯定相當尖銳。

「必須止血……傷勢很嚴重啊。」

「幫我抽出褲帶來……對。把它……」

三郎咬緊嘴唇，用褲帶把大腿一帶勒緊。

「回去好嗎？」

「不……回去也不能護理。就這樣到學校去吧。」

「對不起，為了我而遭到這種不幸……」

「別在意。肩膀借我……對。」

令子因三郎的體重而步履蹣跚，拚命扶着他往前走。

可是走了幾米路，令子停步。以為是外面的光，其實是小燈泡，水路從那裏變成傾斜的陡坡，延續下去。

「糟糕……怎麼辦？」





「外面的風的確是從裏面吹來的，應該不會太遠……」
「那個陡坡你上不去吧？」
「不太可能。你一個人能上去嗎？」
「大概可以。我的身體輕嘛。」
「那麼，我留在這裏。你一個人去吧。去叫學校的什麼人來。」
「你一個人沒關係嗎？」
「在山中生活，這點傷是免不了的。」
三郎勉強擠個笑臉。在燈光照射之下的臉很蒼白，浮起脂汗。
「好吧。那麼……那邊的石頭突出來……你坐在那兒……我馬上就回來。」
「拜託了。」三郎點點頭。
令子知道他出血很嚴重，不太放心丟下他。但是自己留下來也做不了什麼，必須快些去把什麼人叫來，送他去醫院。
「小心啊。」
令子背向三郎，開始爬上傾斜的水路。腳很滑，不能如願往前。當然水流不斷。
令子決意匍匐而行。全身立刻濕透了。可是匍匐而走時，相當順利地往前了。



頭頂上可以看到一個鑲上鐵格子的活板門。再一段路！水淹着眼看不見的令子，拚命甩着頭盡力爬向前。

「到了！」伸手碰到鐵格子時，禁不住歡呼。她用力一推，格子門發出咯嗟聲往上打開了。令子費力地從洞孔爬了出去。

「嗚呼……」

全身濕透了，自己也覺得樣子狼狽。可是現在顧不了那麼多了。受傷的三郎在等着。

「這裏是哪兒？」毫無印象的房間。空蕩蕩的灰色混凝土房間，相當寬敞，卻連一張桌子也沒有。是沒使用的房間嗎？奇怪的是有安裝燈泡……

也有窗戶，卻釘上木板，完全封閉。

「對，這裏是禮拜堂。」令子喃語——可是，這裏關閉了，應該無人使用才是。那為什麼有燈光，而且有流水呢？

水是從地下水管流向水路的樣子。換句話說，除了這裏以外，還有房間在使用了，不是嗎？

「總之先找人……」

必須趕快護理三郎的傷勢。令子打開房門。走廊也跟房間一樣是灰色的，沒有

任何裝飾。令子開始瞎闖。說是禮拜堂，其實建築物並不太大。

令子驀地止步——聽見什麼。好像是歌聲，低低的，有如囁嚅……是讚美歌嗎？這是禮拜堂，聽見那種歌聲並不稀奇……

聽到那歌聲時，剛才在水路途中感覺到的恐懼又復甦了……

到底怎麼回事？我在害怕什麼？就因不知其所以然，恐懼感更加深了。

令子跟着父親看過好幾次殺人現場。她不會因些許的事而怕得發抖。然而……現在站在這個地點時，她全身發抖，額頭沁汗。

這裏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突然感覺到背後有人的動靜，令子轉過身去。

身穿長黑袍的男人站在那裏。

千鶴握着書包，來到那個禮拜堂的施工現場。

提出早退的事若被父母知道，大概很生氣吧？但不能在意那種小事了。令子和誠二失蹤了。身為好友的，不能見死不救！

午休的關係吧，施工現場沒有人影。從門口悄悄窺望，聽不見談話聲。千鶴悄悄然走進去。

她記得上次誠二在這裏被惡犬所追，所以很留心。沒有狗的動靜。千鶴從捲起的一部分入口走進裏面。

突然有人擋在眼前，嚇得佇立不動。

「啊，是你呀……」

那位老紳士站在眼前。

「你你好。」千鶴拚命擠出親切的笑臉。「呃……上次你說，我隨時可以來玩玩……」

「好哇，太歡迎了。」老紳士用力摟住千鶴的肩膀說。「可是，不用上學嗎？」

「啊……今天只需上午上課。」

「真的嗎？」老紳士忍住笑意。「坦白地說吧。你是逃學出來的吧？」

千鶴老實地點點頭。老紳士笑了。

「那就好。偶爾逃學一次沒關係。」他拍拍千鶴的肩。「上次沒時間帶你參觀。今天讓你進去看看好了。」

「已經建好了嗎？」

「還不完全，大體上完成了——來吧。」



在老紳士的催促下，千鶴邁步。稍微打開正面那扇高大的門，從縫間鑽進去。千鶴屏息一瞬，打量裏面。高高的天井，兩旁牆壁鑲上色彩鮮艷的彩色玻璃。並排的椅子。在分開中央的通道深處，造了一個祭壇。新木的香味撲鼻而來。

「——如何？」老紳士問。

「太棒了。」千鶴一半由衷地說。「可是……祭壇上沒有十字架呢。」

「十字架最後才立上去。」

「是嗎？」

「我們會將有歷史淵源的十字架運過來，到時這間新禮拜堂就完成了。」

「幾時可以竣工？」

「還有一個星期。」

「那麼快？」

「是的，剩下的只是做些結尾工作而已。」

二人慢慢地往通道深處的祭壇走去。

「你是……牧師先生？」千鶴問。老紳士笑了。「不是不是，普通信徒罷了。」

「是基督教嗎？」

「唔——應該怎麼說呢？……」老紳士想了一下。「有點不同的宗派吧。這個

談起來有點困難，不提也罷。」

「是……」

二人站在祭壇前面。老紳士一直仰視祭壇，彷彿自言自語地說：

「在這裏建禮拜堂，是我長久以來的夢……現實終於實現了。」然後望望千鶴。

「要不要去裏頭的房間休息一下？」

「可是打攪了您……」

「不必介懷。來吧。」

來到這個地步了。千鶴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心情邁步。從祭壇旁邊的門走出來，是個會客室之類的小房間，已經擺設了沙發和櫥架，可以使用了。

「坐吧。喝什麼？咖啡可以嗎？」

「嗯。」

老紳士用熟練的手勢為千鶴泡咖啡。

「好了，今天為何又想到這裏來呢？」

他一邊說，一邊在千鶴對面的位子坐下。

「沒有……特別的理由。」

「是嗎？你好像有非常憂心的事掛在臉上呢。是不是有很擔心的事？」



千鶴遲疑片刻。不顧一切地說出來看看好了，她想。這樣沉默下去不能打開門路。

「我的朋友失蹤了。」

「那可擔心了。」

「嗯。我想如果來了這裏的話，或許知道什麼……」

「為何這樣想呢？」

老紳士邊說邊從外套口袋掏出一個舊式的有鎖鍊的懷表，若無其事地懸吊在手中，開始慢慢地移動鐘擺。

「因我看到一名跟我失蹤的朋友長得一模一樣的女孩，從這裏走出來。」

「那就奇怪了。你那位失蹤的朋友，叫什麼名字？」

「大宅令子。」

不知何故，千鶴的眼睛被那個搖擺不停的懷表吸住了。

「還有，一個叫做新村誠二的人也……」

「那男的是你的戀人嗎？」

「是的！——不！誠二先生是令子的戀人。」

怎麼回事？有點愛睏似的……眼皮很重。懷表在搖動。向左，向右。是我在動

嗎?表停止了——不可能的事。

「可是，你的內心喜歡那叫誠二的男人吧?」

「不，沒有可能的事。」

「坦白地說。你會覺得很舒暢的。」

表在動……不，是我在搖……

「嗯，我喜歡他。」

「對。坦白最重要。心情變輕鬆了吧?」

「非常輕鬆。真的，坦白最重要。」

「你嫉妒那叫令子的女孩。」

「是……」

「如果她不在了，誠二就是你的。」

「嗯。」

「你恨令子。」

「恨……」

眼前模糊了。身體仿如遇到大浪而顛簸搖動的小船。

「你恨得想殺了她。」



「想殺了她……」
「你想殺了令子。」
「不……嗯……是的。」
「你要殺了令子！」
「殺了令子……」
突然眼前一黑——千鶴軟綿綿地倒在沙發上。
老紳士咧嘴一笑，喃喃地說：「太簡單了。」
然後拎起房間角落的電話。

千鶴赫然醒來——這是哪兒？沙發、會客室……
「你醒啦？」
回望聲音來處，老紳士正從門口走進來。
「啊……我……怎麼了？」
「大概疲倦了吧？你喝着咖啡聊聊天，不知不覺就睡着了。」
「對不起。厚着臉皮……」
「反正是沒使用的房間，沒關係。」

「我睡了多久？」

「唔，一小時左右吧。」

「我該告辭了……」

「是嗎？歡迎你隨時再來。」

「謝謝。」

「我送你到門口。」

二人穿過禮拜堂，出到外面。

「那麼……」

「再來玩吧。」

「是。」

「早日找到你的朋友就好了。」老紳士說。目送他走回去施工現場後，千鶴走出大門。

「對了。」

我是為了調查令子和誠二的事才去那兒的，竟然睡着了，真沒出息！

「但願他們平安無事。」千鶴喃語。

千鶴困惑了。一想到令子時，不知怎地覺得很噁心，想嘔吐。



千鶴感覺到某種來歷不明的恐怖。

「警部。」

大宅抬起頭來。藤沢刑警兩手各握着一杯紙杯咖啡站在那裏。

「喝杯咖啡如何？」

「謝謝。」

大宅啜着咖啡。

火車緩慢地走在多隧道的山地上。

「還有半點鐘左右吧。」藤沢在他對面的位子坐下說。

「唔……」大宅一直望着車窗外起伏的山巒。

「警部。」藤沢搭訕着。「令子小姐沒事的。上次她還不是好端端地活着。她是女超人嘛。」

大宅微微一笑。

「多謝。你這麼一說，我的心情輕鬆多了。」

「說不定她現在捉到兇手了。」

「真是個擾人的傢伙。」大宅苦笑。「這次回來的話，我要把她放進籠子



裏！」

「你要讓她跟那叫新村的年輕人訂婚嗎？」

「跟那個攝影師？」

「他是個相當懂事的好青年。」

「也是。」

「有點迷糊的地方，畢竟是年輕的關係吧？」

「唔……大概是吧。」

「如果訂了婚，她就不會亂來了。」

「那樣做，就能治好她的偵探病了吧。」

「那個只有上帝知道了。」

「靠不住。」

「老實說，我也是令子小姐的夫婿候選人之一呢。」藤沢笑笑。「只不過，我從小就認識令子小姐——總是產生不了戀人的感覺。」

「我也不想她和警官在一起。偵探和警官，生下來的小孩會怎樣？光是想到就害怕。」

「可不是？」藤沢笑了——大宅知道藤沢正在設法引導自己的心情放鬆，他很

感激。

「大宅先生……」

呼喚聲使大宅回過頭去，車長站在那裏。

「有什麼事嗎？」

「對不起。您是警視廳的大宅警部嗎？」

「是的……」

「在前一站接到傳言。可以麻煩你來一趟車長室嗎？」

「好的。」大宅站起來，向藤沢交代一聲：「行李拜託了。」

他跟着車長後面走。

穿越兩個車廂，出到有車長室的車廂去。車長打開隔門，讓大宅過去。

「在那邊的信封就是了。」

「這個是嗎？……這裏好暗哪。」

「燈泡壞了——到乘降口的地方去看如何？」

「就這麼辦。」

大宅出到明亮的地方，從信封取出內容。車長繞到大宅身後，拆下乘降口門的搭扣。

「這是什麼玩意？」大宅瞠目——從裏面出來的，乃是《日本發現》的手冊。

叭噹，車門開啟了。車長用力去推大宅的背。

黑衣人出現在眼前，令子佇立不動。好像是那天在那幢洋樓襲擊自己的男人之一。而他居然出現在山水學園，意味着……

「你在這兒幹什麼？」男聲出乎意外地溫和，不是責問的語調。

「啊……我……」

「不是濕漉漉的嗎？怎麼搞的？」

「啊……我不小心掉下去……」

「會感冒哦。這可是重要時期哪。」

「對不起。」

「快去換件衣服的好。」

「嗯。」

「我會挨校長老師罵的。」

校長老師！那麼，水元校長也是這班人的同夥了。究竟山水學園怎麼樣了？

這時，傳來一把熟悉的女聲：



「怎麼了？」

站在那裏的，乃是水元校長的秘書笠原良子。

「啊，笠原小姐。」黑衣人回過頭來。「這人全身濕了——」

「唷，到底怎麼啦？」

笠原良子毫不客氣地走近令子，赫然屏息——令子察出，黑衣人誤以為自己是那個誠二拍到的跟自己長相相似的女孩，但是笠原良子識穿了！她會怎樣？令子直直接住笠原良子的視線。

「——哎呀，傷腦筋。」笠原良子搭住令子的肩膀。「來，我帶你去更衣。」

「是……」

令子順服地邁步。笠原良子低聲喃語：「默默地走！」

二人在走廊角頭轉彎。笠原良子揪住令子的手臂，迅速把她帶去旁邊的房間內。是個堆滿毛毯啦牀單之類的小房間。

「笠原老師……」

「到底為什麼跑回來？」笠原良子的語氣嚴峻。「難得我豁命地讓你逃走了！你那麼想死？」

「慢着！」令子說。「究竟怎麼回事？山水學園——大家都沒事嗎？」



「大宅同學，你……」

「我——失去了記憶。」

令子簡扼地說明，自從被黑衣人捉住以後，直至回到東京恢復記憶為止之間的事，她全都忘記了。

「是這樣啊……你一定是太過恐懼，所以才忘記一切的。不過，你是萬萬不能回來這裏的。」

「可是——」

「總之，你不能留在這裏。事情以後再說。你先藏在我的房間——來，出去吧。」

門打開時，二人呆立不動。兩名黑衣人叉腿擋在眼前。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笠原老師。」剛才那男的說。「我一直懷疑你，也向校長呈報過了……你果然背叛了。來，乖乖就範吧——喂。」他對另外一名黑衣人說。

「你來捉住那小妞，懂嗎？」

令子擺好架勢，準備踢向對方的脛骨——另一名黑衣人從衣服下面掏出一條粗鐵棒，冷不妨向那名作勢撲向笠原良子的男人頭部奮力揮落。

鏘！發出鈍聲，男人輕易地暈倒在地。



令子和笠原啞然。黑衣人脫下頭巾——誠二咧嘴一笑。

「誠二！你活着啊！」

「那還用說。我不會那麼容易死的。來，快點收拾這個傢伙。」

三人合力把男人拖進小房間，綁住他的手腳，把他推進毛毯山堆下面去。

「會不會窒息？」令子問。

「人是不會那麼容易死的。」誠二說得十分輕鬆。「來，快逃吧！」

「啊，對了，三郎他——」

「三郎？他是誰？」

「呃……曾經是我丈夫的人。」

令子的話，叫誠二目瞪口呆傻住了。

「哎呀，那件事待會再說吧！」令子慌忙說——看來三個人有必要好好溝通一下，把話講清楚。

總之，現在必須回去三郎那邊。

三人走出小房間，留意四下情形，在走廊上急急往前走。

11 脫離危機

當大宅警部得悉信封的內容只不過是普通手冊時，他立刻察知危險。眼前的乘降口車門突然開啟，車長的手推他的背時，他用力握緊旁邊的握棒，這才倖免滾跌下去。

「好傢伙！」

車掌提起一隻腳，想把大宅踢下去。大宅立刻伸出一隻手，用力捉住他的腳脖子，不顧一切地往上抬起。

「嘩！」

車長喊一聲，栽倒在地。大宅迅速站好，撲向車長的當兒，見到他手裏的刀在閃光，連忙躲開。

「投降吧！」

車長跳起來，亮出刀子。大宅閃到一邊，同時用腳去掃他的小腿。對方的身體往前仰……





「嘩啊！」

車長發出悲鳴，從乘降口滾跌下去。列車剛好來到鐵橋上，大宅從乘降口探身去看，見到車長從鐵骨夾縫間墜落到下面的谷川去——那樣子必死無疑。

大宅擦去額頭的汗。真是千鈞一髮。正要回去客車之際，發覺有「咚咚」聲響。環視一下，好像是洗手間裏面。打開門一看，內衣褲打扮的男人手腳被綁，嘴巴被堵着「嗚嗚」地叫着。

「——那麼，那個車長是假冒的囉？」

聽完大宅的敘述，藤沢臉色大變。

「就是這麼回事。」大宅點點頭。

「你沒什麼吧？警部。」

「當然。沒事才能平安回來呀。」

「說的也是。可是……再也不能疏忽大意了！」

「可不是。」大宅搖搖頭。「我搞不懂……」

「不懂什麼？」

「他們怎知道我們的行蹤？我們是急着趕出門的。」

「說起來也是。」藤沢歪歪脖子。『看來敵人有個龐大的組織哪。」

大宅望向窗外。

「——令子可能已經活不成了。」

「警部！」

「你不認為嗎？我是警官。他們連警官也想殺，可見相當毒辣。令子和新村……」

「不要胡思亂想，警部！」藤沢生氣地說。「可見對方也在着慌了。被令子跑了，所以着慌了，不是嗎？」

大宅微笑着看藤沢。

「明白了，謝謝你。」

他很感激藤沢為自己打氣。老實說，大宅想到要做好萬一的心理準備——令子從小就很莽撞行事，而她從來不受傷，應該說她得天獨厚，有天生的運氣，可是這次的對手太強了。

如果她能大步跨過就好了……大宅想，倘若令子平安歸來，他願意給她雙倍的零用錢。

「哈啾！」令子打個大噴嚏。



「沒什麼吧？」誠二擔心地問。「滿身濕淋淋的，是不是感冒了？」

「沒什麼啦。一定是爸爸在講我的壞話——趕快。」

令子、誠二和笠原良子三人穿過走廊，走進那個從地下道出來的無人房間。

「我是從這裏進來的。」

「那你記得了吧？令子同學。」笠原良子說。

「啊？」

「我是從這裏放你走的。」

「是這樣嗎？好像有點印象。」

「這裏通往什麼地方？」

「某個後山吧。總之趕快。三郎的傷勢很嚴重啊。」

誠二好像非常在意那個聽不慣的名字，但先決條件是逃離這裏。首先拉起那個水的吊門格子。

「留意足下……」

令子率先走下去——水流下面滑溜溜的，一下子就滑了腳，就像坐水車般一口氣滑到下方去。她又全身濕了，總算平安着地。

「難道搬到豐島園遊樂場了？」她嘀咕着，驀地抬起頭來喊：「三郎！」

「我在這兒。」

傳來回音。放眼一看，發現他蹲在旁邊的暗處。

「你沒事吧？」

「還好……我聽到人聲，所以躲起來。你那邊怎樣？」

「裏面好像不得了了——」

話沒說完，笠原良子和誠二先後迅速滑落下來，揚起很大的水花。三郎瞠目。

「喂！——這是人的排水口嗎？」

沒時間自我介紹了。笠原良子看了三郎的腳傷，說：

「必須去醫院才行。」

「你知道？」

「我有護士的資格呀。總之不能留在此地。卻又不能回去學校……」

「回到我的小屋，那裏有簡單的藥和繃帶。」

「那就走去那兒吧！誠二，你來幫忙扶他一下。」令子說。

誠二用複雜的表情點點頭。他讓三郎的右臂繞去自己的脖子後面，嘿一聲拉他起來。

「唔！」三郎呻吟。



「你沒什麼吧？」

「啊……你就是誠二？」

「嗯。」

「是嗎？」三郎自此噤口不語。四人開始走向地下道的出口。

「小心腳畔！」令子敦促大家留意那些使三郎受傷、驅趕侵入者的尖刃。

「走到小屋有段距離，你可以嗎？」令子擔心地問。

「這點小傷沒啥大不了的。」三郎對她微笑——誠二心中思潮起伏，不太平靜。到底這人是誰？令子說是「曾經是丈夫的人」……

所有人拚了命的關係吧，回小屋的路程出乎意料的近。

「到了！誠二，你把三郎扶到這邊……」

令子急急鋪好地鋪，誠二把三郎放下來，笠原良子馬上着手護理傷口。

「——萬一破傷風就性命攸關了。」

「那倒沒問題。我接受了破傷風的預防注射。」

「好極了。只要沒有感染細菌……」

令子和誠二在稍遠的地方守望着，終於四目交投。

「你為何——」



「你怎會——」

二人同時開口，中斷後，一同噗哧而笑。終於產生逃出危機的安心感所致吧。

「我碰巧掛在岩石上。」誠二說。「後來總算爬到岩石上面去了，當時是夜晚，兩旁又是懸崖峭壁嘛，實在去不到上面那條路。我知道去到下流就能出到鎮上，但沒有沿路的岩石。往上流卻能順着岩石走，想到總比什麼也沒做的好，能走多少就多少。危險的關係，我等到天亮才出發，走了一段路，懸崖變低了，可以攀上去，也就不顧一切地爬了。可是很不容易，途中差點掉下去，掉下去就完蛋了。這時，你的臉在我眼前閃現……告訴我說『誠二，加油！爬上去的話，我就嫁給你！』……」

令子苦笑。

「在說什麼呀！認真一點！」

「明白啦。然後總算爬上去了。那裏是大森林，根本猜不到那裏有什麼。我就隨便瞎闖——」

「怎麼樣？」

「突然出到了山水學園後方。完全是偶然，說是上天的引導有點誇張吧。」

「那又怎麼啦？」



「想到終於獲救了。因為抵達目的地了嘛——我從樹叢跑出來，正要往後門去的時候，門開啟，那個穿黑衣的男人出來了。我伏身不讓他發現，可說千鈞一髮之間。想到他們可能就是你所提起的那班人，不由得毛骨悚然。那班人居然在山水學園！於是我決心，必須設法摸進去調查一下。」

「你應該回到鎮上去通知警方才是。」令子皺眉頭。

「想到萬一你又被他們捉住了，我怎能分心去想那種事？」

他這麼說，令子也沒有不悅。

「然後我沿着圍牆，從稍微崩裂的地方溜了進去。」

「你竟知道有那種地方啊。」

「拍照的關係，我走遍學園的每個角落呀。可是天色明亮期間不能出去，於是我躲在後院的樹林裏……到了傍晚肚子好餓啊。」

「貪吃鬼，討厭！」

「因為前一天我什麼也沒吃呀！於是我溜進廚房，悄悄偷走了一份晚餐。我以為禮拜堂那邊沒人，就繞去那兒，躲在暗處把食物塞進肚腹，不料釘了板的門嘎然開啟，那個黑衣人走了出來。已經天黑的關係，以為對方看不見我，誰知盛湯的杯掉地，對方察覺了，喊聲『是誰！』然後跑過來。」

「怎麼樣？」

「經過一番大決鬥，終於打倒了對方！」

「真的？」令子瞪大了眼。誠二嘿嘿地笑。

「不，其實是他自己被石頭絆倒，跌倒的當兒頭碰到大岩石，暈厥了。」

「怎麼，我就覺得奇怪。」

「總而言之，我把他拖到後方的樹林中，脫去他的黑袍，一看之下……」

「他是誰？」

「你也記得吧？歷史教師弓原……」

「弓原老師！」令子啞然。那位獨身又瀟灑的教師……

「總之，我把他五花大綁，堵住嘴巴，拖到圍牆外面，先綁在樹林深處的樹上，然後回到學園，換上他的黑袍潛進去。」

「那個禮拜堂，是他們的大本營哪……」令子沉吟着說。「可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傳來笠原良子的聲音。

「其他的讓我來說。這人必須送去醫院，暫時忍耐一下沒問題吧。」

「笠原老師，山水學園究竟怎麼了？」



笠原良子隔了半晌才說：

「山水學園呀，它本來是惡魔崇拜的教團所建立的學校啊！」

令子和誠二啞然地對望一眼。

「惡魔崇拜……難怪作出那種裝扮。」誠二喃語。

「到底目的何在？」令子問。

「教團的目的，當然是為了增加信徒了。就跟基督教一樣。唯獨那個教團的情形，他們不惜任何手段——包括殺人。」

「殺人……為何殺人？」

「林田和江之所以被殺，是為了祈願計畫成功而做了祭品——因此全體教團的成員每個人刺她一刀以求成功。」

令子禁不住閉起眼睛——笠原良子接下去。

「同一時期，東京也有一名少女被殺。在跟林田和江相似的地點，不過，東京沒有積雪，因此她在百貨公司的人造樹林裏被殺。」

「那個叫做三好惠的女孩是嗎？」

「是的。」



「她為什麼——」

「東京也在進行另外一個計畫，跟這邊呼應。她是為此而當上祭品的。」

「你說的另外一個計畫……」

「建造教團的禮拜堂啊。」

「禮拜堂？」

「對。跟那個學園的禮拜堂分毫不差、一模一樣的建築物。」

「那麼，在那塊燒毀的土地上所建造的，就是禮拜堂了。」

「他們叫我拍照片，就是為了這個目的嗎？」誠二怒不可遏。「畜牲！連我也被利用了！」

「和江之所以被選為祭品，是否因着她察覺了什麼？」令子問。

「嗯。和江從圖書館的書本上，看到了從前信奉惡魔的人，殺人處刑的人物照片。他和那個介紹她去山水學園的人長得一模一樣。然後她開始探查，發現那座封鎖了的禮拜堂，好像有什麼發生了……大概被她偷看到儀式什麼的吧。她想寄給父親的信被發現了，因此被選為祭物。也為了殺人滅口吧——在東京被殺的三好惠，純粹因為她長得像和江罷了。好可憐的……」笠原良子搖搖頭。

「和江的父親也是被殺的吧？」



「嗯。他因女兒遇害而患上神經官能症，在學園附近徘徊，被那羣黑衣人發現了。」

「昌美同學也是看到什麼了，對嗎？」

「昌美是個感受性很強的孩子。」

「她自己也這樣說過的。」誠二突然想起來。

「所以她在那座禮拜堂感受到有什麼不吉祥的事發生了。她想把那件事告訴新村先生——本來置之不理也不怎樣，頂多被認為是一名少女的空想罷了……可是他們最終達至結論，說是以防萬一……」

「殺了四個人……究竟山水學園想幹些什麼？」令子問。

「製造替身呀。」笠原良子說。

「替身？」令子禁不住反問。「什麼意思？」

「為了擴展那個宗教，他們認為與其逐個逐個地讓人入信，倒不如一家一家地信教最好。因此他們要把一位位的狂熱信徒送進那個家庭中。那教園的初步計畫是建立山水學園這個女生專門的寄宿學校，從全國召集好人家的女兒。然後從中挑出部分學生，跟教團信徒的女兒交換身分，送回去她們的家庭。」

「怎麼可能！……跟別人的女兒交換？不可能的！」

「當然不可能交換全部學生了。不過，在崇拜惡魔的信徒之中，跟你們同年代的女兒多的是。」

「難以置信……」

「在入學的女生之中，若有跟信徒的女兒臉型、身段、骨相等相似的人，他們會花幾個月時間，替信徒的女兒做整形手術，改變成跟女生一模一樣。教師們仔細觀察她的言行舉止及生活習慣等細微的部分，讓信徒的女兒模仿學習——這樣子來製造替身的。」

「但無論如何相似都好，只要她的父母見到了——」

「他們特地設立寄宿制度，而且特別挑選雙親去了國外不常在家的女兒入學的理由，你該明白了吧？由於雙親不常見到女兒的面，即使覺得有點改變了，比方稍微文靜了些、胖了些什麼的，也不會引起思疑的。」

「那麼……」令子赫然。「從那幢洋樓中走出來，跟我相似的少女……」

「你見到她了？」

「我拍到她的照片了。」誠二說。「她就是令子的替身嗎？」

「嗯……有個女孩本來就長得很像你，我最初見到你時，幾乎大吃一驚。我想你當然會被選中為替身的了，所以在你的杯裏下無害的藥物，在聖誕禮物裏附上恐

嚇信之類。」

「那是笠原老師做的呀。」

「我以為你會覺得害怕，提出退學的。可是，你是個勇敢的少女啊！」

隔了一會，令子說：「製造替身的計畫，我明白了。那些被交換了的本來學生怎樣了？」

笠原垂下眼簾——令子臉色蒼白地說：

「被殺了吧？」

笠原良子緩緩地點頭。令子問：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幾個……」

「五個。」

「那些學生全都被殺了？」

「嗯。」

「那麼，現在都在家庭裏？」

「三個吧。還有兩名在學中。」

令子深深嘆息，然後雙手掩臉。

「太過分了！」

誠二盯着笠原良子，說：

「這個計畫的首領，就是水元校長？」

「她是執行的負責人——在最上面的是教主。」

「你究竟是什麼人？你明明是加入他們一夥的，卻救了令子，又把這些事告訴我們……」

「我？我呀，」笠原良子有點落寞地微笑着說。「我是水元校長的女兒。」

誠二和令子禁不住「啊」了一聲。

「以前呀，我也曾經成為那個惡魔宗教魅力的俘虜。當然也有母親的影響，但自己也沉醉於那種大麻般的魔力。可是不久我就清醒過來。從某種自我陶醉的集團，逐漸開始求財和權力的行動，看了令我十分敗興。而且，他們的做法是違法的，也施暴力。我漸漸覺得反感，準備退出，但那時家母已陷得很深，而我無法丟下母親不理。若我退出了，他們為了保守秘密，一定把我和母親都殺了。」

「於是你一直和他們在一起？」

「是的。我跟隨左右，想要盡量拯救那些還能拯救的少女。但他們守密深嚴，很少傳進我耳裏。」

「對了。上次我在車站前面的旅館遇到一個跟校長很相似的女人，她是——」



「我姨媽。家母的胞妹，很相像的。姨媽是在東京的執行負責人，所以一定跟家母有話說的。我最討厭她了，她也不相信我。」

「她會懷疑你嗎？」

「怎樣呢？——不過，一定是叫他們留心我吧。」

「笠原老師。」令子說。「事情搞成這樣，老師自身不是也很危險嗎？」

「算了。」笠原良子微笑。「我再也無法忍受下去了。儘管她是母親，我也不能忍受她協助殺人。我要去警局說出一切。」

「好極了。」令子微笑。然後有點遲疑地說：「笠原老師，請告訴我一件事。」

「啊？」

「在我喪失記憶期間——被他們捉住，到老師放我走那段時期，發生了什麼事？」

笠原良子欲言又止。

「請讓我知道！」令子說。「我覺得，好像發生了什麼非常可怕的事。但不管如何可怕，總比不知道的好。請把一切告訴我吧！」

令子一直凝視笠原良子的眼睛。她的眼神充滿義無反顧的決意——笠原良子考

慮片刻，點點頭。

「明白了。你很了不起。你有面對現實的勇氣。我總是逃避現實而活，不停地告訴自己，忘記不開心的事，一切不是我的錯……我該向你學習才是。」笠原嘆一口氣，說：「那件事——」

這時，三郎坐起身來喊：

「喂！有人來了！」

眾人赫然豎起耳朵。小屋的周圍是碎石道，現在有踏着碎石的腳步聲……

誠二奔向小屋門邊的窺窗。

「媽的！是那班黑衣人！」

「他們怎知道這裏——」

「狗。」笠原良子說。

「狗？」

「學園裏有看門狗呀，被訓練成為警犬一樣。一定是循着咱們的味道找上來的。」

「怎辦？乍看已有四個人之多。」

三郎說：「我有鎗。是用來打獵的散彈鎗。在那個櫥架上面！也包着子彈

吧？」

誠二連忙拿下鎗來，三郎把子彈裝進去。令子跑過來說：

「交給我！」

「喂！這是——」

「包在我身上！你可不能動啊。」

令子不由分說，從三郎手中把鎗拿起來，趕到窺窗旁。

「沒問題嗎？」

「別小看我，我可是警官的女兒！」令子把鎗身架在窗框上。「我有開過鎗哪！」

「先打個招呼再——」

「在說什麼呀？不是說那種悠閒話的時候吧！」

令子拆下安全裝置，也不對焦，先往外邊開了一鎗。鎗身隨着那巨響彈跳起，令子差點兒栽倒。

當然，那是散彈，打出的子彈全部飛往莫名其妙的方向，但效果卓越。黑衣人慌忙逃入背後的樹林中。

「有五個人哪。」誠二說。「被他們知道這個地方，不能待下去了。」



「話雖如此，怎麼辦？現在他們一定還在樹林裏頭啊。」

「我知道。」令子轉向三郎。「從這裏有沒有出口可以通去後面？」

「這麼小的小屋，出入口只有一個呀。」

「是嗎……」

「慢着。」三郎拐着負傷的腿，從地上爬起來。「拆掉那邊的鑲板就能出到後面去。拔掉釘子……」

「好！」

正當誠二幹勁十足地挽起衣袖時，頭頂上傳來「噼噼啪啪」的聲響。

「——是什麼呢？」

四人抬眼望上面之際，屋頂慢慢地冒出藍煙，然後發出「噼里啪啦」的聲音。

「他們放火啊！」令子喊。



12 溪谷逃走

「快點，不然火勢蔓延開來了！」三郎怒喊。誠二和令子飛快地動手拆鑲板。人在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就會拿出平時想象不到的力氣來。連不太擅長勞力工作的誠二也十分神勇，很快就拔掉釘子，揭開那塊鑲板。

可是，木造小屋的關係，火勢蔓延很快，煙靄四起，屋頂燒跌下來了。

「快走！」三郎喊。

「誠二，你去扶三郎吧！」

「來了。」

誠二跑過去，用力扶起三郎。

「快快快！」

燃燒的木片從頭頂掉下來。火苗已開始移向牆壁和櫥架。三郎咬牙切齒地說：

「畜牲！把我的小屋——」

「小屋可以再造過的！」



令子明知這句話不成安慰，但仍繞去另外一邊扶起三郎，從拆開的板孔推他出去外面。令子跟着出去，接着是誠二，最後是笠原良子手拿散彈鎗爬了出來。

「這個可以當手杖用。」她說。

「你很周到呢。」三郎笑一笑。

小屋後方是深密的樹叢，四人猶如游過草海般往前進。

「──來到這裏，應該沒事了吧。」三郎說。

回頭一望，他的小屋已被火海包圍，幾乎燒盡了。三郎嘆息。

「唉，一切化為灰燼了。」

「那班傢伙會不會以為我們燒死了呢？」誠二說。笠原良子搖搖頭。

「他們不會那麼容易受騙的。一定調查燒過的痕迹，然後又再追上來。」

「在他們追到以前，必須盡量逃得遠一點。」令子說。「三郎，能不能跑到有電話的地方？」

「這……必須去到市鎮才有電話的。不如先出到通往市鎮的道路吧。說不定有誰的車子經過。」

「靠近嗎？」

「不太近，也不太遠。」



「那就走吧！」

令子壓根兒成為一行人的領袖的感覺。也許她生來具有那種素質吧！

四人在三郎的指示下，穿過樹叢，渡過沼澤，攀登斜坡往前直進。

「——好了，渡過這條河，爬上那邊的陡壁，就是道路了。」

三郎停步。從岩石俯望下去，急流濺起水花，河面將近十米左右。

「渡過這裏？」誠二一臉不可能的表情。「萬一掉下去就完蛋了！」

「沒問題的。瞧，不是四處有岩石嗎？從它一個一個跳過去就行了。」三郎輕鬆地說。

「我是辦不到的。」笠原良子苦笑。

「用繩索過河吧。」三郎從腰間解下一綑短繩。「一個人拿住它的先端先過去對面。把繩子兩端綁在這塊和那塊岩石間，沿着繩子走過去。如果我的腳沒事，我也可以過去的……沒法子，我留在這裏加油好了。」

被三郎拍拍肩膀，誠二一臉虧疚地點點頭，接過繩索。

「——振作些，誠二！」

在令子的聲援下，誠二把繩子繫在腰間，如走鋼索般從岩石跳到岩石，一路冒着冷汗，總算有驚無險地抵達對岸。他把繩子綁好，先讓笠原良子戰戰兢兢地渡

過。

她的腳滑了兩三次，終於被誠二的手臂抱過去。

「來，三郎，請先走。」令子說。

「這種時候，當然是女士優先。」

「你是受傷的人呀。」

「儘管受了傷，還是比你走得快些。來，你快走吧！」

「可是——」

「不要拖拖拉拉的了！萬一他們追上來就麻煩了！」

被三郎推搡着，令子不情不願地捉住繩子。

「對了。有件事要先告訴你。」三郎喊住令子。

「啊？」

「我撒了謊。」

「什麼謊……」

「我說和你做了三個月的夫妻，那是謊言。」

「三郎……」

「我以為可以弄假成真。」三郎笑一笑。「好了，快走！」



令子不顧一切地一口氣跳過一個又一個的岩石。身輕如燕的她本來就有卓越的運動神經。跳落在對岸時，誠二瞪大了眼。

「嚇人！你能參加奧運會了！」

「沒有這種競賽項目呀。其後只剩下三郎——」

話沒說完，遠處傳來鎗聲，令子旁邊的岩石發出中彈的聲響。赫然回頭一望，幾名黑衣人從對岸的上流跑着過來，手裏持鎗。

「不好了！——三郎——快過河啊！」

那時候，綁得很緊的繩子大大搖晃，掉進河裏。

「三郎！」

令子見到三郎向她揮揮手，從岩石背後朝向走近的男人們扣動扳機。鎗聲咆哮，男人們慌忙躲到就近的岩石背後去。

「三郎自己拆掉繩子的！」令子說。「他想讓我們逃命……」

「他為何這樣做！」誠二握緊拳頭。在對岸，三郎和黑衣人正在搏火。那期間，他還拚命揮手示意，叫令子他們趕快走。

「他叫我們逃走啊！」

「不能丟下他一個人的。」

「可是，應該怎麼做？」

「媽的，如果我有手榴彈，就丟過去，把他們炸個粉身碎骨……」

「你又不是『轟天炮』！」

笠原良子把心一橫似地催促說：「在這裏磨磨蹭蹭也不是辦法。總之趕快上去叫人來吧！難得他豁命搏鬥，我們不能辜負了他！」

「也是——那就趕快走吧！」

雖然心有依戀，三人還是越過河岸的岩石，開始攀登斜坡往上面的道路去。沒有抓手的岩石，懸崖的斜度叫人幾乎滑落，但三人仍然拚命往上爬。輕盈的令子爬得最快，接下去是誠二、笠原良子的順序。當令子即將爬到上面時，傳來鎗聲。笠原良子「啊！」了一聲，從斜坡一口氣滾跌下去。

「笠原老師！」令子喊。往河岸望去，那些黑衣人正從對面的河岸狙擊這邊——三郎被幹掉了嗎？令子咬緊雙唇。

「我下去！你先上去找救兵！」

誠二又再往下爬。

「明白了！」

令子拚命往上繼續爬，終於出到上面的馬路。可是，這不是通往山水學園的

路。一定是那天令子和誠二連人帶車墜落時經過的那條路。出到大馬路時，說不定遇到什麼人的車……

這時，令子發現有車拐彎接近——是誰呢？那邊是市鎮的方位。是鎮上的人嗎？萬一是山水學園的人，則萬事休矣。

車子踩緊急煞車掣，在距離令子數米之前停下來。車門打開——

「爸爸！」見到大宅警部和藤沢刑警跳下車來，令子不禁歡呼雀躍。

「令子！你沒事吧？」

「我們聽見鎗聲，所以拐進這邊來。」藤沢說。

「大家有危險！在這下面哪！」

大宅和藤沢從懸崖上面迅速掌握事態全貌，拔鎗矮下身軀，連續發射兩三鎗。黑衣人驚奇於新敵人出現，立刻逃之夭夭。令子用肩膀嘆息，癱坐在原地。

大宅大吃一驚。「喂！怎麼了？」

「沒什麼——有一點。」

令子的口頭禪又出來了……

「振作些！」

誠二奔向倒在河岸石頭上的笠原良子，抱起她的身體。

「已經沒事了！警察——」

說着，繞到她背後的手碰到什麼滑而溫濕的東西，不禁心頭一震，好像出血相當厲害的樣子。

「警察……來了？」笠原良子用沙啞的聲音說。

「嗯。」

「——好極了。」她的臉上掠過安詳的表情。「這樣……惡夢也結束了……」

「馬上送你去醫院！」

「不用了……反正活不了……」

「怎麼——」

「聽我說。你是不是喜歡令子……」

「啊，嗯……」

「令子所失去的記憶……我先告訴你，要不要轉告她……你來決定。懂嗎？」

誠二吞了一口唾液。

「明白。」

「跟令子同房的……名叫南條由紀子的……」

「嗯，我記得。她是那個開朗的——」

「對。就是她。令子在那個禮拜堂……把她刺殺了。」

誠二懷疑自己的耳朵。

「不會的！」

「令子沒有責任……她中了催眠術，受到違反自己意志的命令指使行動……可是事後她知道了那件事，變得半狂亂……然後……」

「明白了。她因此而失去記憶的吧。」

「對……這件事要不要告訴令子……交給你……」

她中斷說話。誠二察覺笠原良子的呼吸已經停止了。

「喂——！」

抬頭望向聲音的來處，見到藤沢刑警正從懸崖爬下來。

「你醒啦？」

令子彎身在睜開眼眸的三郎上面，對他微笑。

「是你……這裏是天國嗎？」

令子笑了。



「哪有如此殺風景的天國的——是醫院呀。你獲救了。」

「是嗎……」三郎注視着用繃帶捆住全身的自己。「唉，變成透明人了——那麼，大家都沒事嗎？」

令子垂下眼簾。

「笠原老師死了。她被狙擊了。」

「是嗎……我若再拚一點命就好了。肩膊中了一鎗，眼前發黑。」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啊。」

三郎有點難為情地苦笑。

「過了多久？」

「三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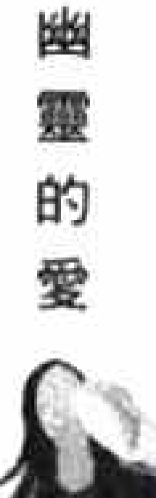
「我睡了三天！——難怪頭腦呆呆的。那間學校怎樣了？」

「已經完全解決了。學校也被封鎖了。」

「壞人都捉到了嗎？」

「大批警員蜂湧而至，他們大概死了心吧。先放火燒禮拜堂，自己也一同葬身火海……」

「全體嗎？」





「不，有些下面的信徒衝了出來，被拘捕了。憑他們的招供，目前全國的組織開始瓦解了。」

「那是好事。」

——令子大概一輩子也不會忘記，聳立在夕陽裏的禮拜堂被熊熊火焰包圍的光景。以水元校長為首的數名幹部命喪於崩跌的瓦礫下，企圖從地下水路逃亡的人也被守在出口的警員逮捕，用鎗反抗的都被射殺了。

同時在東京方面，得到大宅的聯絡，警隊突擊那個建築現場，拘捕了水元校長的妹妹，得以防患於未然，消滅東京教團的陰謀。

總之，這三天來，全國的傳媒塗上了〈惡魔的宗教〉色彩。令子也受邀出演將近廿間電台和電視台節目，甚至有人提出由令子主演這部冒險電影，當然全部拒絕了——怎麼說，這是一樁悲劇。

無數的性命喪失了，當令子從死者名單中發現南條由紀子的名字時，她哭了。被殺的女性們，全被埋在學園的後山裏。

可是，最大的悲劇是已經被送往三個家庭的替身。他們以為那是自己的親生女兒，原來是別人的孩子，而且是殺死女兒的串謀人，身為父母者莫不傷心欲絕。

令子祈望傳媒不要再叫嚣驚擾那些家庭，盡量讓他們安靜以平復傷痛。令子本

身也想盡快忘記這個冒險的回憶。儘管她知道不可能忘得了——而在忘記以前，還有一些想不起的空白殘留着……

病房的門開啟，誠二走進來。

「嗨，你醒啦。」

「你們沒事就好了。」三郎咧嘴一笑。

「真的很感謝你——啊，令子，你爸爸在等着你哪。」

「知道啦。三郎，我們必須回東京一趟，有許多事要處理……」

「我明白的，有空再來玩吧。」

「一星期以後，再來探訪你。」

「那時已出院啦。」

「怎會那麼快！」令子笑了。久違地笑了的感覺。當誠二先行離開病房時，令子彎身給三郎一個輕吻。

「再見。」

「剛才這一下，我完全好起來了。」

三郎開朗地說，向令子揮揮手。



在警視廳一室，大宅、藤沢、令子、誠二和千鶴五個人，以姜酒取代香檳互相碰杯。

「乾杯！」

「嘿，這回真的要為令子小姐申請警察總監獎了。」藤沢說。令子慌忙搖頭。

「不行不行！警部的女兒豈能拿那種東西！即使007也不能公開表揚呀。」

「又講這些了。」大宅在沙發上挺起胸膛。「我的獎勵是零用錢加倍。」

「真的？」令子雙眼發亮，立刻有點促狹地說：「算了，增加一半就好。」

「為什麼？」

「我知道爸爸的薪水有多少。」

「好傢伙！」

眾人大笑。

「啊，千鶴，剛才買來的西柚，是不是已經變冷了？」

「也是，我來切吧。不用了，令子你留在這兒。我一個人夠了。」

千鶴制止她，然後走出房間。

她走出走廊，往寫上〈茶水供應室〉的門走進去。裏頭擺着冰箱。

她拿出三隻西柚，冷度恰恰好。她快速地從抽屜拿出水果刀，切成對半。

她之所以獨自離開房間，是因覺得有點不舒暢的關係。究竟怎麼了？連自己也搞不清楚，只是跟令子談話，覺得胸口很辛苦，想作嘔似的。

「奇怪……這麼好吃的西柚也引不起食欲。」千鶴自言自語。

銀色的刀「唰」地把金色的果實切為兩半——刀。很鋒利的刀。什麼都能切嗎？人也是？

我在想什麼呀？

千鶴入神地盯着銀色的刀刃。被果汁弄濕了，表面沾了果汁？不，是血。有血沾着。誰的血？——我的？還是……令子的……對。我必須殺了她。只要她死了，誠二就是屬於我的。他會溫柔地對我笑，抱我的肩，親吻我。

就如上次對令子的熱吻……

千鶴心裏燃起嫉妒之火——只要令子不在……對了，讓她的血沾在這把刀上……

千鶴手拿着刀，走出〈茶水供應室〉——在走廊走着時，令子大概去洗手間吧，從途中的轉彎處走出來，沒察覺千鶴，走在她前面。

千鶴一直盯着令子的背，加快步伐。

令子打開房門。千鶴兩手握刀，整個人撞向令子的背。

「啊」一聲短呼——千鶴赫然回過神來，抽身後退。刀柄深深地插在令子的背

上。令子倒在地。

「令子……」

千鶴呆然佇立。到底自己做了什麼？為何站在這種地方？

抬頭一看，大宅、藤沢、誠二凍僵似地半欠着身佇立——還有令子……令子也在！

千鶴禁不住踉蹌。誠二奔過來扶住她。

「——那個女的，就是那個替身？」

千鶴感覺還在做夢一樣。大宅點點頭。

「是的。別人以為她是令子，接待處給她自由通行證上來了。」

「可是為什麼——」

這時，藤沢擦着額頭的汗走進來。

「啊，好險啊！」

「怎麼樣？」

「那個包裹的內容，你們猜是什麼？是炸彈哪！」

眾人不禁面面相覷。



「據說可以炸掉十個這樣的房間。」

「那麼那女的——」令子的話被大宅打斷了。

「她一定也想一起同歸於盡。」

「嚇人！」誠二嘆一口氣。「千鶴是咱們的救命恩人啊！」

「這回真的是警察總監獎了！」令子說。

千鶴根本一頭霧水——不過，被令子勾肩搭背的，已經不再覺得噁心了。

「剛才那女的，倘若是奉那位尚未落網的教主命令而來的話，他可能還在附近觀望事情成功與否！」

「說的也是。」大宅站起來。

令子說：「藤沢先生！把那女人的衣服借給我！」

「啊？要來幹什麼？」

「你別管，快呀！沾血的部位設法掩蓋起來！快！」

藤沢把女人的衣服帶來時，令子當着眾人面前脫光衣服，只剩內衣褲，然後不必五分鐘就穿上女人的衣服。大宅皺起眉頭說：

「喂，令子！在人面前——」

「在說什麼呀，專業精神嘛！我走啦。」



背部有血迹的地方貼上顏色相近的布，從遠處看不出來。

令子從警視廳的正面玄關走出去，站在那裏環視周圍。

這裏交通量多，車子川流不息。那個教主的車是哪一部？毫無頭緒……

「已經逃走了嗎？」

正在喃唔時，突然發現一部大型外國車滑行着接近。大型外國車！在誠二所拍的照片上見過！

突然，從車窗伸出一隻握鎗的手。令子的反射神經快速，及時伏在馬路上，子彈從她頭頂上掠過。同時，藏在玄關旁的大宅和藤沢瞄準車子開鎗。外國車「吱吱」聲橫衝直撞，撞向對頭的車線。

大型貨車來不及踩煞車掣，撞向外國車的車頭，車子轉了一圈，跟另一部貨車撞個正着。

隨着驚人的聲響，車身仿如白鐵皮般破裂，一轉眼就噴起強烈的火焰。

「你沒事吧?!」

誠二跑過來，抱起令子。

「什麼也沒有，別擔心。」令子若無其事地拍拍手心。「因為我是女超人嘛！」

誠二笑着摟住令子的肩。令子也如小鳥依人般依在他懷裏。

站在二人後面的千鶴覺得有點寂寞，又有點鬆一口氣似的感覺。他倆真是十分登對。看來沒有我出場的分了……不過沒關係。所有人的初戀都結束於單戀的嘛！我也跟普通人一樣！

「一切回到原來的樣子。」誠二伸個懶腰，說。「事件解決了，你也回到了都內的高校了，我還是一名不出名的攝影人，又能陪你來你喜歡的動物園……」

令子走近欄杆，注視着吱吱騷鬧着的猴子山。

「你還是一樣的文脈不統一啊。」

「無所謂，只要有你在就好了。」

「謝謝。不過，真的一切都結束了嗎？」

「什麼意思？」

「教主真的坐在那部車上嗎？」

「那個……不可能……」誠二眨眨眼。「你認為那傢伙還活着？」

「嗯。」令子點點頭。「即使那個教主死了，一定又會有什麼人出來領導的——只要有人接納的話。」



「原來如此。」

令子盯着誠二的臉。

「誠二，有件事要問你……」

「什麼呢?若是要不要結婚的問題，我的答案是YES。」

「人家是認真的！」令子瞪他一眼。

「好吧。明白了。什麼呢?」

「……當笠原老師從懸崖掉下去時，你不是去她身邊了嗎?」

「嗯……」

「那時，笠原老師已經死了?」

誠二一時答不上來。

「那……呃……還沒有吧。」

「還有呼吸吧?」

「嗯，一點點。」

「她……對你說了什麼?」

「說什麼?」

「什麼也可以呀!她沒對你留下遺言麼?」令子煩躁地說。

「並沒什麼……」

「她沒告訴我，在我喪失記憶期間發生了什麼事。臨死之前，我以為她會告訴你……」

誠二遲疑了。該不該告訴她？——從那些教團的人的自供裏，他擔心那個事實被說出來，結果他們什麼也沒提及，令他如釋重負。

即使說了出來，憑令子的冷靜態度，大概也能接受事實吧？可是，無論她的外表如何堅強，她才十六歲，還太年輕，無法承受那樣的重擔。是的——只要她的監護人我知道就好了，誠二想。

「她什麼也沒說。」誠二說。

「是？」

令子半帶失望，半帶放下重負似的說着，又把眼光投向猴子山。

「……有件事我對你隱瞞着。」誠二說。

「什麼呢？」

「這個。」

誠二從口袋拿出月票夾子，抽出一張照片給她看。接過照片一看，令子滿臉緋紅。



「這是……我的裸照……」

「我們邂逅時的紀念照。」

「可是，你不是把那卷底片扔了——」

「難得傑作，丟了多可惜。我扔的是別的底片。」

「過分！」令子把照片撕個粉碎。「還有其他的嗎？底片呢？給我！你這大騙子！」

她怒目而視。

「冷冷靜些……哎，深呼吸，平心靜氣的……」

「這樣還能平心靜氣嗎？你這——」

誠二拔腿抱頭鼠竄。令子喊叫着窮追不捨。

「別跑！你這——強盜！色魔！」

其他遊客目瞪口呆地望着二人玩追逐遊戲。連猴子山的猴兒們也暫時忘了向遊客要食物，旁觀二人繞着猴子山周圍團團轉——當然誰也不曉得是不是這樣。

（全文完）





幽靈的愛

作　者	赤川次郎
譯　者	葉　蕙
編　輯	博益編輯委員會
責任編輯	張舜華
美術設計	葉榮基
出版 / 發行	博益出版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九七九號 太古坊常盛大廈十五樓 2836-6088
網　址	www.hkchinesebooks.com
印　刷	新豐柯式製本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二〇〇一年九月
ISBN	962-17-8393-3



赤川次郎

全日本作家收入榜之榜首作家

深受青少年讀者愛戴

被譽為青春派推理小說先驅

《幽靈的愛》

最新詭異驚情作品

博益誠意獻給您



詭異驚情系列

人、鬼、幽靈……

生活在不同的世界，相隔遙遠，

卻不斷相遇，怪事連連，詭異而驚慄。

在一個雪夜裏，山水學園的一名女生遇害了。死亡現場是在學校附近的樹林中。在她遇害前，曾經跟受害者在一起的摯友溜口說，她見到白色的幽靈。

大宅令子是山水學園的轉校生，她父親是警視廳的老練高級刑警。令子遺傳了父親的偵探本能，立刻插手這宗殺人事件，掀起了學園內風波，連自己也險些遭害……

ISBN 962-17-8393-3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博益網址：www.hkchinesebooks.com

博益

定價港幣五十五元